



陳霸先(503-559)

史學叢書系列45

呂春盛著

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西晉永嘉之亂（311），大量的華北流民逃向華中、華南，在江南重建東晉政權，又歷經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最後被北方的隋帝國所併滅（589）。關於東晉南朝歷史的研究，向來多著墨於所謂貴族制的門閥社會現象，本書則要特別留意當時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約略可分為（1）北來的僑人、（2）吳人、（3）蠻、獠、溪、俚、越等南方土著。在政治社會上，東晉、宋、齊、梁皆由北方南下的僑人居最高統治地位，吳人次之，蠻、獠、溪、俚、越等南方土著族群，則長期受到排斥與壓抑。但梁末侯景之亂（548），僑姓士族遭受重大打擊，吳人寒門武將陳霸先起而創建陳朝（557-589）。吳人勢力抬頭，蠻、獠、溪、俚、越等族群的土豪酋帥，亦紛紛躍上歷史舞台。陳朝政權穩固之後，門閥觀念復起，這些土豪酋帥遂再受到排斥，但他們卻又以陳宣帝北伐（573）為契機，憑其軍功，竄升為國家最高級的將領，可是朝廷文官還是對他們充滿歧視與不信任，最後隋朝大軍南侵，陳朝在內部充滿矛盾的情形下，土崩瓦解。

本書以陳朝歷史上最富意義的政治結構變動，以及族群關係為主題，展開一系列的研究，為南朝歷史的終結，解開層層謎底。

ISBN 957-9628-78-5



9 789579 628785

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呂春盛◎著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 呂春盛著。 --

初版。 --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0

面：21 公分

參考書目：247-264 面

ISBN：957-9628-78-5（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陳 (557-589)

623.54

90002633

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

著者：呂春盛

發行人：吳秀美

出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刷：吉豐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290 元

初版：中華民國 90 年 3 月

ISBN：957-9628-78-5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西晉永嘉之亂，塞外民族侵擾華北，推動大量的漢族流民自華北逃向華中、華南，衝擊江南地域的各族群，如此一波又一波的民族遷徙浪潮，使得魏晉南北朝成為民族問題非常嚴重的時代。由於塞外民族在華北建立政權，統治漢族人民，「胡漢問題」成為北朝最嚴厲的歷史課題之一。相對的，由於南方的土著族群未曾建立政權統治漢族，東晉南朝的民族問題則經常被忽略。然而，它一直是東晉南朝歷史發展的一條伏流。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約略可分為(1)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僑人、(2)永嘉之亂前已定居江南的漢族，稱為吳人、(3)蠻、獠、溪、俚、越等非漢族的南方土著。自東晉以來，僑人掌握政權，長期在政治社會上居最高的統治地位，吳人次之，而蠻、獠、溪、俚、越等非漢族的南方土著族群，則長期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尤其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門閥社會，所謂「士庶之別，如同天隔」，士族之中，高門又歧視寒門。那麼在文化上被視為「非我族類」的非漢族土著，更承受族群與門第上的雙重歧視，其地位低下已不待言。

然而，這些土著族群在當時分布地域遼闊，甚至橫跨南北兩朝，人口眾多，史書常以「布于數州」、「滿於山谷」來形容，且其人民多剝悍難制，自東晉以來，歷代政府深受其苦，不論是設立左郡、左縣，或校尉、護軍、督護等，都很難有效地統

治，最後多承認其在地方上的自治，所謂羈縻而已。當然，隨著時間的推演，政府的統治力逐漸向下延伸，許多土著族群也因而深受漢文化感染，即所謂的漢化；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漢族人民為逃避賦役，或是政治性的逃亡，長久居處於「蠻域」之中而蠻化了。不論如何，東晉南朝的土著社會到處存在這種族群的衝突與融合問題。

時間經過了數百年，到了南朝後期，潛藏在歷史之中的伏流，終於浮上抬面。梁末的侯景之亂，中央政府瓦解，僑姓士族遭受重大打擊，吳人寒門武將出身的陳霸先，帶領一批同為吳地出身的寒門武將，自嶺南崛起，沿途吸納各種地方勢力，創建了陳朝，吳人終於在最高統治地位上取僑人而代之。另一方面，由於中央統治力的消失，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乘勢而起，有的以討伐之功，躍居中央高位，有的則盤據地方，割地自雄，陳霸先興起，多援引其力，或傾力安撫，此一現象甚至關係到後來陳朝的滅亡。

如此，我們很明顯的看到南朝後期的歷史，出現統治階層的大變動，以及族群問題的躍起，這一種現象，宛如同時浮現的兩條歷史伏流，彼此交錯，相互激盪不已。本書乃正視這一歷史的波動，對南朝最後這段歷史做深入的探討，而以《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為名，即欲圖同時掌握這個時代兩條歷史伏流的交互關係。

南北朝後期是北齊、北周、陳三國鼎立的時代。筆者以往曾從事過北齊、北周的研究，深深感受到南北朝後期的歷史環環相扣，又是時代轉變的關鍵年代，因此最近幾年乃再致力於

陳朝的研究，希望能夠對魏晉南北朝轉變到隋唐的歷史過程，有更全面而深入的認識。然而由於基本史料的殘缺，以往學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尚極貧乏。筆者承繼學界前輩有限的成果，勉力而行，終於有這一點小小的成果，今要將之付梓，內心仍多惶恐。

本書之思索與寫作，跨越5個年頭，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曾經個別發表，而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為新作。雖然各篇寫作與發表時間相隔有年，但背後思路有筆者長久關懷的思想主軸相貫通。今集結成書，削斧工作自不能免，除了各章前言刪減重複部分外，已發表的第二章變更章名，又增列第一節，其餘各章也再參考新出文獻，修訂並增加部分新見，不過主要的見解並無不同。為避免交待瑣碎，謹在序後，列表對照，以供參考。

回顧往昔，自進入大學歷史系迄今已逾20年，在漫長的歲月裡，經常與古人為伍。筆者出身於貧苦農家，今日能踏上學術之路，全蒙父母含辛茹苦的鞠養。在為學與研究途中，又蒙多位師長的提攜教誨與朋友的切磋砥勵，均時時警惕，銘感於心。尤其鄭師欽仁，長久以來一直給我盡心的指導，在此更要致上最高的謝意。內人淑慧，10餘年來，陪我渡過孤寂的歲月，吃足苦頭，無怨無悔，感念於心。

本書付梓，歷經辛苦，但甘之如飴。謹以此書獻給所有曾經教導、鼓勵我的師長、先進與朋友們。

呂春盛

2001年2月20日

本書章次與舊稿對照表

本書章次：章名	舊稿篇名（發表資料）
第二章：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	〈陳霸先廣州集團的興起及其性格〉（《台大歷史學報》21，1997）
第三章：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	〈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新史學》10：1，1999）
第四章：土豪首帥與陳政權的關係	〈試論梁末陳初的南方土豪首帥與陳政權的關係〉（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的「魏晉南北朝學術國際會議」，1998）
第五章：從外在形勢論陳宣帝的北伐	〈從外在形勢的演變論陳宣帝的北伐〉（《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取向.....	1
第二節	東晉南朝的族群問題.....	5
第三節	南朝後期統治階層的變動.....	14
第四節	南北朝後期國際局勢的演變.....	20
第五節	南朝的終結.....	23
第二章	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	27
第一節	陳霸先的家世及早年經歷.....	27
第二節	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過程.....	33
第三節	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的核心集團.....	41
第四節	嶺南的開發與陳霸先興起的關係.....	51
第五節	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特色.....	61
第六節	結語.....	70
第三章	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	73
第一節	陳政權的成立過程.....	73
第二節	陳霸先興起過程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81

第三節	陳政權的結構及其性格.....	101
第四節	結語.....	115
第四章	土豪酋帥與陳政權的關係.....	119
第一節	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	121
第二節	土豪酋帥興起的背景分析.....	129
第三節	土豪酋帥與陳朝成立的關係.....	134
第四節	陳朝初年土豪酋帥的境遇.....	137
第五節	梁末陳初土豪酋帥的歷史地位.....	142
第六節	結語.....	147
第五章	從外在形勢論陳宣帝的北伐.....	151
第一節	問題的緣起.....	151
第二節	陳宣帝由周還國及其得位.....	153
第三節	即位之前的內外形勢.....	157
第四節	北伐的決策考量.....	160
第五節	聯周伐齊政策的形成.....	165
第六節	北伐的成敗及其影響.....	170
第七節	關於北伐失策的討論.....	176
第八節	結語.....	181
第六章	陳朝內部的弱點及其滅亡.....	185
第一節	關於陳朝滅亡的客觀環境.....	186
第二節	隋朝滅陳的經略.....	192
第三節	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	198

第四節 陳後主時代的政治.....	212
第五節 陳朝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	225
第六節 結語.....	235
第七章 總結.....	239
徵引書目.....	247

圖表目錄

圖一 陳霸先自嶺南崛起相關圖.....	38
圖二 陳霸先興起相關圖.....	80
圖三 隋陳蔣山決戰相關圖.....	203
表一 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的核心人物表.....	50
表二 東漢至梁嶺南地方機構表.....	55
表三 陳霸先興起過程所吸收的人物表.....	98
表四 陳霸先武將群構成表.....	105
表五 陳霸先文士官僚群構成表.....	107
表六 陳初將相大臣表.....	110
表七 陳初將相大臣構成表.....	110
表八 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人物表.....	130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取向

陳朝（557-589）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向並不太受到重視，學術界關於陳朝的研究，也相當有限。至今尚罕見有關陳朝研究的專書，而一般通史或斷代史類的著作，關於六朝或南朝部分的歷史，重點多敘述到梁末的侯景之亂，陳朝的部分只略做交待。至於研究陳朝的論文，管見所及，僅 20 餘篇，¹其中多零星之作，或篇幅短小，未能深入。²相較於中

¹ 與陳朝研究較相關的論文如下：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戈春源〈吳明徹北伐及其失敗原因〉；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何德章〈論梁陳之際的江南土豪〉；吳慧蓮〈東晉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土豪酋帥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梁武帝的地方政策與梁陳變局〉；陶希聖〈蕭梁瓦解與陳代興亡〉；張國安〈論陳代江湘交廣諸州的豪強〉、〈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論陳代的兵制〉、〈梁末政治鬥爭及其分野〉；歐陽小桃〈梁末陳初的南川酋豪〉；嚴耀中〈陳朝崇佛與般若三論的復興〉；韓福隆〈論南陳張麗華之死〉；小林聰〈《隋書》に見える梁陳時代の印綬冠服規定の來源について〉；鈴木修〈梁末陳初の地方豪族について〉；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陳霸先軍團を中心として—〉；越智重

國歷史上其他朝代的研究成果，實在可說非常的貧乏。

做為六朝或南朝最後的一個朝代，陳朝好像只是一個時代即將結束的尾聲，不值得多加留意。然而，周一良與陳寅恪曾指出，陳朝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周一良認為，南朝之宋、齊、梁皆為北方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則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³陳寅恪認為，梁末侯景之亂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大變動，土著豪酋乘此役興起，陳朝便是依恃這些土著豪酋所建立起來的。⁴日本研究南朝史的學者川勝義雄認為，6世紀南朝的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貨幣經濟很繁榮的階段，要不是後來被北方的隋以武力征服，江南社會經濟有可能很快就達到10世紀末北宋時代的水準。⁵日本學界熱中於貴族制的研究，但對六朝的貴族制，大多只談到梁朝，然而陳朝的情形又是如何？

明〈陳朝成立過程の一考察〉；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石田德行〈南朝後期の社會と地方軍閥—歐陽頎一族を中心として—〉；塚本善隆〈陳の革命と佛牙〉（以上論文的出版資料參見本書的「徵引書目」）。

² 僅張國安有較多篇相關論述，但多篇幅短小，部分內容重覆又未統整成系列的觀點。

³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0-93。

⁴ 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2），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2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202-214。

⁵ 參見川勝義雄，《魏晉南北朝》（東京：講談社，1974），頁267。

應該也很有研究的價值。⁶隋唐學術文化受南朝的影響很大，陳代的文學發展也應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總之，陳朝在歷史上具有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南北朝後期是北齊、北周、陳三國鼎立的時代，筆者以往曾從事過北齊、北周的研究，⁷深深感受到南北朝後期的歷史環環相扣，又是時代轉變的關鍵年代，因此最近幾年乃再致力於陳朝的研究，希望能夠對魏晉南北朝轉變到隋唐的歷史過程，有更全面而深入的認識。

然而，陳朝的研究有很多的困難，最大的問題是史料非常的有限。陳代傅縡曾著有《陳書》3卷、顧野王曾著有《國史紀傳》200卷，未就而卒，陸瓊著有《陳書》42卷，⁸這些

⁶ 川勝義雄認為，南朝的貴族制在梁末侯景之亂後，已經崩潰了，越智重明則對陳朝的貴族制，有初步的研究。參見：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第4章〈南朝貴族制の崩壊〉（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407-435；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第7章〈梁陳政權と梁陳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頁326-378。

參見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7.6）；拙著：《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為中心之考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4），其中部分篇章已發表：〈西魏政權的構造及其性格〉，《東洋史苑》42·43（1994.3），頁1-24；〈從府兵將領看西魏中期的權力結構〉，《臺南師院學報》27（1994.6），頁211-236；〈論北鎮勢力在西魏政權中的擴張—「關隴集團」權力結構演變之一考察〉，《大陸雜誌》90：3（1995.3），頁1-13；〈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1（1994.12），頁21-66；〈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8（1994.12），頁89-120。

⁸ 參見點校本《陳書》之前言，頁2-3。

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比較原始的材料，只有唐代姚思廉編撰的《陳書》36卷，其次就是唐代李延壽《南史》以及許嵩《建康實錄》的部分卷數，除此之外就是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及相關的類書，或當時人的一些文集。

姚思廉《陳書》多用其父姚察舊稿，姚察在陳代官至秘書監，領大著作，吏部尚書，入隋後又任秘書丞，受命編撰梁陳兩朝史，書未成而卒。姚思廉繼其父遺志，於唐太宗貞觀10年（636）完成《梁書》和《陳書》。由於姚察曾仕於陳，對陳代歷史多所避諱，⁹或誇大陳朝帝王神奇怪誕之說，¹⁰常受後人質疑。又可能由於陳霸先出身微賤，史官故意避諱，陳代歷史不明之處甚多，如《陳書·衡陽獻王昌傳》載衡陽獻王昌，是陳霸先第六子，¹¹但未見任何史書提及陳霸先的其他五子。僅此一例，基本史料殘缺不足，可見一斑，這或許也是陳朝研究貧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儘管如此，筆者在研讀陳朝的史書及相關文獻後，發現陳朝歷史環繞著政治結構變動與族群問題兩個主軸而發展，彼此互相牽動，交互影響。事實上，這兩個主軸就好像隱埋於南朝歷史演變中的兩條伏流，到梁陳之際才清楚地浮現出

⁹ 參見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卷9〈陳書多避諱〉條（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196-167；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27〈陳書〉，收於《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

¹⁰ 如〈高祖本紀〉、〈世祖本紀〉多神奇怪誕之說。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陳霸先早年經歷〉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91。

¹¹ 《陳書》，卷14〈衡陽獻王昌傳〉，頁207。

來。因此，本書以這兩個問題為核心，展開一系列的研究，希望能藉此洞察南朝歷史深層的一面，也為隋唐時代江南社會的研究，先行鋪路。

第二節 東晉南朝的族群問題

西晉永嘉之亂，北方塞外民族侵擾華北，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遷徙浪潮，其規模不亞於歐洲中古時代的民族大移動，¹²而又連帶地推動大量的漢族流民自華北逃向華中、華南，衝擊江南地域的各族群，使得魏晉南北朝成為民族問題非常嚴重的時代。¹³由於塞外民族在華北建立許多政權，統治漢族人民，「胡漢問題」成為北方最嚴厲的歷史課題之一，¹⁴因此北朝的民族問題，向來是研究者無法忽略的主題。然而相

¹² 參見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序にかえて〉（東京：創文社，1985），頁3-4。

¹³ 關於魏晉南北朝民族問題的研究，參見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前掲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

¹⁴ 關於北朝的胡漢問題，參見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康樂，《從西郊到南郊》（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王曾才，〈北魏時期的胡漢問題〉，《幼獅學報》3：2（1962）；孫同勳，〈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2：4（1964）；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收於氏著《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蕭璿〈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食貨月刊》6：8（1976）；前引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6章第2節〈北齊的胡漢衝突問題〉，頁280-297。

對的，一般的研究者常忽略東晉南朝的民族問題，而較關注於當時門閥社會的貴族制問題，¹⁵這或許與南方的土著族群未曾建立政權統治漢族有關。然而，東晉南朝的民族問題被忽略，並不表示不存在或不重要，正如前述，它一直是東晉南朝歷史發展的一條伏流。

魏晉南北朝是門閥士族掌權的時代，唐代柳芳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有僑姓、吳姓、郡姓及虜姓等不同類型，¹⁶其中僑姓、吳姓即指東晉南朝的門閥士族，近代學者對這兩類士族的衝突與調和較多關注，¹⁷但東晉南朝境內的南方土著則多被忽略。北齊魏收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載：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

¹⁵ 關於東晉南朝貴族制的研究，參見前掲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前掲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¹⁶ 《新唐書》，卷199〈柳沖傳〉載有柳芳之論：「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頁5677-5678）。

¹⁷ 參見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第4章〈南人と北人〉（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416-460；何啟民，〈永嘉前後吳姓與僑姓關係之轉變〉，收於前掲《中古門第論集》，頁39-78；矢野主稅，〈東晉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社會的考察〉，《史學雜誌》77:10，頁41-60、〈東晉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政治的考察〉，《東洋史研究》26:3，頁282-307。

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¹⁸

魏收指出當時中原人士罵江東之人為「貉子」，另又舉出有巴、蜀、蠻、獠、谿、俚、楚、越等族，說東晉元帝司馬叡對這些族類，只能「羈縻而已」，而「未能制服其民」。

近代學者周一良把南朝境內的人群約分為三種：(1) 北方遷來之僑人，亦稱北人；(2) 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稱吳人，專指三吳地方土著而言；(3) 蠻、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周氏據此略考這三種人的地域分布，並論述南朝政府對這三種人的對策。¹⁹後來陳寅恪亦大致依此種人群分類，考證第三類人群的源流及分布地域，並推論東晉南朝之政治社會演變。²⁰

周氏對南朝境內人群的分類，頗能指出當時的時代特色，但若要仔細區別這三種人，則其界定有不少的問題。首先，關於僑人的認定，因當時重視門第，故史書的列傳通常會明載某人的先世及南遷概要，據此應可清楚界定其為僑人與否。但魏晉南北朝時代，好誇門第，高門士族在政治社會上又享有種種特權，因而寒微出身者多假冒高門，偽注士籍，²¹

¹⁸ 《魏書》，卷96〈僭晉司馬叡傳〉，頁2093。

¹⁹ 同註3所引周一良之文，頁30。

²⁰ 同註4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

²¹ 參見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所以史書的記載不可輕信。舉例言之，東魏權相高歡的出身，史書記載是渤海蓊縣的名門高氏，但近代學者多疑其為鮮卑人；²²隋唐皇室，史書的記載亦頗受近代學者的質疑。²³陳朝開國君主陳霸先，史書載其為潁川高門陳氏之後，土斷為吳興長城縣人，但學者亦多質疑，一般將之歸類為吳人。²⁴諸如

²² 關於高歡的出身，近代學者周一良、繆鉞、濱口重國、姚薇元、譚其驤多質疑正史的記載，筆者曾加以綜合整理，再補旁證推論，認為高歡應是鮮卑人。參見：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收於氏著前揭《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177-198；前揭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頁78-94；濱口重國，〈高齊出自考—高歡之制霸と河北の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躍〉，收於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134-137；譚其驤的看法是讀了繆鉞之文後，以信函和繆鉞討論，附於繆鉞之文後，頁93；又參見前揭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1章第1節〈高歡之族屬問題〉，頁14-29。

²³ 關於楊隋先世，史書載為弘農華陰漢族名門楊氏，但近代學者陳寅恪、王桐齡、竹田龍兒、布目潮風等多提出質疑，參見：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女師大學術季刊》2：2（1932），頁1199-1220；前揭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288-290；王永興，〈楊隋氏族問題述要—學習陳寅恪先生史學的一些體會〉，收於《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365-372；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31：1-4（1958），頁640；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上篇第1章〈楊玄感の叛亂〉（京都：同朋舍，1968），頁32-33；拙稿，〈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漢學研究》18：2（2000.12）。李唐先世，史書載為隴西漢族名門李氏，但近代學者亦多質疑之，參見前引王桐齡之文；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皆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臺北：里仁書局，1979）。

²⁴ 關於陳霸先出身的問題，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有專節討論，此處不贅。

此類，不乏其例。因此在僑人的認定上，並不能單憑史書的記載。其次，關於吳人的界定，周一良說：「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稱吳人，專指三吳地方土著而言」，然而吳人中的大姓，如吳郡的朱、張、顧、陸四姓，據考察，顧氏是江東的土著，朱氏、張氏、陸氏則是兩漢時期南遷的華北人士，²⁵因此吳人未必全是「南地之土著」。又東晉南朝時代「南人」的概念，大致上是指舊屬孫吳領域之內的人，²⁶其範疇比「三吳地方土著」還大，因此周一良對「吳人」的界定頗有爭議。最後，關於「蠻、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的界定，更易引起爭議，這一方面由於史料記載的缺少，又由於當時族類與門閥觀念的雙重歧視，這些被視為「文化低下之土著」，常掩飾其出身，不易考察。另一方面，這一族類與部分「吳人」同為「南地之土著」，以「文化低下」為劃分標準，也有問題，如一般視為俚族出身的侯安都，卻是「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亦頗清靡」，甚至招集文士，熱中於文學活動。²⁷因此，如梁末興起的許多土著豪強，到底

²⁵ 參見何啟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收於前揭《中古門第論集》，頁 79-119；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の豪族社會》第 2 編第 2 章〈吳の四姓について〉（東京：雄山閣出版，1987）；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第 1 章〈兩漢時期江東世家大族之出現及其政治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7-15。

²⁶ 參見越智重明，〈東晉南朝の地緣性〉，原刊《東洋史論集》13（九州大學文學部），（1984.10），頁 25。該文後來修補收入氏著：《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第 2 章〈范寧と地緣性〉（東京：研文出版，1985），頁 69-118。

²⁷ 《陳書》，卷 8〈侯安都傳〉，頁 143。關於侯安都之出身，詳參本書第

某人是漢族或非漢族，學界仍有不少爭議。²⁸

由上可見，上述周一良對南朝境內人群的分類，有頗多概念上的爭議。陳寅恪在考證上述第三種人時，也感受到：「古史民族名稱其界說頗涉混淆，不易確定」。²⁹

事實上，人群的分類本來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以往學界常用以區分民族的一些客觀標準，在近代的族群理論檢視下，都發現有不少的問題。因此以往學界常用的「民族」(nation)、「種族」(race)等詞彙，經常引起爭議，使用者多很謹慎，今日學界好用「族群」(ethnic groups)一詞，但各使用者的概念仍多紛歧。近 30 年來關於這種族群研究 (the studies of ethnicity)，已成為許多學科關注的焦點，尤其在社會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中，這類的著作汗牛充棟，但爭議依舊。³⁰在爭議中，許多既有的概念都受到質疑，例如有的學者鑑於所謂「漢族」界定的紛歧，乃否定有所謂「漢族」的存

二章注 119。關於侯安都的文學活動，參見：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究》34 (1969.3)。

²⁸ 參見註 1 所引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 - 陳霸先軍團を中心として -〉，頁 80；鈴木修，〈梁末陳初の地方豪族について〉，頁 40；何德章，〈論梁陳之際的江南土豪〉；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雜誌》95：6 (1986.8)；張國安，〈論梁代江湘交廣諸州豪強的興起〉，《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2。

²⁹ 同註 4 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頁 532。

³⁰ 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 1 章〈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23。

在，而以其使用漢字為最大公約數，另以「漢字族」代稱之。³¹王明珂從事「什麼是中國人」的研究，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最後他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其共同資源而產生的，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經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因此，「族群認同」事實上只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³²

從以上的說明，可見人群分類問題的棘手，以及沒有完美無缺的人群分類標準。因此，筆者無意捲入族群理論的紛爭。那麼，儘管前述周一良對南朝境內人群的分類，有頗多概念上的問題，但並不一定需要就此放棄，而因噎廢食。從實用的觀點來說，一種分類是否恰當，端視其能否有效掌握該時代的歷史特色，就此而言，周氏把握南朝社會的人群特色，將之分為僑人、吳人、文化低下的南方土著三類，依此論這三種人在南朝政治社會上的地位演變，依然有其不能否定的價值。至於這種分類存在的某些概念上的混淆，稍做修訂，應可做某種程度的解決。

因此，本書對南朝境內的人群，仍仿周氏之分類，分為（1）僑人、（2）吳人、（3）南方土著三類，其概念釐訂與區分原則如下。（1）所謂僑人，其核心概念應指永嘉之亂以後

³¹ 參見橋本萬太郎、鈴木秀夫〈漢字文化圈の形成〉，收於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5・漢民族と中國社會》（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頁3。

³² 同註30所引王明珂之書，頁11-12。

南遷者，一般可由史書對其南遷情形之記載來判別，但若有假冒之嫌者，另當別論；(2) 所謂吳人，其核心概念雖指孫吳時代的三吳人士，但應稍加擴大為舊時孫吳領域之內，不論北來或土著，已相當漢化而被視為漢族者。若有些自稱華北高門，但其南遷情況可疑而又與吳人階層氣類相投，以及可能原是南方土著但已相當漢化，不易辨識其原始族屬者，皆屬之；(3) 所謂南方土著，其核心概念應指南朝境內的非漢族土著，當時人仍多以蠻夷視之，包括史書所載蠻、獠、俚、溪、巴、越等各族，這些族群的領袖史書常以酋帥、酋豪、渠帥等稱之，有的因史書記載的殘缺或掩飾，不易辨識，因此若史書所列人物，有非漢族的合理懷疑，或其周遭勢力多非漢族之土豪，³³其社會身分地位與僑人及吳人有較明顯之差別，本書皆採較寬鬆的認定，對這類族群的領袖，概以土豪酋帥稱之。當然以上的概念與區分原則，仍不免有模糊或重疊的領域，但只要把握核心概念，其爭議應可減到最小。

中國大陸學界常用「少數民族」一詞稱呼以上的南方土著族群，筆者認為有欠妥當。因為這些土著族群在當時分布地域遼闊，甚至瀰漫南北兩朝，人口眾多，尤其在其分布地域內，漢族反而是少數。如蠻族：「在江淮之間，依托險阻，

³³ 如谷口房男論南北朝時代之蠻酋，指出當時的「蠻酋」有兩類型，即蠻族出身的蠻酋，與漢族出身而入蠻族地區的蠻酋，兩者所統率的都是蠻民為主。這兩類蠻酋，皆可屬本書所列第三類人。參見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の蠻酋〉，收於谷川道雄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2・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6），頁

部落滋蔓，布于數州……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³⁴「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³⁵獠：「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³⁶「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³⁷俚：「廣州諸山并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³⁸廣州「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³⁹據考察，僅就史料所見蠻、獠、俚三族的一部分人口，即佔東晉南朝國家掌握的總人口數的一半以上。⁴⁰這些土著族群不但族類繁多，又分布遼闊，東晉南朝政府多難以掌握。因此正如前引魏收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所說的：「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司馬）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東晉南朝的族群問題，即永嘉之亂以後僑人、吳人、南方土著等三種人的衝突與融合問題。⁴¹要言之，在當時僑人掌

118-120。

³⁴ 《魏書》，卷 101〈蠻傳〉，頁 2245-2246。

³⁵ 《南齊書》，卷 58〈蠻傳〉，頁 1007。

³⁶ 《魏書》，卷 101〈獠傳〉，頁 2248。

³⁷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卷 9，〈李勢傳〉（成都：巴蜀書社，1984），頁 694

³⁸ 《宋書》，卷 97〈南夷傳·林邑國〉，頁 2379。

³⁹ 《南齊書》，卷 14〈州郡志上〉廣州條，頁 262。

⁴⁰ 參見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中國史研究》1980.1，頁 59。

⁴¹ 日本學者川本芳昭，較留意東晉南朝的蠻族與漢族的融合問題。參見前揭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谷口房男則較留意蠻族與南北朝王朝的關係，參見前揭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の蠻苗〉，以及

權的門閥社會下，政治社會上皆由北方南下的僑人居最高統治地位，吳人次之，蠻、獠、溪、俚、越等土著族群，則長期受到排斥與壓抑，而這種情形要到陳朝才有所轉變。

第三節 南朝後期統治階層的變動

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亂，使東晉南朝的族群問題浮上抬面，並與統治階層的變動連在一起而受到注意。周一良認為，南朝之宋、齊、梁皆為北方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則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且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嶄然露頭角矣。⁴²嗣後陳寅恪也指出，南朝之政治史乃北人中善戰之武裝寒族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戰之文化高門為公卿輔佐，互相利用，以成江左數百年北人統治之世局，但到梁末侯景之亂則成一鉅變，所謂巖穴村屯之豪長乃乘此役興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變動，此等豪酋皆非漢末魏晉宋齊梁以來之三吳士族，而是巴蜀谿俚諸族土人，是等族類在此以前除少數例外，大抵為被壓迫之下層民族，不得預聞南朝之大政及社會高等地位者也。⁴³後來陳寅恪又認為，宋、齊、梁三朝之武力是靠北方南下之楚子集團，梁陳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個大變化的時代，楚子集團的時期結束了，士族的歷史結束了，原本默默無聞的南方蠻族中的

〈宋齊時代の蠻について〉，《白山史學》14（1968.3），頁73-88。

⁴² 同註3所引周一良之文，頁53。

⁴³ 同註4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

土豪洞主紛紛登上了政治舞台，陳朝便是依恃這些南方土著豪族建立起來的，換而言之，陳朝也可說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⁴⁴

周一良與陳寅恪之後，此一問題沈寂了一段時日。到 60 年代，日本學者川勝義雄研究南朝的貴族制，又留意到南朝後期統治階層的變動問題。川勝義雄強調梁末因貨幣經濟盛行，南朝貴族社會已逐漸變質，寒人抬頭成爲新興階級，而侯景之亂更直接打擊傳統貴族，使得各地的土豪將帥層乘機而起，他認爲南朝貴族制在梁末的侯景之亂後實質上已經結束了，士族衰落，乘勢而起的是土豪將帥層，但川勝並不特意考察所謂的土豪將帥層是吳人或是南方土著。⁴⁵

80 年代以後，這一問題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日本學界榎本あゆち延續川勝義雄之說，考察陳霸先軍團的人際關係，再強調南朝後期的任俠性人際結合關係，⁴⁶鈴木修則延續陳寅恪之說，強調梁末興起的地方豪族與蠻族社會結合很深。⁴⁷朱大渭雖同意陳寅恪所說，梁末統治階層在民族成分和階級構成上發生重大變化，但對陳寅恪過份強調少數民族興起這一因素，持保留看法。⁴⁸嗣後又有何德章、張國安、歐陽

⁴⁴ 同註 4 所引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 12 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 202-214。

⁴⁵ 同註 6 所引川勝義雄，〈南朝貴族制の崩壊〉，該文原發表於《東洋史研究》20：4（1962.3）。

⁴⁶ 參見註 1 所引榎本あゆち之文。

⁴⁷ 參見註 1 所引鈴木修之文。

⁴⁸ 參見註 1 所引朱大渭之文。

小桃，重視梁末陳初地方豪強的興起問題，但多對陳寅恪把梁末興起的「地方豪強」視為非漢族，持反對的看法。⁴⁹此外，吳慧蓮則從梁武帝的地方政策，以及嶺南地區土豪酋帥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論述陳霸先崛起的背景。⁵⁰

由上可見，80年代以後，南朝後期政治社會上的變動問題，又受到學界相當的關注，也有部分的研究成果。然而仍然有很多問題未深入解決。對此問題，周一良、陳寅恪有開啓之貢獻，但尚未深入考察，且未留意陳霸先興起與嶺南開發之關係。陳寅恪鑑於梁末各地的酋豪興起，以及陳霸先部將中不乏這類酋豪人物，因而過度推論到陳朝是南方蠻族建立的朝代。然而，事實上梁末興起的大部分酋豪，是與陳霸先保持競爭甚至是敵對的關係，如豫章熊曇朗、臨川周迪、東陽留異、晉安陳寶應等，而有的是在陳霸先掌權之勢已成之後才來歸附的，如程靈洗、徐世譜、侯瑱、魯悉達等，真正為陳霸先衝鋒陷陣、建功立業的土豪酋帥恐怕只有侯安都、黃法氈等數人而已，與陳霸先身邊更多的吳人武將比起來，不能夠過度推論土豪酋帥與陳朝成立的關係。至於接續之後的一些研究，多圍繞在梁末新興起人物的出身，爭議其是否為漢族，但史料殘缺，難有定論。⁵¹朱大渭有較廣泛分析陳初的統治階層，但較著重階級成分，而未留意僑吳之別，且有些人物的選擇與歸類，有待商榷，如將陳霸先視為溪族，

⁴⁹ 參見註1所引何德章、張國安、歐陽小桃之文。

⁵⁰ 參見註1所引吳慧蓮之文。

⁵¹ 參見註1所引何德章、張國安、歐陽小桃之文。

將淳于量、章昭達視為庶民地主，將胡穎視為庶民百姓，皆有待商榷，因此其統計結果需再檢證。⁵²由此可見，此一問題雖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對陳朝之成立，以及陳初統治階層的變化，尚無清晰而完整的研究。

筆者認為，根本解決之道，不能憑片段史料的記載來論斷，必需對陳霸先的整個興起過程，以及陳初的統治階層做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本書各章乃緣此議題推演而展開一系列的研究。

關於陳朝的成立問題，首先被注意到的是，陳霸先是由嶺南崛起，這與東晉南朝以荊州、揚州對立為基本的政治格局，⁵³有很大的差異。筆者在本書第二章指出，陳霸先出身於三吳地區，梁大同（535-545）年間追隨新喻侯蕭映南下廣州，由於梁代加速對嶺南地區的開發，漢人與土著的衝突日益嚴重，陳霸先在嶺南鎮撫土著，又領兵討平交州李賁的變亂，成為嶺南最有實力的將領。在這一過程中，陳霸先集結許多和他有類似背景的吳人寒門武將，如杜僧明、周文育、沈恪、杜陵、胡穎、徐度等，成為後來創建帝業的核心集團。另一方面，嶺南的經濟發展，也提供陳霸先崛起所需的充足資源。

⁵² 同註1所引朱大渭之文，頁346-353。

⁵³ 關於東晉南朝的荊揚對立，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9）。另外關於蕭道成之篡宋，參見安田二郎，〈蕭道成の革命軍團—淮陰時代を中心に—〉，《愛知縣立大學文學部論集》：一般教育編21（1970）；關於蕭衍以雍州起事篡齊，參見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學》9（1967）。

陳霸先從興起到創建帝業，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1）在嶺南的崛起、（2）北上討伐侯景、（3）鎮守京口抵抗北齊、（4）襲殺王僧辯到創建陳朝。本書第三章再全面考察陳霸先興起各時期所集結的人物，分析參與創建陳政權的各種勢力、陳霸先的軍隊、武將群與文士官僚群，以及陳初的將相大臣等，如此才能對陳朝的統治階層變動，有具體的瞭解。

基本上，陳朝是由陳霸先與一批和他有類似背景的吳人寒門武將所創業，陳霸先的軍隊組成極為複雜，其中有不少嶺南、南川地區（瀨江流域）的土豪軍，但也有不少江北流民。陳寅恪太過於強調土豪酋帥所扮演的角色，也忽視陳霸先軍隊中江北流民（即所謂的楚子集團）的重要性，因此陳寅恪說「楚子集團的時期結束了」，並不完全正確。另外，陳霸先在京口時期亦交結許多僑姓士族，如蔡景歷、謝哲、蕭乾、江德藻等，成為其創業的高層幕僚。以往學者多只留意京口對東晉的重要性，或劉裕、蕭道成創業與京口的關係，⁵⁴而忽略陳霸先在興起過程中，京口亦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陳霸先領導一批吳人寒門武將創建帝業，陳初將相大臣自然以吳人為核心，而部分僑姓士族也因任陳霸先的高層幕僚，而居要職。至於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在陳初政壇上仍

⁵⁴ 按京口在東晉南朝之重要性，參見薛軍力，〈試述東晉徐兗地方勢力〉，《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1991.2，頁 95；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第 2 章〈北府之區域與地理形勢〉，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7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頁 57-60；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於前引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

居次要的地位。

然而，梁末土豪酋帥乘侯景之亂而興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以往學者對梁末土豪酋帥的興起，雖然做了一些考察，但多注重其興起的背景，⁵⁵而少見對整個現象，做全面的考察。本書第四章乃先全面索尋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歸納考察其興起的地域分布、興起前後的官歷、與陳政權的敵友關係，乃至陳朝成立之後，其境遇的轉變等。筆者發現，這批土豪酋帥，利用侯景之亂率眾入援京師成爲軍中將領，或盤據地方形同割據。其中除侯安都等人外，大多與陳霸先保持競爭甚至敵對的關係，或是在陳霸先掌權之勢已成之後才來投附的。陳初部分土豪酋帥雖受禮遇，但待陳政權穩固之後，有的被猜忌、被剷除，有的則自然凋零，這批土豪酋帥終於又逐漸退出中央政壇，但土豪酋帥所統率的土豪軍仍爲陳朝所利用，在後來陳宣帝北伐時又發揮其歷史作用。

由以上討論可見，梁陳之間統治階層的變動，主要是原本處次要地位的吳人，取代僑人的地位，尤其是吳人中的寒門武將興起主導政權。但僑姓士族在陳朝仍有其地位，而新興起的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在梁末變局中曾竄起扮演過重要角色，但仍難逃被壓抑的命運。

的作用》，頁66。

⁵⁵ 同註1所引吳慧蓮、張國安、歐陽小桃之文。

第四節 南北朝後期國際局勢的演變

北魏末年六鎮之亂（524），使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534），國際局勢由南北對立，轉變為東魏、西魏、梁的三國鼎立，一般稱之為南北朝後期，但若從形勢上看已是三國鼎立而非南北對峙，因此有的學者稱之為後三國時代，以與3世紀初魏、吳、蜀的三國鼎立區別。⁵⁶

東魏、西魏、梁三國之中，以繼承北魏大部分版圖的東魏最為富強，而侷促於關隴一隅的西魏最為弱小。東魏屢次大舉西侵，欲圖併滅西魏，始終無法如願。西魏處境最危急時，東魏曾聯合塞北的柔然、西南的吐谷渾，以及南朝的梁對西魏四面包圍，在東、西魏生死交戰時，南朝的梁則袖手旁觀，兩邊取利。但6世紀中葉，發生了兩件大事，完全改變了這種局勢。一件是梁朝的侯景之亂（548），另一件是塞外的突厥興起，取代柔然稱霸草原（555）。⁵⁷

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亂，掀起了南朝10餘年的大動亂，對南北朝歷史的發展造成相當重大的影響。⁵⁸在大動亂之後，

⁵⁶ 按張儉生《魏晉南北朝史》第12章〈後三國鼎立與隋文帝統一〉（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即以「後三國時期」稱此階段，而不再沿襲南北朝之舊稱。

⁵⁷ 參見註7所引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2章〈外在形勢對北齊北周抗衡的影響〉，頁51-98。

⁵⁸ 關於侯景之亂對南北朝的影響，參見註57所引拙稿。而對南朝的影響，又可參見川勝義雄，〈侯景の亂と南朝の貨幣經濟〉，《東方學報》（京都）32（1962）；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52：2（1977）；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

形勢發展演變成爲北齊、北周、陳的三國鼎立。西魏（後被北周禪代）自南朝掠得巴蜀、漢中大片土地，不但擺脫之前危險的困境，且國勢蒸蒸日上。東魏後被北齊禪代，而自南朝掠得江北淮南之地，依然是最強的國家。形勢對南朝最爲不利，由於北方的北齊、西魏乘機南侵，「江北之地，悉陷於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⁵⁹南朝不僅失去經濟上重要的生產地帶，亦失去軍事上的戰略要地，⁶⁰使陳朝不但是南朝之中版圖最小，也是國勢最弱的朝代。⁶¹因此，有人認爲陳朝之所以還能夠苟延殘喘 30 餘年，只是倖存於北朝的分裂抗爭，一旦北朝統一之後，陳之滅亡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⁶²至於突厥興起取代柔然稱霸草原，則由於突厥起初採親北周政策，屢侵北齊，對北齊威脅很大，而影響北齊北周抗衡的形勢。⁶³

以上是陳朝成立之後所面對的外在形勢。大體言之，當時國際形勢是對陳非常的不利。然而，歷史的發展似乎有了轉機。陳朝第四任皇帝陳宣帝，在即位後的第 5 年（太建 5

報》1989.6；高敏，〈論侯景之亂對南朝後期社會歷史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6.3。

⁵⁹ 唐，杜佑，《通典》，卷 171〈州郡一序目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4464。

⁶⁰ 參見前揭拙著第 2 章第 1 節〈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的影響〉，頁 54-58。

⁶¹ 參見前揭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卷 12〈南朝陳地最小〉，頁 259-261。

⁶² 參見森三樹三郎，《梁の武帝 - 佛教王朝の悲劇 - 》（京都：平樂寺書店，1956），頁 186。

⁶³ 關於突厥興起對北齊北周抗衡的影響，此處不詳談，參見註 57 所引拙著。

年，西元 573 年），命大將吳明徹揮軍北伐，自北齊收復淮南、江北之地，陳朝國力達於鼎盛。不久北周滅北齊，宣帝出兵與北周爭淮北，結果北伐軍慘敗，損兵折將，再喪淮南、江北之地，陳朝從此走向衰弱之途，到次代陳後主時被隋所滅。以往學者多認為在陳、齊、周三國鼎立之中，周最為強大，陳若採聯齊抗周之策，則陳雖弱小，成敗尚未可知，但陳卻採聯周伐齊之策，以致敗亡。⁶⁴由於此一問題關係到陳朝滅亡的客觀形勢，本書第五章，乃對此問題再深入探討，而有不同的看法。

陳宣帝是一個有作為的君主，眼見南朝侯景之亂以來失去了淮南江北、荊州、巴蜀等大片土地，國防戰略上有很大的弱點，因而積極圖謀北伐。在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下，北伐最好的戰略是，聯合一方以打擊另一方。過去學者認為當時北周最強，若宣帝改採聯齊以抗周之策，則局勢必然完全不同，但這只是邏輯上的推理，衡量當時主客觀形勢則不然。當時人判斷，北齊可能是比較強的，北齊明顯的衰弱是在敗於陳的北伐之後。⁶⁵另外，宣帝也曾經試圖過聯齊伐周，因北齊拒絕才轉而接受北周的請求，改採聯周伐齊之策。因此，南北朝後期的演變，相當程度是受到主客觀形勢的限制，這

⁶⁴ 藍文徵，《隋唐五代史》第 2 章〈隋史紀事〉（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3），頁 74；註 1 所引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頁 15-16；戈春源，〈吳明徹北伐及其失敗原因〉，頁 161。

⁶⁵ 參見前揭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 3 章〈北齊北周對抗的消長過程〉，頁 111-124。

是後人評論歷史時應該深入瞭解的。

宣帝北伐以失敗告終，大將吳明徹在呂梁慘敗被俘，陳之精銳部隊也損失殆盡，又盡失淮南江北之地，陳朝代價慘重，不僅損兵折將、耗傷國力，三面被圍，國防戰略形勢上更加的不利，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打擊，宣帝抑鬱而終，陳朝從此走向衰弱之途。

第五節 南朝的終結

宣帝北伐失敗後，隋文帝篡北周，進而圖謀江南，外在形勢對陳益加不利。然而，陳朝最後的滅亡原因仍極為複雜。以往學者曾從許多客觀環境，如民心歸向、民族融合、商品經濟發展等，說明隋朝滅陳的大趨勢，然而這些說法，可用來說明隋朝滅陳的時代背景，卻不宜過度誇大其實際上的作用。⁶⁶

從陳朝滅亡的過程來看，當時陳朝的守軍與隋朝南侵的兵力相差不大，舊史多載南征隋軍 51 萬 8 千，陳朝兵力只有 10 萬，但據研究，其中頗多誇大不實，南侵的隋軍實際上約有 30 萬，陳都建康及緣邊的守軍約有 25 萬，⁶⁷而且陳朝又有長江可守，因此，若陳軍因應得宜，形勢並非完全不可為。後來陳朝由於內部的弱點，導致軍事失利，建康城陷，才土

⁶⁶ 關於以往學者對陳朝滅亡原因的討論，詳參本書第六章第一節。

⁶⁷ 關於隋陳交戰之兵力，參見註 1 所引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頁 125-128。

崩瓦解。本書第六章乃緣此再深入探討陳朝內部的弱點。

以往傳統史書好批評陳後主沈迷女色，但筆者認為這似乎不是重點。另外傳統史書又批評後主任用小人施文慶、沈客卿，此點筆者並不否認，但後主任用施文慶、沈客卿，乃是基於南朝士族不勞庶務，君主以寒人掌機要的傳統，只不過陳朝政治體制的發展，使中書舍人的權勢達到頂點，而寒門出身的施文慶、沈客卿任中書舍人，為後主加稅，免除已往士人及軍人的免稅特權，而加劇內部的矛盾。

陳朝後期統治集團之間另一個嚴重的矛盾存在於朝廷與武將之間。如前所述，陳朝的成立曾援引部分土豪酋帥的力量。陳朝初年，這些土豪酋帥在中央政府也有一席之地。然而，隨著陳政權的日趨穩固，與門閥觀念的復起，這些土豪酋帥又被排斥，而退出中央政壇，只是土豪軍仍為朝廷所引用。然而以宣帝北伐為契機，部分土豪酋帥如任忠、樊毅、魯廣達等，在北伐戰爭中，屢建軍功，逐步竄升，到後主時代，成為擔任中央及邊防的高層武將。朝廷一方面不得不依賴這批武將，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信任他們，士族文官更是百般歧視、排擠他們，統治集團文武官員之間的矛盾日益擴大。

陳朝後期的政局，即陷入以上種種矛盾之中，待隋軍南侵，這些矛盾暴露無遺，文武官員不能協調一致，文官掩飾軍情，武將處處受到掣肘，終於造成軍事失利，武將降敵，

以致於亡。所謂「文武解體，至於覆滅」。⁶⁸

總之，南朝後期的歷史變幻萬端，精彩絕倫。個別歷史人物的是非臧否，不是筆者關心的焦點。筆者關心的是，梁陳變局背後的意義。在政治結構上，僑姓士族在侯景之亂中遭受重擊，而長期處於次要地位的吳人，則隨著陳朝的建立，順勢代起，造成統治階層的大變動。在族群問題上，長期受到壓抑，毫無政治社會地位可言的南方土著族群，乘著中央控制力的消失而興起，部分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割據地方，部分則與陳朝合作。然而最後又都被陳朝剷除或排斥，只是這些族群的勢力已不容忽視，陳朝後期部分土豪酋帥終於成爲陳朝的最高將領，但陳朝還是不信任他們，以致最後土崩瓦解。

正如前面所言，陳朝歷史環繞著政治結構變動與族群關係兩個主軸而發展，這兩個主軸只是隱埋於南朝歷史演變中的兩條伏流，到梁陳之際才清楚地浮現出來，而其最後的糾葛，決定了南朝終結的命運。

⁶⁸ 《南史》，卷 77 〈恩倖·司馬申傳〉，頁 1938。

第二章

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

據史書所載，陳朝的開國君主陳霸先是「吳興長城下若里人」，¹但是陳霸先興起所憑藉的基本武力，卻是由他在嶺南地區所培植起來的。陳霸先在興起過程中，廣納各地豪傑，其勢力由嶺南地區經南川（今贛江流域）北上，猶如滾雪球般地擴大，但其基本核心仍然是在嶺南地區所交結的勢力。要了解陳朝的建立，首先必須對陳霸先如何從嶺南崛起做深入的考察。本章擬從陳霸先在嶺南崛起的過程，說明陳霸先核心集團的形成，並進一步分析此集團人物的出身，說明陳霸先興起與六朝嶺南地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最後說明此核心集團的特質以及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情形。

第一節 陳霸先的家世及早年經歷

關於陳霸先的家世，《陳書·高祖紀》載：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

¹ 《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1。

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為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²

據此，陳霸先先世是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世居潁川，其後因永嘉之亂南遷，定居於吳興長城縣，東晉成帝咸和年間（326-334）土斷，遂為吳興長城人（浙江省長城縣）。然而，此一記載，學者多疑其不可信。³《陳書》作者姚思廉多用其父姚察舊稿，姚察於陳代為史官，故所記每每為陳氏粉飾避諱。⁴《南史·陳高祖本紀》關於陳霸先的出身載：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⁵

《南史》作者李延壽明載陳霸先的先世：「其本甚微」，至於所謂「漢太丘長寔之後」，只不過是「自云」，所謂自云，乃有關疑之義，當時是重視門第譜牒的時代，「自云」如何如何，

² 同上。

³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68；張國安〈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4（1991），頁57。

⁴ 參見周一良，〈陳霸先早年經歷〉，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91。

⁵ 《南史》，卷9〈陳高祖本紀〉，頁257。

多有比附的嫌疑。其次，關於前引史料載，陳霸先的祖先因東晉「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也有可疑，查《晉書·成帝紀》及《宋書·州郡志》，皆未見有這次土斷的相關記載，因而有人懷疑「咸和土斷」可能是「咸康土斷」之誤，⁶或甚至此段記載也可能不可信。

不論如何，陳霸先的祖先已數代居於吳興郡長城縣，應無可疑。如《陳書·高祖紀》載：

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陳霸先）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⁷

此段記載雖荒誕不經，但「嘗遊義興」大概有之，義興（江蘇省宜興縣南五里）在吳興之北，與吳興同鄰太湖。又《陳書·到仲舉傳》載：

（到仲舉）出為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陳蒨）居鄉里，嘗詣仲舉……乃深自結託。⁸

陳文帝陳蒨是陳霸先的侄兒，「居鄉里」，和長城令到仲舉「深自結託」，據此，說明陳霸先族人的鄉里是吳興郡長城縣。

⁶ 參見增村宏，〈東晉南朝の黃白籍と土斷〉，《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紀要·文學科論集》6（1970.12），頁113。

⁷ 《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1-2。

⁸ 《陳書》，卷14〈到仲舉傳〉，頁267。

關於陳霸先的出身階層，前述《南史·陳高祖本紀》已載：「其本甚微」，《梁書·杜龕傳》載：

龕，僧辯之婿也，為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為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⁹

按此處載「霸先既非貴素」，即陳霸先非士族出身。陳霸先發跡之前，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再娶吳興烏程人章氏。¹⁰陳文帝陳蒨沈皇后、宣帝陳頊初娶錢氏，¹¹陳霸先從妹嫁同鄉錢道戢，¹²皆屬吳興寒門階層，當時重視門第婚娶，¹³因此由婚姻關係亦可說明陳霸先屬寒門階層。又東晉南朝士人講北語（洛陽方言），庶民講吳語，¹⁴陳亡時，後主陳叔寶潛入後宮井中，隋軍入，尋找不到後主，乃窺井呼之，後主初不應，隋軍欲下石，「如聞吳人叫聲，乃以繩引之」，¹⁵所謂「吳

⁹ 《梁書》，卷46〈杜龕傳〉，頁644。

¹⁰ 《陳書》，卷7〈高祖宣皇后章氏傳〉，頁126。

¹¹ 《陳書》，卷7〈世祖沈皇后傳〉，頁127；同卷〈高宗柳皇后傳〉，頁129。

¹² 《陳書》，卷22〈錢道戢傳〉，頁295。

¹³ 關於當時的門閥婚姻，參見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第9章〈六朝および唐初の身分の内婚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¹⁴ 參見陳寅恪，〈東晉南朝的吳語〉，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1179-1184。

¹⁵ 唐·許嵩撰，《建康實錄》，卷20〈後主長城公叔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點校本），頁570。

人叫聲」，指後主說吳語，此亦為陳皇帝出自庶民階層之旁證。¹⁶

陳霸先出自寒微，又可由其早年經歷見之。《建康實錄·高祖武皇帝》載陳霸先早年經歷：

少侷黨有大志，意氣雄傑，好史籍，讀書，長于謀策，明緯候、孤虛、遁甲，又善武藝。不事產業，家貧，每以捕魚為事……初仕鄉為里正，後逃于義興。吳興太守蕭映過，從之建業。映遂用為夾砦吏，尋轉為油庫長。既而映鎮廣州，奏高祖為中直兵參軍，從至廣州。映令高祖招集士馬。¹⁷

《南史·陳高祖本紀》亦載：

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映令帝招集士馬。¹⁸

據此，陳霸先早年家貧，以捕魚為業，曾在家鄉出仕為里正（或里司）、油庫長（或油庫吏），都屬於極低下的職位，後

¹⁶ 此處參見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首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收於《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頁346。

¹⁷ 《建康實錄》，卷19〈高祖武皇帝〉，頁529。按關於蕭映《陳書》作蕭映，《建康實錄》、《南史》、《資治通鑑》皆作蕭映，本文乃用蕭映。

¹⁸ 《南史》，卷9〈陳高祖本紀〉，頁257-258。

來轉任傳教，亦是傳達教令之小吏。¹⁹《文苑英華》卷 645 收有〈韋孝寬檄陳文〉載：「故僞魁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華門圭竇之子。無行檢於鄉曲，充部隸於藩侯」，²⁰即指陳霸先門地寒微，又為藩侯之部隸，即吳興太守之傳教，皆說明陳霸先出身之寒微。²¹

周一良認為，陳霸先可能原為僑人寒門，土斷後為長城人，「遂與南土寒素無別」。²²陳寅恪認為陳霸先先世土斷之後，被列為南方土著之一的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已與吳人同化」，其婚姻對象為吳人，因此陳寅恪將之列為「吳人的低等北人」。²³朱大渭甚至從陳霸先好武善戰、從事漁業、信奉天師道，大膽推測陳霸先可能是出自少數民族溪人。²⁴

不論如何，陳霸先出身潁川高門陳氏，土斷之後為吳興長城人之記載，不盡可信。唯可確定的是，陳霸先出身寒微，已久居吳興郡長城縣，講吳語，與吳人寒門階層通婚，早年在家鄉曾任微賤小吏。即使其先世果為低下僑人，但已與吳人階層同流，故周一良說他「與南土寒素無別」，陳寅恪說他

¹⁹ 參見前揭周一良，〈陳霸先早年經歷〉，頁 291。

²⁰ 宋，李昉《文苑英華》，卷 645 〈韋孝寬檄陳文〉，頁 20，收於《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²¹ 此處參考前揭周一良，〈陳霸先早年經歷〉，頁 291-292。

²² 前揭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 68；前引張國安〈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亦說不論時人或後人都把陳霸先當作南方寒人，頁 57。

²³ 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 12 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 205。

²⁴ 同前揭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頁 347。

「已與吳人同化」。因此，若依據本書第一章〈導論〉所言的人群分類，應將陳霸先歸類為寒微吳人，至於朱大渭大膽推測其為溪人，因證據不充分，暫存疑。

第二節 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過程

出身寒微的陳霸先，在擔任吳興太守新喻侯蕭映之傳教時，因「勤於其事」，被蕭映所賞重，蕭映被任命為廣州刺史之後，陳霸先被引入幕僚擔任中直兵參軍，受命「招集士馬」，成為主管軍隊的幹部，這是陳霸先命運的重要轉捩點。這時是梁武帝大同（535-545）年間，大約是陳霸先 30 多歲的壯年時期。²⁵

陳霸先來到廣州之後剛好遇到當時的交州（今越南北部）土著李賁起兵抗暴事件，而此後數年所爆發的交州戰爭更決定性地使陳霸先成為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

交州地區從漢代以來就成為中國王朝的支配地區，但實際上經常發生土著的反抗事件，漢末動亂，交趾太守士燮保境安民，形同割據，孫權統治交州因而用之，此後歷代亦多用當地土著為刺史以統治其地。²⁶梁大同年間，武林侯蕭諮為

²⁵ 按陳霸先生於梁武帝天監 2 年（503），據《陳書·高祖本紀》，陳霸先結識蕭映是梁大同（535-545）初年，蕭映任廣州刺史年代無可考，但陳霸先在廣州平定杜僧明舉兵之事，《資治通鑑》繫於大同 8 年（542），此時陳霸先剛好 40 歲，因此陳霸先南下廣州約在 30 多歲的壯年時期。

²⁶ 參見後藤均平，〈士燮〉，《史苑》32：1（1972）；後藤均平，〈交州土著刺史—4.5 世紀の越南〉，《歷史學研究》394（1973.3）；李東華，〈六

交州刺史，因「刻暴失眾心」，交趾豪右李賁「連結數州豪傑俱反」，²⁷蕭諮輸賄李賁逃還廣州。朝廷遣蕭諮與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率兵討之，孫罔、盧子雄認為春天瘴癘之氣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蕭映不許，蕭諮又催促之，孫罔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眾潰而歸」，結果蕭諮奏「罔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當時盧子雄弟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盧子雄部下杜天合、杜僧明兄弟乃與周文育「率眾結盟」，奉盧子略為主，以攻刺史蕭映復仇，聲勢浩大，「一日之中，眾至數萬」。²⁸此時陳霸先任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自高要「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²⁹結果杜天合戰死，部眾潰散，杜僧明遂降，周文育亦降。陳霸先在這次戰役中立下首功，聲名遠播，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閣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陳霸先）容貌而觀之」。³⁰這時是梁大同 8 年（542）。³¹

當梁的討伐軍內闕之時，交州南方的林邑則趁機北侵交

朝遞嬗時代的嶺南地區》，收於氏著《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臺北：大安書局，1990.5）。

²⁷ 參見《資治通鑑》，〈梁紀十四〉武帝大同 7 年（541）12 月條，頁 4909。按此事件史料散於各紀傳，而《資治通鑑》始末頗可參考之。

²⁸ 關於杜天合、杜僧明起兵復仇，參見《陳書》，卷 8〈杜僧明傳〉，頁 135-136。

²⁹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2。

³⁰ 同上。

³¹ 按《資治通鑑》繫此事於大同 8 年（542），《建康實錄·高祖武皇帝》則載於大同 10 年（544）。今暫從《資治通鑑》。

州，李賁領導交州人民抵抗林邑，敗林邑軍。梁大同 10 年(544)李賁遂稱帝建萬春國於交趾，置百官，一般認為這是古代越南脫離中國王朝而首次建立的國家。³²對於這種情勢的發展，北方的梁朝遂決定再度出兵討伐。

這時廣州的情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就在李賁稱帝這一年的冬天，廣州刺史蕭映卒，廣州州鎮的實權漸移到陳霸先的手中，因此討伐李賁的任務就落在陳霸先身上。³³大同 11 年(545)梁朝廷命陳霸先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暕南討。陳霸先「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楊暕「委以經略」，討伐軍由陳霸先所主導。討伐軍發自番禺，6 月至交州，李賁軍隊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梁軍，楊暕推陳霸先為前鋒，「所向摧陷」，³⁴李賁敗逃，溯紅河而上據嘉寧城，梁軍圍城，經過長期的包圍戰，翌年(546)正月攻陷嘉寧城，李賁再逃入嘉寧城西北的高地。8 月李賁率軍 2 萬出典澈湖與梁軍對陣，梁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遂再敗李賁軍，李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

³² 關於李賁建萬春國的始末，參見後藤均平，〈李賁萬春國—六世紀の越南〉，《歷史評論》275 (1973.4)。

³³ 榎本あゆち認為當時陳霸先交結蕭映廣州刺史的中兵參軍沈恪，掌握廣州州鎮的軍事機構，因而能夠成為州鎮的實權者。參見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陳霸先軍團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 (1982)，頁 67。

³⁴ 《陳書》，卷 1 〈高祖紀上〉，頁 2-3。

首京師」。³⁵李賁兄李天寶遁入九真，又收餘兵 2 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陳霸先又率兵討平之。

由李賁起兵所引起的交州戰爭，可說是梁末南方的一次重大戰役，不但交戰的軍隊數以萬計，戰事也持續數年之久。據《資治通鑑》所載，李賁起兵在梁大同 7 年（541），陳霸先討平李天寶在梁太清 2 年（548）3 月，以此推之，戰事歷經 7、8 年之久，李賁、李天寶的軍隊動輒數萬，梁的軍隊能夠討平之，當亦不在少數。事平之後，陳霸先因此次戰功被任命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成為以高要郡為中心的西江流域最高的軍事、民政長官，也可以說是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此時是梁太清 2 年 3 月，陳霸先 46 歲。

這一年 8 月，侯景在壽春舉兵叛梁，叛軍迅速攻下譙州、歷陽，進而渡江寇京師建康。承平 40 多年的梁朝立即陷入混亂狀態，梁宗室諸王的勤王軍隊雖然龐大，但彼此牽制，觀望不前，在侯景攻陷建康之後，梁宗室諸王卻以討賊為名進行帝位爭奪戰，於是各地更進一步陷入混戰、割據的局面。³⁶

³⁵ 按陳霸先討伐李賁之過程，主要參考《陳書·高祖本紀上》，以及前引後藤均平，〈李賁萬春國〉一文之整理。《陳書·高祖本紀上》載後來「屈獠斬賁，傳首京師」（頁 3），但據後藤均平所引越南方面的史料，卻否定李賁被屈獠所殺之說，而是繼續稱南帝統治越南，見〈李賁萬春國〉，頁 36 上。

³⁶ 關於侯景之亂的研究文章頗多，無法一一列舉。吉川忠夫，《侯景の亂始末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是一頗完整的始末敘述之作，可參考之。至於一般扼要之作，可參考：竹田龍兒，〈侯景の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29：3；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6。另外，筆者亦曾論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演變之

就在這種情勢之下，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最後建立陳朝。然而在揮軍北上之前，陳霸先在嶺南尚有一些阻力，以下就此一過程再做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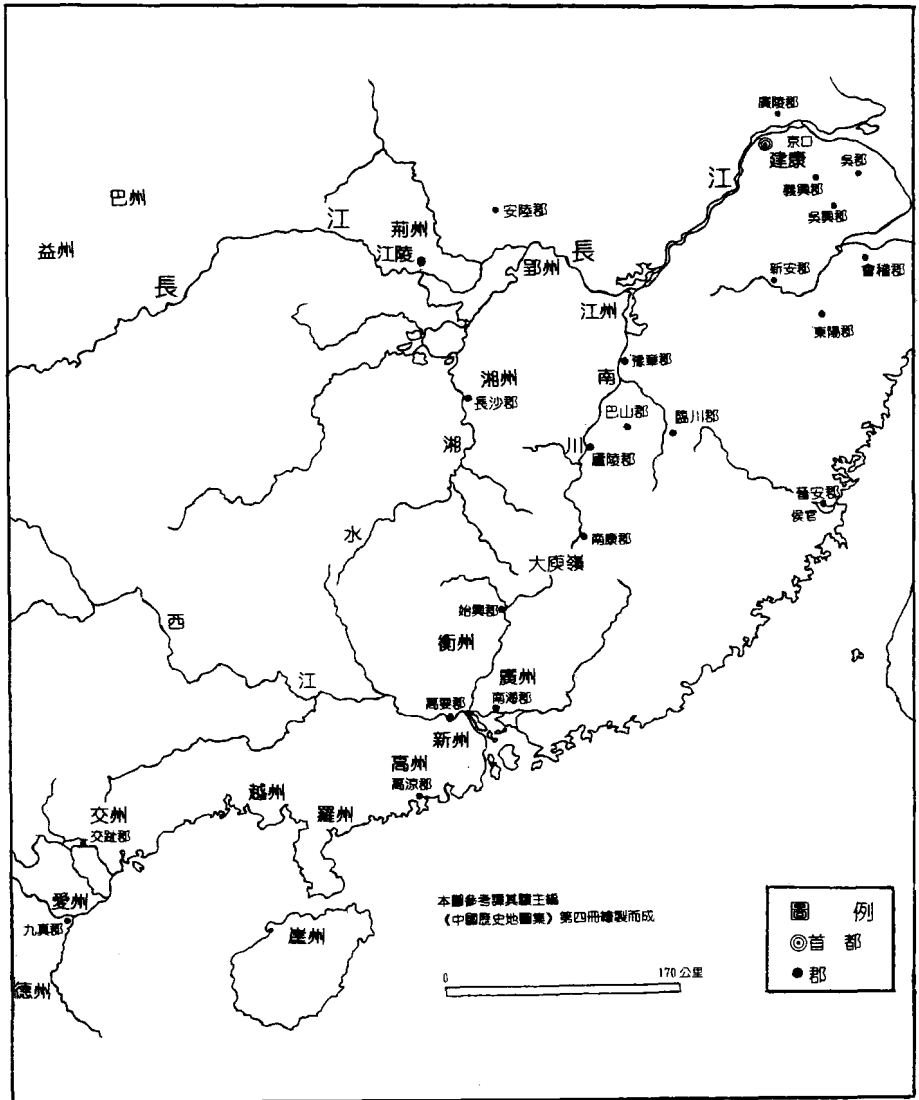
當侯景起兵寇京師的消息傳來時，陳霸先決定要率兵赴援，然而當時的廣州刺史元景仲勾結侯景，「陰有異志」，將對陳霸先不利。陳霸先知道後，先發制人，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台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太清 3 年（549）7 月，陳霸先集兵南海討元景仲，元景仲兵敗自縊，陳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這時嶺南也陷入互相吞併的混亂之中，前高州刺史蘭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³⁷進而攻衡州，監衡州刺史歐陽頎求援於蕭勃，蕭勃令陳霸先率兵救之，陳霸先擒蘭裕，乃監始興郡。始興郡（廣東省曲江縣）是嶺南的大郡，郡內多「豪猾大姓」，不易治理，³⁸但陳霸先卻能「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當地豪族侯安都、張憇等率千餘人來附。³⁹陳霸先的勢力愈來愈大，招致蕭勃的警戒，兩人的關係也緊張起來。陳霸先執意要率軍北上赴援，蕭勃則陰圖割據，陳霸先只好暗中遣使往江陵，受湘東王蕭繹節度。

影響，參見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 2 章第 1 節〈侯景之亂對南北朝形勢的影響〉，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7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7.6），頁 52-69。

³⁷《陳書》，卷 9〈歐陽頎傳〉，頁 157。

³⁸《梁書》，卷 13〈范雲傳〉載：「（始興）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頁 230。

³⁹《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3-4。



圖一 陳霸先自嶺南崛起相關圖

大寶元年(550)正月,陳霸先從始興郡北討,越大庾嶺,當時土豪蔡路養起兵據有南康(江西省南康縣),蕭勃遣心腹與蔡路養相結,阻止北討軍,陳霸先大破之,蔡路養敗逃,陳霸先遂進頓南康,6月,駐屯南康附近的崎頭古城。南康位居贛水流域的上游,當時從南康到豫章稱之為南川,⁴⁰南川地區盛產稻米,是六朝5大稻作區之一,⁴¹因此,南康居高臨下,是兵家必爭之地。此時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舉(江西省吉安縣南),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瀨石(江西省贛縣至萬安縣間)、魚梁(萬安縣南),進逼南康,陳霸先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約當同時,嶺南高涼的蠻酋冼氏,⁴²襲擊李遷仕的據點,李遷仕敗逃寧都(江西省寧都縣),冼氏的首領冼夫人與陳霸先會於瀨石,對陳霸先非常敬佩,此後極力支持陳霸先。⁴³逃

⁴⁰ 《資治通鑑》，卷 167〈陳紀一〉永定 2 年正月條，胡三省注：「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以南江所經言之也。」，頁 5172。另又參考前引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南江、南川、南州〉。

⁴¹ 按六朝的 5 大稻作區分別是：漢中巴蜀稻作區、荊湘南川稻作區、江南稻作區、南陽盆地稻作區、淮南稻作區。參見簡修煒、莊輝明、章義和著，《六朝史稿》第 3 章〈六朝農業經濟〉（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6），頁 96-103。

⁴² 按冼玉清，《廣東文獻叢談》有〈冼夫人非姓冼〉，認為此高涼土著酋豪姓冼氏非洗氏。此文筆者未及查閱，參見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註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2（1971.9）。不過今本《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及《資治通鑑》等皆仍作洗氏，故本書正文在敘述時用「冼」氏，而引用史文仍用「洗」氏。

⁴³ 關於高涼冼夫人之事蹟，基本史料是《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近人之研究論著則有前揭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後藤均平，〈高涼の冼氏と馮氏〉，《國學院雜誌》1973.3；《嶺

亡寧都的李遷仕受到當地人劉藹資助舟艦兵仗，將再襲南康，陳霸先遣杜僧明率 2 萬人據白口（江西省雩都縣東北）築城以拒之。⁴⁴翌（551）年 3 月，杜僧明大敗之，生擒李遷仕送南康斬之，至此陳霸先掃除北上的障礙，然而從進駐南康到整軍再出發，耗時年餘。

大寶 2 年（551）6 月，陳霸先從南康出發，順流而下，8 月已至巴丘（江西省峽江縣），陳霸先的軍隊據載有「杜僧明等眾軍及南川豪帥三萬人」，⁴⁵而且軍糧充足，當時討伐侯景的主帥王僧辯駐於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北），軍隊缺糧，陳霸先貯有軍糧 50 萬石，乃分 30 萬石以資助之。⁴⁶此後陳霸先即以此軍團為基礎，與王僧辯共同討伐侯景，進而襲殺王僧辯，創建陳朝。

綜而言之，以上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過程可以分為：陳霸先南下廣州、討伐杜天合杜僧明兄弟、討伐交州李賁、討伐元景仲、討伐蘭裕、討伐蔡路養、討伐李遷仕等階段。如果從以上陳霸先勢力集結的情形來看，又可分成兩大階段，一是他在廣州州鎮內形成個人勢力的時期，另一是他在北上

南文史》1984.1 有〈洗夫人學術研究交流會專輯〉；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梁隋間高涼洗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1988.5；此外有王興瑞，〈洗夫人與馮氏家族〉（北京：中華書局，1984）。

⁴⁴ 按關於大泉、瀨石、魚梁、白口之地界，乃參考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第 13 章〈梁陳興亡〉（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7），頁 647。

⁴⁵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5。

⁴⁶ 同上。

赴援吸納各地豪族的時期。而如果從後來四處征討的過程來看，後一時期所收納的各地豪族勢力雖然也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但整個陳霸先集團的領導核心無疑地是前一時期廣州州鎮內所形成的。換言之，推動創建陳王朝的基本動力，可說是來自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形成的集團，因此有必要再對此一集團做深入的分析。

第三節 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的核心集團

陳霸先早年事蹟多缺，甚至有關其親族的史料都極其有限，譬如說據史書所載陳霸先諸子只知第六子昌，其他諸子一概不得而知。梁大同年間，陳霸先南下廣州時有哪些家人同行亦難以詳考，只有以下相關的片段史料。《陳書·高祖章皇后傳》載：

高祖自廣州南征交趾，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陳蒨）由海道歸于長城。⁴⁷

《陳書·衡陽獻王昌傳》載：

高祖南征李贄，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⁴⁸

《陳書·沈恪傳》載：

⁴⁷ 《陳書》，卷7〈高祖宣皇后章氏傳〉，頁126。

⁴⁸ 《陳書》，卷14〈衡陽獻王昌傳〉，頁207。

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⁴⁹

據此，知道隨陳霸先南下廣州的親人有其妻章氏以及侄兒陳蒨，至於第六子昌有可能是在廣州所生，⁵⁰其他親人就一無所知了。另外，親族人物曾在廣州者有陳霸先的從妹婿錢道戢以及疏屬陳擬，其他亦不得而知。可見陳霸先在廣州時期並無太多的親族勢力，其核心支持者則多半是在征討過程中所結識的。

茲就《陳書》所見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集結的人物，大致依彼此結合的年代順序列舉如下。

(1) 錢道戢(511-573)。吳興長城人。《陳書·錢道戢傳》載：

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⁵¹

按錢道戢可能在陳霸先南下廣州前即相結識，後來成為陳霸先的從妹婿，他和陳霸先的關係應該是頗為親近，很可能是和陳霸先一起南下廣州的，其人「頗有幹略」，大同8年(542)從陳霸先討平盧子略、杜天合、杜僧明圍攻廣州城之役，後來又在陳霸先襲殺王僧辯的重要戰役中，討平王僧辯部下張

⁴⁹ 《陳書》，卷12〈沈恪傳〉，頁193。

⁵⁰ 據《陳書》，卷14〈衡陽獻王昌傳〉載：「(侯)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頁207。按侯景被討平是在大寶3年(552)，依此推之，陳昌生於大同3年(537)，可能是陳霸先在廣州時所生的。

⁵¹ 《陳書》，卷22〈錢道戢傳〉，頁295。

彪。在陳朝建立之後參與討伐留異、歐陽紇、蕭巋等戰役，太建 5 年（573）更參與吳明徹的北伐軍，該年以疾病卒。

（2）陳擬（503-560）。吳興長城人。《陳書·陳擬傳》載：

高祖疏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趾，擬從焉。又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為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並應接軍糧。⁵²

按陳擬既是陳霸先疏屬，應亦是吳興長城人。有可能是和陳霸先一起南下廣州的族人。後來隨從陳霸先征討交趾，在北上討伐侯景時又擔負在後方「應接軍糧」的重任。陳朝建立之後受封永脩縣開國侯，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後來又以中領軍監南徐州刺史，任丹陽尹等要職，天嘉元年（560）卒。

（3）沈恪（509-582）。吳興武康（浙江省武康縣）人。《陳書·沈恪傳》載：

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為郡將，召為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鎮。映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為府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

⁵² 《陳書》，卷 15〈陳擬傳〉，頁 217。

預其謀。⁵³

按沈恪為蕭映的老部屬，一直追隨著蕭映，陳霸先很可能在追隨蕭映時即與之相識且一同南下廣州。沈恪在廣州軍府內兼中兵參軍，是軍府內很重要職位，⁵⁴同時陳霸先任中直兵參軍亦是掌軍權要職，位在中兵參軍之上，⁵⁵兩人又同是吳興郡人，故「情好甚暱」，這由陳霸先要南征李賁時將妻兒託附給沈恪，可見兩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沈恪雖未從征交州以及北討，但在陳霸先討侯景時遣使相告，沈恪即「東起兵相應」，討平侯景後，陳霸先即引之為身邊副手，又為軍府司馬，成為陳霸先的左右手，後並參與策劃襲殺王僧辯的關鍵性戰役。陳朝建立後長期出任吳興、會稽等經濟要地的長官，又入朝任左衛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中央禁衛軍將領，太建 14 年（582）卒。

（4）胡穎（507-560）。吳興東遷（浙江省吳興縣東 40 里）人。《陳書·胡穎傳》載：

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

⁵³ 《陳書》，卷 12〈沈恪傳〉，頁 193。

⁵⁴ 據嚴耕望的考察認為：「中兵參軍職總兵事，內而佐統兵政，外而率兵征伐，其任至重，故位雖次於諮議、錄事、記室等，而權實過之」，參見氏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3）卷中《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5（臺北：中央研究院，1963），頁 204。

⁵⁵ 同上引嚴耕望之書，頁 203。

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趾，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台，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丘縣令，鎮大泉，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眾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⁵⁶

按胡穎可能是在陳霸先之前已南下廣州，「出番禺，征討俚洞」，陳霸先任西江督護在廣州時與之結識，因有「同郡」之誼，「接遇甚隆」，在南征交趾時，「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可見他在陳霸先集團中的地位甚高，隨從陳霸先南征北討無役不與，常負責留守後方、督運軍糧等重要任務。討平侯景之後，仍隨陳霸先鎮守京口、破北齊軍，又領馬軍從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陳朝建立後，以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兼丹陽尹，又兼左衛將軍，從侯安都討王琳，任義興、吳興太守，天嘉元年（560）卒。

（5）杜僧明（509-554）。廣陵臨澤（江蘇省高郵縣）人。形體渺小但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535-545）中，與其兄杜天合及周文育隨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頻征俚獠有功，為新州助防」。盧安興死後，杜僧明等人又追隨盧安興子盧子雄。如前節所述，交州土豪李賁反，盧子雄受命征討不利，枉受誅死，杜僧明遂與盧子雄弟盧子略等起兵

⁵⁶ 《陳書》，卷12〈胡穎傳〉，頁187。

攻廣州復仇，被陳霸先所敗，杜天合被殺，杜僧明及周文育皆被擒，陳霸先皆釋放之，並「引爲主帥」，此後杜僧明成爲陳霸先手下之大將，在征討交州、討元景仲、討蘭裕、討蔡路養、討李遷仕等戰役中，皆爲衝鋒陷陣之大將，《陳書·高祖紀上》載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王僧辯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眾軍及南川豪帥三萬人將會焉」，⁵⁷可見杜僧明是陳霸先軍團的頭號戰將。在與侯景軍隊交戰時，「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陳霸先又任用他爲軍府長史，討平侯景，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袁州刺史，領晉陵太守。可惜承聖3年（554）西魏攻江陵時，陳霸先命他率軍西援，病卒江州，未能再爲陳霸先效力。⁵⁸

（6）周文育（509-559）。本名項猛奴，新安壽昌（浙江省壽昌縣）人。少孤貧。義興人周蒼爲壽昌浦口戍主，見之，收爲養子。後來與杜僧明同樣隨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廣州，「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盧安興子盧子雄枉死，周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被陳霸先所敗，成爲陳霸先的部將。陳霸先北上討伐侯景，周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討蘭裕、討蔡路養皆有功，陳霸先任之爲軍府司馬，之後又討伐李遷仕、討伐侯景，皆有戰功。在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後，命周文育討伐王僧辯餘黨，後來又督軍討伐蕭勃、王琳，曾被王琳所俘逃歸。永定3年（559）領軍討伐余孝頃餘黨時，被熊曇朗殺

⁵⁷ 《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5。

⁵⁸ 《陳書》，卷8〈杜僧明傳〉，頁135-137。

害，⁵⁹靈柩運抵京城，陳霸先「素服哭于東堂，哀甚」，⁶⁰不久陳霸先亦駕崩。周文育可說是從廣州一路北上助陳霸先打天下的一員猛將，難怪陳霸先聞其死訊會哀痛無比，陳霸先病篤駕崩多少與此有關。

(7) 杜稜(503-572)。吳郡錢塘(浙江省杭縣)人。《陳書·杜稜傳》載：

世為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為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高祖，恆典書記。⁶¹

按杜稜有可能在遊嶺南事蕭暎時，即與陳霸先相識，而在蕭暎死後追隨陳霸先，「恆典書記」，又屢建軍功。陳朝建立後任中領軍，兼侍中、右衛將軍。⁶²陳霸先死後，他更參與迎立陳文帝(世祖)之大計。《陳書·杜稜傳》載：

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世祖。⁶³

⁵⁹ 《陳書》，卷8〈周文育傳〉，頁137-141。

⁶⁰ 《陳書》，卷2〈高祖紀下〉，頁40。

⁶¹ 《陳書》，卷12〈杜稜傳〉，頁191。

⁶² 據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杜稜於永定2年(558)出任中領軍。見《二十五史補編》所收，臺灣開明書店製版。

⁶³ 《陳書》，卷12〈杜稜傳〉，頁192。

陳文帝即位後，杜稜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560）出爲晉陵太守，後來又數度任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歷事三帝，並見恩寵」，太建4年（572）卒。

（8）徐度（509-568）。本籍安陸（湖北省安陸縣）人，「世居京師（建康）」，《陳書·徐度傳》載：

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⁶⁴

據此，徐度大概是在梁大同年間南下始興郡，因率兵「征諸山洞」，以驍勇聞名，陳霸先要征討交州時以「厚禮招之」，從此成爲陳霸先身邊一員猛將兼謀士，陳霸先南征北討謀略多出於其手。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之後東討王僧辯餘黨，「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陳朝建立之後徐度任領軍將軍，總領中央禁衛軍，並領兵討平王琳。⁶⁵陳文帝崩，徐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又領兵討平華皎之叛，光大2年（568）卒。

（9）趙知禮（519-565）。天水隴西（甘肅省隴西縣）人。《陳書·趙知禮傳》載：

⁶⁴ 《陳書》，卷12〈徐度傳〉，頁189。

⁶⁵ 據前引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徐度在永定元年（557）12月任領軍將軍，翌年6月領軍出討王琳。永定3年（559）7月杜稜接任領軍

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記室參軍。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恆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⁶⁶

按趙知禮本籍天水隴西，身居地不得而知，其父曾任侯官（福建省閩侯縣）縣令，⁶⁷或許他是隨其父南下侯官再遊嶺南的。陳霸先討元景仲之前，引他為記室參軍，成為陳霸先的文膽兼謀士，參與南征北討。討平侯景之後，任中書侍郎。陳霸先任司空時，引為從事中郎。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掌大權之後，任之為給事黃門侍郎，兼衛尉卿。陳朝建立後，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陳文帝即位後，出任吳州刺史，但每遇軍國大事，「輒令璽書問之」，天嘉6年（565）卒。

表一是從《陳書》列傳中檢索、整理出有關陳霸先在廣州州鎮內所集結的人物。由他們的出身觀之，以上這些人物幾乎都不是廣州地區的本地人士，除趙知禮現居地不明之外，其他都出身於今日浙江、江蘇地區，即當時南朝的中心地域江南地方。如（1）錢道戢、（2）陳擬、（3）沈恪、（4）

將軍，則徐度可能任領軍將軍直到杜稜接任為止。

⁶⁶ 《陳書》，卷16〈趙知禮傳〉，頁223。

⁶⁷ 按《陳書·趙知禮傳》載趙知禮父曾任梁「侯官令」，疑應作「侯官令」。

表一 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的核心人物表

次	姓名	籍貫	與陳霸先結合情形	陳初出仕要職	出典
1	錢道戢 (511-573)	吳興長城	陳霸先從妹婿，同赴廣州	錢塘、餘杭二縣令、衡州刺史、左衛將軍	陳書卷 22
2	陳 擬 (503-560)	吳興長城	陳霸先從疏屬，同赴廣州，從征交州	中領軍、監南徐州刺史、丹陽尹	陳書卷 15
3	沈 恪 (509-582)	吳興武康	從蕭映赴廣州，結陳霸先	中領軍、護軍將軍、領軍將軍	陳書卷 12
4	胡 穎 (507-560)	吳興東遷	自結陳霸先，從征交州	南豫州刺史、丹陽尹、左衛將軍	陳書卷 12
5	杜僧明 (509-554)	廣陵臨澤	敗降，從征交州		陳書卷 8
6	周文育 (509-559)	新安壽昌	敗降	江州刺史、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	陳書卷 8
7	杜 稜 (503-572)	吳郡錢塘	事蕭映，從陳霸先，恆典書記	中領軍、侍中、領軍將軍	陳書卷 22
8	徐 度 (509-568)	本籍安陸 世居京師	陳霸先招之，征交州	領軍將軍、司空	陳書卷 12
9	趙知禮 (519-565)	天水隴西	陳霸先引為記室參軍	通直散騎常侍、吳州刺史	陳書卷 16

胡穎，都是吳興郡人，(5) 杜僧明是廣陵人，(6) 周文育是新安人，(7) 杜稜是吳郡人，(8) 徐度世居京師建康。換言之，陳霸先在廣州所集結的核心人物，和陳霸先一樣，都是由江南地方南下嶺南者。其中(1) 錢道戢、(2) 陳擬可能是和陳霸先有婚姻、血緣關係而一同南下，關係較為特殊，(3) 沈恪和陳霸先可能同在蕭映之下任事而結識，其他則都是在廣州州鎮內才結識的。(3) 沈恪、(4) 胡穎又因與陳霸先同郡之故，關係也更加親密。

再從這些人物在嶺南地區的活動觀之，有許多人物和陳霸先一樣是領兵從事征伐當地土著的將帥。如(3) 沈恪「常領兵討伐俚洞」，(4) 胡穎「出番禺，征討俚洞」，(5) 杜僧明「頻征俚獠有功」，(6) 周文育「累征俚獠，所在有功」，(8) 徐度「征諸山洞，以驍勇聞」。可見這些人物的南下，和梁代嶺南地區的開發所引發的族群衝突問題有關。更進一步說，陳霸先能夠在嶺南崛起進而建立陳朝，也是和嶺南地區的開發有密切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留待下節再詳述。

第四節 嶺南的開發與陳霸先興起的關係

眾所周知，六朝政局是以荊州、揚州的矛盾對立為基本格局，尤其是東晉一朝，位居上游的荊州重鎮始終威脅著中央政府，王敦、桓玄之凶頑，固不必論，即如陶侃之忠賢，

庾亮、庾翼國之懿親，亦莫不與中央對立。⁶⁸東晉在荆、揚對立之下使京口北府兵興起，劉裕因之以篡。⁶⁹劉宋以宗室出鎮荊州以防異性之二心，並分荊州之土地建立新州以削弱其實力，卻導致蕭道成於中央輕移宋柄。南齊沿襲劉宋之荊州政策，於宗室亦不敢信任，且更加重典籤之權用以箝制出鎮之諸王，由是荊州益弱，遂有蕭衍以雍州起事，取南齊而代之。梁武帝一反南齊猜忌宗室之作風，而不明分割荊州之弊病，厚愛子孫，諸王各轄一州，互不相下，終致侯景亂起，西土失卻政治重心，遂演成荆、雍、湘、郢、益諸州骨肉相殘之慘劇。⁷⁰不論如何，自東晉以來南方的政局基本上乃是荆揚對立及其演化之格局。然而梁末陳霸先自嶺南崛起，卻改變了這種傳統格局。要了解這種改變的由來，則要從嶺南地區的開發談起。

嶺南地區大致上是指包括今日廣東、廣西以及越南中部以北的地區。在古代這一廣大地區被稱為越、百越、揚越或

⁶⁸ 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9），頁93。

⁶⁹ 關於北府兵之興起以及其影響到劉宋之建立，參見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玄文社，1989.3）。

⁷⁰ 參見前揭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頁94。另外關於蕭道成之篡宋，參見安田二郎，〈蕭道成の革命軍團—淮陰時代を中心に—〉，《愛知縣立大學文學部論集》一般教育編21（1970）；關於蕭衍以雍州起事篡齊，參見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って〉，《軍事史學》9（1967）。

南越，自秦始皇遣大軍伐百越之後，就陸續有北方人民南下。⁷¹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有很大的進步，包括北方鐵器、牛耕等生產工具和技術已在嶺南推廣開來，青銅冶鑄與造船業也有相當的發展，此外還有城郭的修築與道路的開闢，嶺南開始成爲一個具有特色的經濟區。然而，總的來說，秦漢時期嶺南經濟的發展是早期的初步開發，與中原和江南地區相比，尙顯得後進。⁷²

六朝時期由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戰亂頻繁，而嶺南偏居南隅，且有五嶺山脈爲天然屏障，戰亂很少波及，成爲當時最爲安定的地方，該地又是政治統治力較爲薄弱之地，且地廣人稀，有大量荒地可墾，人民易於落腳謀生，因此嶺南成爲逃避戰亂、徭役的理想地區。有人估計，六朝時期遷徙進入嶺南的人口至少有 250 萬以上。這麼龐大的人口徙入，不論是勞動力的增加、生產經驗與技術的提升，都更進一步地促進嶺南的經濟發展。⁷³

六朝時期，南方政權爲了增強抗衡北方的實力，逐漸重視嶺南的開發，其具體的措施包括：增置州郡縣地方行政機

⁷¹ 關於秦始皇對嶺南的征服問題，參見文錫進，〈關於秦統一嶺南的戰爭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86.2。另外，古代中國對南方的開發問題，參見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41（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

⁷² 參見呂名中，〈秦漢時期的嶺南經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

⁷³ 關於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參見劉希為、劉盤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1.1。

構、安置流民與管理民戶、建築城郭道路、招撫與征討土著、輕徭薄賦以勸農業等。到了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有更重大的發展，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1) 農業的進步，突出表現為水稻栽培技術的提高、耕作方式的改進和農耕區的不斷擴大；(2) 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較著名者如柑、桔、荔枝、龍眼、椰子、甘蔗、密香、沉香等等；(3) 手工業的發展，如造船業、紡織業都有長足的進展；(4) 海外交通貿易的繁盛，尤其廣州成為海外交通貿易的中心；(5) 商業的興起，廣州、合浦、徐聞、始興都成為著名的商業中心。⁷⁴

嶺南地區的開發在六朝後期有重大的進展，可由地方州郡縣的擴張具體反應出來。東漢以來嶺南地區的地方機構變動如表二。⁷⁵

按梁代州數由 3 州猛增為 22 州，並不能用濫設州郡縣來解釋，而是政府加強控制力，⁷⁶以及地方開發的標誌。蓋經過數個世紀的移民與開發，過去的深山海隅僻遠之地大面積地被開墾出來，人口大量增加，新增郡縣星羅棋布，地曠人稀的原始風貌已全然改觀，因此由 1 州管轄數 10 郡的舊體制必須改變，梁代州數的增加顯示嶺南的開發到梁代後期已粗具規模。⁷⁷

⁷⁴ 同上，頁 6-12。

⁷⁵ 本表參引前揭李東華之文，梁代之州數則補自洪齡孫，〈補梁疆域志〉，見前揭《二十五史補編》所收。

⁷⁶ 參見吳慧蓮，〈東晉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土豪酋帥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淡江史學》5（1993.6）。

⁷⁷ 同前引劉希為、劉盤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之文。

表二：東漢至梁嶺南地方機構表

時代	州 數	郡 數	縣 數	資料出處
東漢	1 (交州)	7 (後交州 4, 廣州 3)	56 (交州 27, 廣州 29)	後漢書卷 23 郡國志 5
東吳	分置交、廣 2 州	交 7: 廣 10 (含荊州 3 郡)	不詳 (與晉近似)	晉書卷 15 地理志 5
晉	交、廣 2 州	交 7: 廣 10 (同上)	交 53; 廣 68	晉書卷 15 地理志 5
宋	交、廣、越 3 州	交 8: 廣 17; 越 8	交 53; 廣 136; 越 (合浦 7, 餘不詳)	宋書卷 38 州郡志 4
齊	交、廣、越 3 州	交 9: 廣 23; 越 20	交 52; 廣 188; 越 55	齊書卷 14 州郡上
梁	22 州			補梁疆域志

六朝後期嶺南的經濟發展景象，又可由以下數例見之。

《南齊書·王琨傳》載：

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⁷⁸

按這雖揭露廣州地方官的腐敗，但亦反映了廣州商業經濟的繁榮景象，⁷⁹《南齊書·東南夷傳》「史臣曰」亦載：

⁷⁸ 《南齊書》，卷 32〈王琨傳〉，頁 578。

⁷⁹ 關於六朝時期廣州之繁榮，參見趙慶偉，〈六朝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與港市的繁榮〉，《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2。又可參見前揭李東華之文。

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⁸⁰

以上是南齊時代的情形。梁代以後的情形，《隋書·食貨志》載：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⁸¹

按梁初嶺南交州、廣州地區全以金銀為貨幣，乃是因波斯等外國人使用金銀為貨幣，而這正反映出嶺南地區海外貿易的繁榮。⁸²徐陵〈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亦載有梁末陳初嶺南地區的繁榮景象：

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脂脯豪家，鐘鼎為樂，揚袪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田有萬箱之詠。⁸³

由以上所列嶺南地區的繁榮景象，皆可看出六朝後期嶺南地

⁸⁰ 《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頁1018。

⁸¹ 《隋書》，卷24〈食貨志〉，頁689。

⁸² 同前引趙慶偉〈六朝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與港市的繁榮〉之文，頁96。又可參考劉淑芬，〈六朝南海貿易的開展〉，《食貨月刊》15：9、10（1986.4）。

⁸³ 徐陵，《徐孝穆集》卷4〈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151-152。

區的經濟發展確實有重大的成就。

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繁榮，乃是數世紀以來所累積的成果。然而，梁武帝時代長達 40 餘年的和平歲月，以及梁武帝實行許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如重視農業：屢勸農耕、大規模屯田、安置流民、減免租賦、賑救災荒、保護耕牛等，對於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重大的影響。⁸⁴

以上是六朝時代嶺南地區的經濟開發情形。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北方人民一波又一波地南下，他們和嶺南地區的土著經常發生衝突，經濟開發愈進展，雙方的衝突就愈激烈，前節所述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由江南地區南下率兵討伐嶺南地區的土著。關於這一點，必須回顧一下南朝嶺南地區開發過程中的族群衝突情形。

南朝境內的土著統稱為蠻，細分起來名目繁多，有蠻、僚、俚、蠻、巴、蜀、越、谿等各種名稱，其中蠻、僚有時也用做泛稱⁸⁵。嶺南地區主要的土著是俚族，史書常稱俚僚。《宋書·夷蠻傳》載：

廣州諸山並俚僚，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苦之。⁸⁶

⁸⁴ 參見劉磐修，〈梁武帝與南方經濟的發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3。

⁸⁵ 參見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中國史研究》1980.1，頁57。

⁸⁶ 《宋書》，卷97〈夷蠻傳〉，頁2379。

《南齊書·州郡志上》「廣州」條載：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⁸⁷

同書同卷「越州」條載：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戶……（宋）元徽二（474）年，以（陳）伯紹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為務。⁸⁸

按以上史料常見的「俚獠」，朱大渭認為「獠」是一種泛稱，實際上指的是俚人。⁸⁹南朝劉宋時代以來，廣州俚人「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苦之」、俚人「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顯示隨著南朝政府加速對嶺南的開發，與當地土著的衝突愈加頻繁。到了劉宋泰始（456-471）年間，為了強化中央對嶺南土著聚落的控制，在廣州都督下設置西江、南江二督護，試圖將統治力量向內陸延伸至「川源深遠」的地方。隨後又割交、廣 3 郡並合浦以北之地立越州，以加強經營雷州半島地區。⁹⁰西江、南江二督護的主要任務是對俚人「專征

⁸⁷ 參見《南齊書》，卷 14〈州郡志上〉，頁 262。

⁸⁸ 同上，頁 267。

⁸⁹ 同前引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之文，頁 58。

⁹⁰ 同前引吳慧蓮〈東晉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土豪酋帥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

討之」。而劉宋立越州後，以陳伯紹為刺史，「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以後的刺史也「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為務」。

南朝歷代政府加強對俚人的征伐，俚人的反抗也愈趨強烈。俚人的反抗從劉宋未年起就屢見於記載。⁹¹到了梁代俚人更有大規模的起事，中大通（529-534）年間，桂陽、陽山、始興 3 郡的俚人發動起事，被蘭欽都督衡州 3 郡兵鎮壓下去，⁹²大同（535-545）初年西江俚帥陳文徹起事，進攻高要郡，規模很大，又被衡州刺史蘭欽鎮壓下去。⁹³在這次鎮壓之後，梁政府遂另設高州，專務鎮壓俚人。《南史·蕭勸傳》載：

西江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蕭）勸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勸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台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⁹⁴

由此可見，到了梁代，俚人的反抗愈趨激烈，政府的鎮壓措施即更加嚴厲。前述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紛紛南下參與征伐俚人的活動。如陳霸先南下廣州之後，「招集士馬，眾至千人」，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陳霸先討平之，不久監江西督護、高要郡守，該職務即為專

係〉之文，頁 26-27。

⁹¹ 同前引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之文，頁 69-70。

⁹² 《梁書》，卷 32〈蘭欽傳〉，頁 466。

⁹³ 參見《南史》，卷 51〈蕭勸傳〉，頁 1262；《梁書》，卷 32〈蘭欽傳〉，頁 467。

門討伐俚人的工作。⁹⁵其他如沈恪「常領兵討伐俚洞」；胡穎「出番禺，征討俚洞」；杜僧明「頻征俚獠有功」；周文育「累征俚獠，所在有功」；徐度「征諸山洞，以驍勇聞」。總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南下，乃是和梁代加強對嶺南地區俚人的鎮壓措施有關，而這一現象當然又與六朝後期嶺南快速的經濟開發有密切的關係。

最後，嶺南經濟的發展又提供陳霸先興起的物質條件。如前所述，到了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已經相當的繁榮，陳霸先就是以嶺南豐裕的經濟實力為後盾而能夠崛起。《南史·蕭勣傳》載：

- 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勣至，織豪〔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勣征討所獲生口實物，軍賞之外，悉送還台。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勣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梁）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⁹⁶

據此，廣州一地之獲利可「軍國所須，相繼不絕」。如前所述，陳霸先軍團北上時軍糧充足，當時王僧辯的軍隊「乏食」，陳霸先則存有軍糧 50 萬石，乃「分 30 萬以資之」，⁹⁷據《隋書·

⁹⁴ 同上引《南史·蕭勣傳》，頁 1262-1263。

⁹⁵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5。

⁹⁶ 同上引《南史·蕭勣傳》，頁 1262。

⁹⁷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5。

食貨志》載，梁代聚居 140 萬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內 7 大官倉貯糧總數也不過 50 萬石，⁹⁸由此可見陳霸先軍團糧食充裕之情形。陳霸先軍團北上之後，又「以（陳）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並應接軍糧」，⁹⁹羅州在高州之西，今雷州半島之北，¹⁰⁰可見其所接應的軍糧應該有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嶺南地區。總之，梁末陳霸先能夠從嶺南興起，改變了長期以來荆揚二州主宰政局的傳統，乃是與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第五節 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特色

以上從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快速開發，說明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由江南赴嶺南的緣由，進一步闡明陳霸先核心集團能夠從嶺南興起的背景。本節則擬再進一步分析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身分階層、族群歸屬以及與當地土著的關係，以及該集團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情形。

1. 出身階層

首先，就出身階層觀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大多是出身於寒門的武將。如第一節所述，陳霸先本人出身寒門階層。

⁹⁸ 《隋書》，卷 24〈食貨志〉載：「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台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頁 674。

⁹⁹ 《陳書》，卷 15〈陳擬傳〉，頁 217。

¹⁰⁰ 關於梁代羅州的位置，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4 冊：

那麼，與陳霸先同族的陳擬，以及有姻戚關係的錢道戡應該也是寒門出身。¹⁰¹周文育本名項猛奴，少孤貧，「困於賦役」，¹⁰²被人領養而改姓名，其出身低微不在話下。¹⁰³徐度「嗜酒好博，恆使僮僕屠酤爲事」，行爲舉止似游俠之徒，後來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南下領兵征討，當亦非士族出身。¹⁰⁴杜僧明與周文育一同隨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南下，以戰功出任「新州助防」，¹⁰⁵助防爲州的守備隊長，屬下級武官，非士族出任之官職。¹⁰⁶杜稜，吳郡錢塘人，「世爲縣大姓」，「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¹⁰⁷應是屬於江南地方豪族，但在當時的門閥社會屬寒門人士。¹⁰⁸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頁42-43。

¹⁰¹ 關於錢道戡出身於吳興長城武人豪族錢氏，在當時屬於寒門階層，參見前掲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頁87之註14。

¹⁰² 《陳書》，卷8〈周文育傳〉，頁137。

¹⁰³ 按南朝士族有種種特權，其中之一是免徭役，周文育家「困於賦役」，其屬寒門甚為明顯。關於南朝士族的特權，參見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編第3章第7節〈士族の範圍とその特權〉（京都：同朋舍，1977.3），頁247-252；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¹⁰⁴ 《陳書》，卷12〈徐度傳〉，頁188-189。

¹⁰⁵ 《陳書》，卷8〈杜僧明傳〉，頁135。

¹⁰⁶ 關於助防，參見宮川尚志，〈南北朝の軍主・隊主・戍主等について〉，收於氏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史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頁580。

¹⁰⁷ 《陳書》，卷12〈杜稜傳〉，頁191。

¹⁰⁸ 按朱大渭認為杜稜既不是士族，也非庶民百姓，而是庶民地主階層。參見前掲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頁349。

相對而言，沈恪、胡穎可能是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中身分階層較高者。沈恪在南下嶺南之前曾任吳興郡主簿，胡穎在南下前曾仕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後，都是士族出任之官。然而，據越智重明的考察，王國侍郎在梁代已是「次門層」的起家官，在門閥貴族眼中是屬於次一階層的寒門出身者的起家官。¹⁰⁹沈恪在廣州州鎮內任中兵參軍，雖是重要的職位，但在當時亦非「清官」。¹¹⁰換而言之，即使沈恪與胡穎是士族出身者，但顯然亦非門第社會中的高級士族，且他們在社會上的評價並非依其士人身分而是武人。¹¹¹

總之，本文第三節所列的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除了趙知禮的身分階層難以考察之外，幾乎都是寒門出身者。他們和同為寒門出身的陳霸先，在廣州結合成一集團，憑藉他們領兵征討的才華，以戰功興起，並在梁末動亂的局面下，助陳霸先打天下，建立陳朝，也為他們自己在門閥社會之下，開出一條建功立業的道路。

南朝門閥社會到了梁代已病態百出，梁代士大夫之文弱不能任事，恰與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驍勇善戰成為強烈的對比。趙翼曾論「江左世族無功臣」，¹¹²雖是過甚其言，但南

¹⁰⁹ 參見越智重明，〈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史學研究》97（1966）。

¹¹⁰ 參見前掲註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編第3章第5節〈軍府僚屬、殊に參軍の發達〉，頁230。

¹¹¹ 關於沈恪與胡穎的身分，參見前引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頁73。

¹¹² 參見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紀》，卷12〈江左世族無功臣〉（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253-254。

朝士族多不涉實務、輕視武事、體羸氣弱，則有頗多實例。¹¹³

《顏氏家訓·涉務篇》載：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生死倉猝者，往往而然。¹¹⁴

據此可見梁代士大夫之文弱不堪。相反地，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則多「讀兵書，多武藝」（陳霸先）、「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杜僧明）、「前鋒陷陣，勇冠軍中」（周文育）、「以驍勇聞」（徐度），他們是一批征討嶺南土著的寒門武將，東征西討，有無數的戰鬥經驗。尤其是長達 7、8 年之久的交州戰爭，乃是梁代罕見的大規模戰役，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多經此次戰爭的洗禮，因而成為當時難得一見的有實戰經驗的集團，因此陳霸先核心集團能夠在梁末興起，絕非偶然。

2. 族群歸屬

其次，就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之族群歸屬以及他們與嶺南土著的關係論之。依據本書第一章〈導論〉對南朝境內之族群分為僑人、吳人、南方土著三類，¹¹⁵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

¹¹³ 參見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收於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19-32。

¹¹⁴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 4〈涉務篇〉（臺北：明文書局，1984.1），頁 295。

¹¹⁵ 參見本書第一章〈導論〉，頁 7-12。

大多可歸類爲吳人。如本章第一節所述，陳霸先本身應歸類爲吳人，陳擬亦應歸類爲吳人。錢道戡是吳興長城人；沈恪是吳興武康人；杜僧明是廣陵臨澤人；周文育是新安壽昌人；杜稜是吳郡錢塘人，以上諸人很明顯皆爲吳人。徐度是安陸（湖北省安陸縣）人，世居京師，似亦應歸爲吳人。趙知禮天水隴西人，似爲僑人，不知何時南遷。胡穎吳興東遷人，「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¹¹⁶據此則胡穎原爲僑人，但土斷之後爲「吳興東遷人」，其情形與陳霸先相去不遠，至少與吳人氣類相投。由此可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大多爲吳人出身，即使少數可能爲僑人，但經土斷之後因長期與吳人爲伍，與吳人同流，視之爲吳人亦未嘗不可。

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雖多是赴嶺南征討土著俚人的武將，但在陳霸先興起的過程中也受到許多俚人豪酋的支持。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始興郡雄豪侯安都以及高涼冼夫人。《陳書·侯安都傳》載：

始興曲江人也。世爲郡著姓……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¹¹⁷

¹¹⁶ 《陳書》，卷12〈胡穎傳〉，頁187。

¹¹⁷ 《陳書》，卷8〈侯安都傳〉，頁143。

按侯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在陳朝初年甚至招集一批文人從事文學交遊，¹¹⁸頗富有漢文化素養，但其族屬據研究則爲俚人豪酋。¹¹⁹始興郡內多「豪猾大姓」，不易治理，「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內史多以兵刃自衛，¹²⁰陳霸先卻能「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¹²¹侯安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在陳霸先北討的過程中，侯安都是一員勇猛戰將，立功無數，陳霸先死後，侯安都「仍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陳蒨）」，「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終以功高震主，被誣謀反，賜死。¹²²

冼夫人是高涼一帶的俚人首領，¹²³有很大的地方勢力。

《隋書·譙國夫人傳》載：

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

¹¹⁸ 參見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究》34（1969.3）。

¹¹⁹ 關於侯安都爲俚人出身，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收於前揭《陳寅恪先生全集》。另外，陳連慶則疑侯安都爲溪人出身，參見〈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松遼學刊》1983.1-2，頁22-32。因始興郡附近多俚人，本文從陳寅恪之說。

¹²⁰ 同註38所引《梁書》，卷13〈范雲傳〉。

¹²¹ 《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3。

¹²² 《陳書》，卷8〈侯安都傳〉，頁143。

¹²³ 關於冼夫人出身於俚人，參見潘雄、蔡理才，〈冼夫人的族屬及俚人遺裔考〉，《嶺南文史》1984.1。

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¹²⁴

按馮融是否果真為北燕馮氏之苗裔，亦有可疑，¹²⁵不論如何，高涼馮氏與冼氏聯婚之後，其地方勢力更大。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在陳霸先軍團進駐南康時，高州刺史李遷仕來襲，此時冼夫人則率部眾襲擊李遷仕的後方據點，大敗李遷仕。《隋書·譙國夫人傳》又載：

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眾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¹²⁶

按此後高涼冼氏與馮氏的地方勢力一直支持陳霸先，直到陳亡。¹²⁷

總之，陳霸先的興起受到許多嶺南地區的土著酋豪的支持，尤其是侯安都與冼夫人，前者成為陳霸先的猛將，後者則使陳霸先無後顧之憂，這些人物對陳霸先的興起都有很大

¹²⁴ 參見《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頁 1800-1801。

¹²⁵ 林天蔚認為高涼馮氏亦似非漢人，亦高州附近溪洞蠻酋之一，與中原馮氏未必有關。參見前揭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頁 228。

¹²⁶ 《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頁 1801。

¹²⁷ 關於冼夫人在陳以後的事蹟，參見註 43 所引各有關研究。

的幫助。然而，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本來都是征伐俚人的將帥，何以又能夠受到俚人酋豪的支持？蓋當時嶺南地區的俚人，種類甚多，各郡、各縣住民的風俗語言不盡相同，¹²⁸彼此之間又「好相攻擊」，¹²⁹各自為政。因此在屢次受到南朝政府的討伐之後，某些嶺南酋豪選擇與有實力者合作，不失為明智之舉，¹³⁰這大概是如洗夫人等酋豪支持陳霸先的緣故吧！

3. 後續發展

最後，就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的核心集團，在陳朝建立之後的後續發展論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在陳朝創建過程中，扮演著領導核心的重要角色，在陳朝建立之初也擔任著重要的職位，但在陳霸先死後，該集團人物日漸凋零，且其後代亦少見活躍於政壇者。

杜僧明卒於梁承聖 3 年（554），未及見陳朝之成立，其子孫無聞。¹³¹周文育卒於永定 3 年（559），陳霸先哭之甚慟，不久陳霸先也駕崩。周文育有子周寶安，在周文育死後領其舊兵，在陳文帝時代助平王琳、留異有功，官至左衛將軍，天康元年（566）卒。¹³²胡穎卒於天嘉元年（560），其弟胡鑠續統其眾，歷東海、豫章二郡太守、廣州東江督護、歷陽太

¹²⁸ 參見註 76 所引吳慧蓮之文，頁 19。

¹²⁹ 《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頁 1800-1801。

¹³⁰ 參見註 76 所引吳慧蓮之文，頁 29。

¹³¹ 《陳書》，卷 8〈杜僧明傳〉，頁 137。

¹³² 《陳書》，卷 8〈周文育傳〉，頁 142。

守，太建 6 年（574）卒，其後無聞。¹³³陳擬卒於天嘉元年，其後無聞。¹³⁴趙知禮卒於天嘉 6 年（565），其後無聞。¹³⁵徐度卒於光大 2 年（568），其子徐敬成早年亦參與領兵征討有功，官任巴州刺史，徐度死後，徐敬成又歷任豫州刺史、太子右衛率、吳興太守，隨吳明徹北伐，太建 7 年（575）卒。¹³⁶杜稜卒於太建 4 年（572），其後無聞。¹³⁷錢道戢卒於太建 5 年（573），其後無聞。¹³⁸沈恪卒於太建 14 年（582），其後無聞。¹³⁹

由上可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功業多及身而止，除周文育子周寶安、胡穎弟胡鑠、徐度子徐敬成等人尚有一些功業之外，其他都未見有活躍於政壇的記載。這種情形與西魏宇文泰所集結而成的「關隴集團」頗不相同，¹⁴⁰值得留意。

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崛起於嶺南，但他們並未於嶺南生根。嶺南在陳霸先軍團北上之後，「復為蕭勃所據」，¹⁴¹然而實際上蕭勃所能控制的地域恐亦有限，如前所述，嶺南俚人首領冼夫人仍然支持陳霸先，使陳霸先無後顧之憂。不過，不

¹³³ 《陳書》，卷 12〈胡穎傳〉，頁 188。

¹³⁴ 《陳書》，卷 15〈陳擬傳〉，頁 218。

¹³⁵ 《陳書》，卷 16〈趙知禮傳〉，頁 223。

¹³⁶ 《陳書》，卷 12〈徐度傳〉，頁 190-191。

¹³⁷ 《陳書》，卷 12〈杜稜傳〉，頁 191。

¹³⁸ 《陳書》，卷 22〈錢道戢傳〉，頁 296。

¹³⁹ 《陳書》，卷 12〈沈恪傳〉，頁 195。

¹⁴⁰ 陳寅恪認為西魏宇文泰融合關隴胡漢民族以創霸業，該集團成為西魏到唐初百餘年的統治集團。參見前揭，《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199。

¹⁴¹ 參見《資治通鑑》，卷 164〈梁紀二十〉元帝承聖元年條，頁 5094。

論如何陳霸先北上之後，已無法直接控制嶺南。直到永定元年（557）蕭勃被平之後，陳霸先任歐陽頎為廣州刺史，才再控有嶺南。此後嶺南長期由歐陽頎家族統治，歐陽氏家族「合門顯貴，名振南土」。¹⁴²歐陽頎死後，其子歐陽紘舉兵反，攻當時的衡州刺史錢道戢，結果由都督章昭達討平之，此役亦得到高涼冼夫人的幫助，¹⁴³事平之後由沈恪接任廣州刺史。由此可見，嶺南地區仍需靠土著勢力的支持方得以順利統治，而陳朝中期任用錢道戢為衡州刺史與沈恪為廣州刺史，這或許是要借重他們曾與嶺南有深厚淵源的關係吧！

第六節 結語

陳霸先出身寒微，隨新喻侯蕭映南下廣州，領兵征討嶺南土著，又討平交州土人李賁變亂，成為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歷時多年的交州戰爭，給陳霸先無數的實戰經驗，並培養出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成為後來他創建帝業的基礎。交州戰爭結束後不久，侯景叛梁，梁朝陷入一片混亂，陳霸先聞訊欲整軍赴援京師，但嶺南也陷入混亂兼併的局面，陳霸先遂在排除嶺南地區的阻力之後，率軍北上，沿途討伐阻擾者，並招集各地豪傑，其勢力形同滾雪球般的擴大，終於與王僧辯合力討平侯景，後來又襲殺王僧辯，進而創建陳朝。

¹⁴² 《陳書》，卷9〈歐陽頎傳〉，頁159。

¹⁴³ 《隋書》，卷80〈譙國夫人傳〉，頁1802。

陳霸先創建陳朝的過程，雖是極力包容各方的勢力，但仍然是以在廣州所集結的勢力為核心。由《陳書》各列傳所載，陳霸先在廣州所集結的核心人物有：錢道戢、陳擬、沈恪、胡穎、杜僧明、周文育、杜稜、徐度、趙知禮等人。這些人物除趙知禮現居地不明之外，都出身於當時的江南地區，他們大多是和陳霸先一樣在梁代中期赴嶺南，領兵征討土著。

嶺南地區在秦漢時期已有初步的經濟開發，六朝時期由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戰亂頻繁，許多難民紛紛逃入嶺南，加速了嶺南地區的開發。尤其是到了六朝後期，嶺南地區的經濟快速成長，廣州成爲海外貿易的中心，商業繁榮，其獲利足成爲「軍國所須，相繼不絕」。然而，在嶺南加速開發的過程中，北方南下人民與當地土著的衝突不斷，政府爲加強鎮壓紛紛派軍南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赴嶺南的。另一方面，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提供陳霸先充足的物質條件，使陳霸先能夠從嶺南興起，改變了東晉南朝長期以來由荆、揚二州主宰政局的傳統。

就出身階層觀之，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大多是出身於寒門的武將，他們「讀兵書、多武藝」、「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在嶺南地區東征西討，能征善戰。相反的，梁代士大夫則多不涉實務、輕視武事、體羸氣弱。因此，這批寒門武將能在梁末興起，絕非偶然。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的人群歸類，大多是一般所謂的吳人。他們赴嶺南征討土著，但也能夠交結嶺南的土著豪酋，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始興侯

安都以及高涼冼夫人，他們對陳霸先的崛起有很大的幫助。

陳霸先核心集團人物在陳朝創建過程中，扮演著領導核心的角色，在陳朝建立之初也都擔任著重要的職位，成為陳初的新貴。但是在陳霸先死後，該集團人物日漸凋零，除少數人之外，他們的功業都及身而止，其後代亦少見活躍於政壇。他們崛起於嶺南，但並未在嶺南生根，陳朝對嶺南的統治仍需依賴土著勢力的支持。

第三章

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

陳霸先從崛起到創建政權，其勢力發展約可分為四個時期：（1）在嶺南的崛起時期；（2）北上討伐侯景時期；（3）鎮守京口抵抗北齊時期；（4）襲殺王僧辯到創建陳朝時期。前章已探討陳霸先在嶺南崛起的情形，分析陳霸先在嶺南所集結核心集團人物的特色，以及嶺南的開發與陳霸先興起的關係。

本章要再探討陳霸先從崛起到創建政權的整個過程，分析在四個時期所集結的人物特色，由此考察陳政權的構成及其政權性格。但嶺南時期的情形在前章已討論過者，謹引用前章的結論，不再贅言。

第一節 陳政權的成立過程

一、陳霸先在嶺南的崛起

如前章所述，吳興郡長城縣出身的陳霸先，追隨新喻侯蕭映南下廣州，招集軍隊鎮撫土著，逐漸掌握地方軍權。大同 7 年（541），交趾豪右李賁連結數州豪傑起兵反亂，大同

10年(544)，李賁稱帝，次年朝廷任命陳霸先為交州司馬，領軍討伐李賁、李天寶兄弟，陳霸先因功轉升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成為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

二、從嶺南北上討伐侯景之亂

陳霸先討平李賁之亂後不久，梁朝爆發侯景之亂。侯景原本是東魏權臣高歡的部下，統治河南地區 10 餘年。東魏武定 5 年·梁太清元年(547)，高歡死後，侯景因與高歡世子高澄不和，乃叛東魏，東魏派兵討伐，侯景先求救於西魏，又轉求救於梁朝，梁武帝納之。不久，侯景軍敗，梁朝未蒙其利，反而破壞和東魏的關係。因此，當東魏提出送回侯景為恢復友好的條件時，梁武帝有意答應，侯景知悉後，遂起兵叛梁。¹

梁太清 2 年(548) 8 月，侯景在壽春舉兵叛梁，迅速地攻下譙州、歷陽，進圍京師建康，梁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亂，出現各地割據的局面。當時廣州刺史元景仲與侯景勾結，陰圖割據，陳霸先則決定北討侯景，乃先發制人，討平元景仲，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這時嶺南也已陷入互相吞併的混亂中，前高州刺史蘭裕攻衡州，監衡州刺史歐陽頎求援於蕭勃，蕭勃令陳霸先率兵救之，事平，蕭勃以陳霸先為監始興郡事。

始興郡是嶺南的大郡，陳霸先號召當地豪傑共討侯景，勢力愈來愈大，引起蕭勃的不安，陳霸先執意要北上，蕭勃

¹ 關於侯景之亂的始末及影響，研究者頗多，本文不再詳論，相關研究，

則陰圖割據，陳霸先乃暗中遣使往江陵，受湘東王蕭繹節度。

大寶元年（550）正月，陳霸先從始興郡北討，越大庾嶺，擊敗與蕭勃連結的南康土豪蔡路養，進駐南康崎頭古城，高州刺史李遷仕派軍來攻南康，陳霸先得到高涼冼夫人、巴山黃法氈等酋豪率眾來助，遂擊滅李遷仕。

另一方面，侯景攻陷京城後，餓死梁武帝，立簡文帝蕭綱為傀儡，逆長江西上，進逼荆、郢。位居荆州的湘東王蕭繹乃遣其主帥王僧辯率大軍而下，並命陳霸先會師討侯景。

大寶2年（551）6月，陳霸先從南康出發，進駐巴丘。3年（552）正月，陳霸先從豫章出發，2月與王僧辯在白茅灣（江西省德化縣北）登壇約盟，誓討侯景，兩軍會合後，勢如破竹，快速地進攻建康，3月進剋姑熟，4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侯景兵敗被殺，11月，湘東王蕭繹即位於江陵，改元承聖元年，史稱梁元帝。

三、鎮守京口抵抗北齊

梁元帝即位之後，因建康殘破，又不願離開其經營已久的根據地，因而未接受臣下遷返建康之議，²仍以江陵為都，長江下游的防務則交由王僧辯與陳霸先兩位最有實力的將領

參見本書第一章註58及第二章註36。

² 關於梁元帝遷都之議，又牽涉到江陵政權內部荆楚集團與江東集團的矛盾鬥爭，參見孫繼民，〈試析梁元帝時期的遷都之議〉，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玄文社，1989.3）。

負責，王僧辯鎮守建康，陳霸先鎮守京口。³

京口爲建康北門，隔江與廣陵相對，是江北越渡長江之要津，又有水路、陸路幹線與建康相連，境內運河水道入通吳會，爲建康財賦所仰仗，且附近一帶爲北方流民會聚之地，東晉以來之北府精兵即出於此。⁴

自侯景叛梁以後，北方之東魏、北齊即乘機南侵，太清3年（549）末，東魏已盡取淮南之地，時常臨江蠢動。侯景敗後，其部下郭元建等奔降北齊，陳霸先接收其部曲3千人而還，遂鎮守京口。大寶3年（552）5月，北齊派遣7萬大軍圍攻秦郡，陳霸先親率萬人解圍，北齊收兵而退。江北之地陷齊以後，因北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多不樂屬齊，其地豪傑屢次請兵於王僧辯，王僧辯因朝廷採通好之策，皆不許。7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等，潛聚黨徒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霸先因而率眾濟江圍廣陵。9月，齊遣使請釋廣陵之圍，願歸廣陵、歷陽兩城，陳霸先乃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隨軍而南濟者有萬餘人，陳霸先受

³ 張國安認為，陳霸先鎮守京口是出自王僧辯的安排，目的在使陳霸先身處抗齊前線，藉以削弱陳霸先的力量，參見張國安，〈梁末政治鬥爭及其分野〉，《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1（1993），頁55。

⁴ 《隋書》，卷31〈地理志下〉：「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頁887。按京口在東晉南朝之重要性，參見薛軍力，〈試述東晉徐兗地方勢力〉，《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91.2，頁95；吳慧蓮，〈東晉劉宋期之北府〉第2章〈北府之區域與地理形勢〉，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0（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85），頁57-60；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於前引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頁66。

命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仍然鎮守京口。承聖 2 年（553）9 月，北齊又遣大軍謀襲建康，陳霸先啓奏朝廷，上詔王僧辯鎮姑熟以禦之。12 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承聖 3 年（554）正月，陳霸先濟江圍廣陵，遣杜僧明率 3 千人助東方白額，3 月，杜僧明大破齊軍，4 月，陳霸先進位司空。

另一方面，長江上游的情勢也危急起來。承聖 3 年 9 月，西魏遣柱國大將軍于謹率 5 萬大軍寇江陵，王僧辯率軍西上赴援不及，11 月江陵陷，梁元帝被殺，西魏立蕭詧爲主，實爲其傀儡，史稱後梁，⁵江陵 10 餘萬百官及士民被虜入關中，陳霸先子陳昌、侄兒陳頊亦在其中。消息傳來，陳霸先與王僧辯共迎立元帝第九子江州刺史晉安王蕭方智爲梁主（時年 13）。

北齊聞西魏陷江陵，亦派大軍臨長江，並同時採取外交攻勢，派人與王僧辯接洽，以蕭方智年幼爲由，認爲梁朝在多事之秋，應該推立長君，若擁立被北齊所俘的梁武帝侄兒貞陽侯蕭淵明，北齊願退兵，並歸還廣陵、歷陽兩要地，否則將大舉南侵。陳霸先期期以爲不可，但王僧辯卻屈從北齊的要脅，承聖 4 年（555）5 月，王僧辯迎貞陽侯蕭淵明即帝

⁵ 按西魏所立的後梁，自西魏恭帝 2 年（555）至隋開皇 7 年（589），共存立 33 年，基本上是一個西魏、北周、隋的傀儡政權。有關西魏、北周對後梁之內政控制與武力監視，可參考山崎宏，〈北朝末期の附庸國後梁に就いて〉，《史潮》11：1（1941）。

位，改元天成元年。

貞陽侯蕭淵明即位後，授王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陳霸先則從司空降為侍中，顯示王僧辯的地位進一步的提高，而陳霸先則受挫，兩人之間的關係趨向緊張，⁶同時朝廷也受到北齊勢力的左右。

四、從襲殺王僧辯到建立陳朝

天成元年（555）9月，陳霸先對王僧辯發動奇襲，「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⁷軍隊自石頭城北入，王僧辯全然無備，父子均被執縊殺，陳霸先乃廢貞陽侯，復立晉安王蕭方智為帝，改元為紹泰元年。陳霸先加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掌握朝廷實權，然而立即引發王僧辯舊部的反抗，以及北齊大軍的南下。

王僧辯被殺的消息傳開之後，王僧辯之婿震州刺史杜龢據吳興舉兵，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王僧辯之弟吳郡太守王僧智亦據城拒守。陳霸先命周文育出討，並隨即親自東征。

王僧辯舊部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5千乘虛襲建康，被霸先部下侯安都擊退。徐嗣

⁶ 關於貞陽侯蕭淵明迎立事件對陳霸先與王僧辯勢力的消長，參見越智重明，〈陳朝成立過程の一考察〉，《愛媛大學紀要》人文科學，1：4，頁48-49。又前揭張國安〈梁末政治鬥爭及其分野〉之文，認為王僧辯納蕭淵明為明智的決定，可息事於北齊，化敵為友，集中力量處理內政，頁56。

⁷ 《梁書》，卷45〈王僧辯傳〉，頁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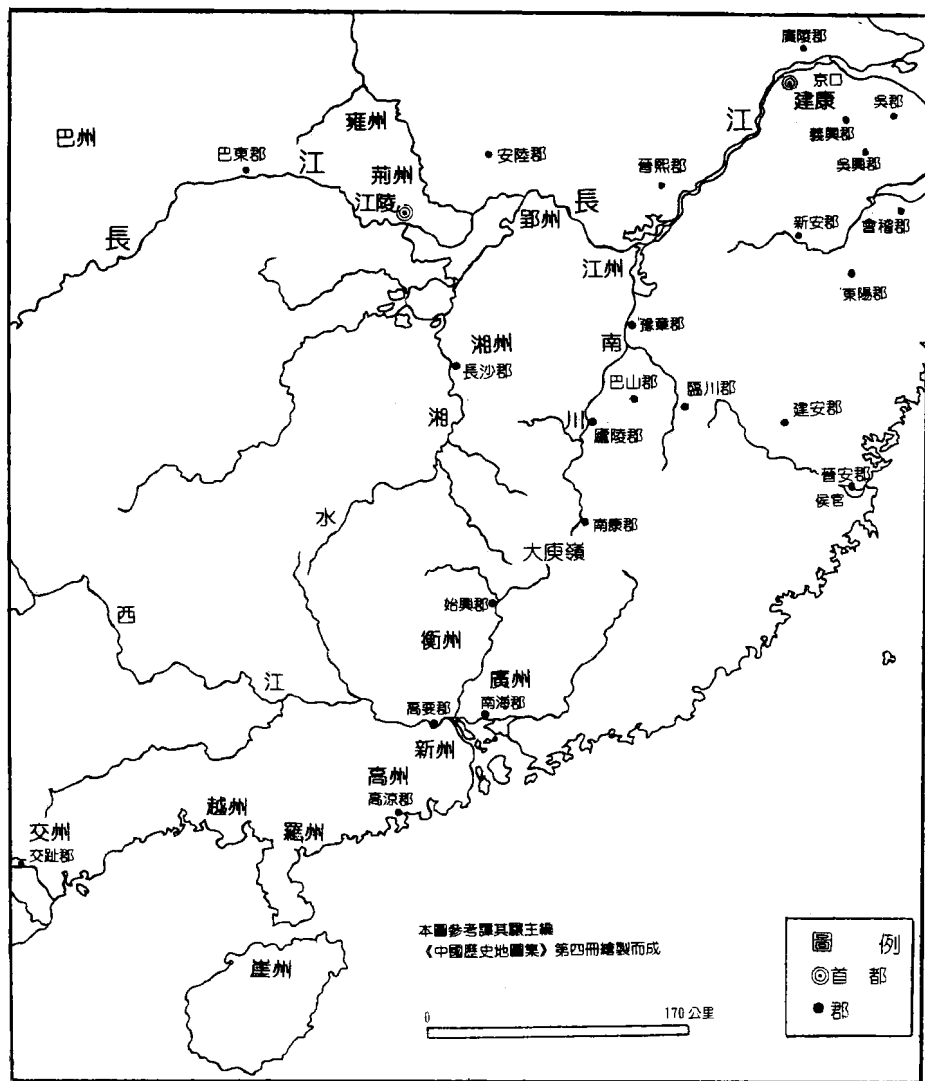
徽、任約求援於北齊，北齊趁機遣大軍渡江據姑熟及石頭城，情勢頗為危急。12月，陳霸先親自督兵應戰，當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⁸結果大敗北齊軍，北齊退兵請和。紹泰2年（556）正月，杜龕兵敗被殺，王僧智敗逃北齊。2月，親王僧辯的東揚州刺史張彪亦兵敗被殺，至此，除王僧辯部下江州刺史侯瑱據江州反抗之外，王僧辯的勢力大致已被討平。

然而，紹泰2年3月，北齊背約又派遣10萬大軍入侵，進逼梁山（安徽省當塗、和縣間），5月，北齊軍渡江，建康震駭。6月，陳霸先親率侯安都、吳明徹等將領，縱兵出擊，北齊軍大潰敗，虜北齊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46位將帥，誅之。從此北齊不敢再南侵，解除了北方的威脅。

陳霸先打敗北齊大軍後，威望達到空前，7月，加授中書監、司徒。同月，侯瑱以江州入附，王僧辯的勢力大致被剷平或接收了。9月，改元太平元年，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位極人臣，完全掌握朝廷大權。

太平2年（557）2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陳霸先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軍討平之。8月，陳霸先進位太傅，加黃鉞，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軍討之。9月，陳霸先封陳公，以相國總百揆，加九錫，10月，進爵為王，隨即受梁帝禪位，是為陳武帝。

⁸《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9。



圖二 陳霸先興起相關圖

陳朝成立之初，號令不出建康千里之外，尤其是盤據長江上游湘、郢二州的王琳，對建康的威脅最大。此外，各地尚有許多表面接受朝廷官爵招撫，實際上形同割據的地方勢力，如福建的陳寶應、浙東的留異、江西的周迪、熊曇朗等。直到陳文帝時代（559-566年），才逐次剷平之。

第二節 陳霸先興起過程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爲進一步瞭解陳霸先勢力的擴張情形，並探討陳朝成立所憑藉的社會勢力，本節依前述陳霸先興起的四個時期，分析陳霸先在各時期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參見表三）。

一、嶺南時期所集結的人物及其特色

如本書第二章所述，陳霸先赴廣州時，追隨的親人很少，據史籍所載，只知道有其妻章氏、侄兒陳蒨，另外有親族從妹婿錢道戡以及同姓疏屬陳擬，其他核心部屬大多是在嶺南的征討過程中所結識的。依照本書第二章的考察，陳霸先此一時期所集結的核心人物有以下9人：（1）錢道戡、（2）陳擬、（3）沈恪、（4）胡穎、（5）杜僧明、（6）周文育、（7）杜稜、（8）徐度、（9）趙知禮。

以上這些人物，有以下幾點特色：（一）這些人物是陳霸先的核心幹部，在建立陳朝的過程中有很大的貢獻。（二）除趙知禮現居地不明之外，這些人物多出身於今日浙江、江蘇地區，其族群歸類是所謂的吳人。（三）這些人物都和陳霸先

一樣，是到嶺南征討當地俚獠土著的中下級將領。(四)在當時的門閥社會中，這些人物多屬於身分較低下的寒人階層。⁹

二、北討時期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陳霸先在北討伐侯景時期，沿途吸納許多各地豪族，使其勢力更進一步擴張，茲就史籍所見，將此時期陳霸先所吸納的人物，大致依先後順序羅列如下。

(10) 歐陽頎(498-563)。長沙臨湘人。為郡中豪族。據研究，其族屬可能為俚族或溪族。¹⁰博通經史，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後來隨從梁左衛將軍蘭欽四處征伐南方土著。侯景亂起，歐陽頎監衡州，與陳霸先交結，前高州刺史蘭裕來攻衡州，陳霸先救之。此後陳霸先討蔡路養、李遷仕，歐陽頎皆領兵相助。侯景亂平，梁元帝以歐陽頎為衡州刺史，與陳霸先關係漸疏。蕭勃據有嶺南，歐陽頎被迫附從，及蕭勃舉兵，以歐陽頎為前軍都督，被周文育所敗擒，陳霸先釋之，深加接待，乃授衡州刺史，其後歐陽頎家族為陳霸先看守嶺南，10餘年間，閤門顯貴。¹¹

(11) 侯安都(520-563)。始興曲江人。世為郡著姓。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能作五言詩，頗具有漢文化素

⁹ 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

¹⁰ 關於歐陽頎可能出身於俚族或溪族，參見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42)，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565-566。

¹¹ 《陳書》，卷9〈歐陽頎傳〉，頁157-158。

養，但據考察，其族屬爲俚人。¹²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侯安都招集兵甲，至 3 千人。陳霸先監始興郡事，準備討伐侯景時，侯安都和許多始興郡豪族引兵來附。在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諸役，侯安都皆力戰有功，隨陳霸先鎮守京口。陳霸先謀襲王僧辯，侯安都是參與決策的核心人物之一，並在該次戰役中，擒王僧辯父子。嗣後陳霸先東討王僧辯餘黨，侯安都則負責留守京師之重任，數次擊退北齊大軍。¹³

(12) 蕭摩訶。蘭陵人。父諒爲梁始興郡丞，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及蔡路養被陳霸先所敗，蕭摩訶遂歸附於侯安都，此後隨侯安都征討，屢建軍功。¹⁴

(13) 黃法氈 (518-576)。巴山新建人。據研究，其族屬可能爲溪族。¹⁵「少勁捷有膽力」，「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眾」。陳霸先北討途中與李遷仕對峙時，黃法氈領兵相助，後又助平侯景之亂。陳霸先掌權之後，黃法氈任高州都督，鎮於巴山。蕭勃起兵，遣歐陽頔來攻，黃法氈破敗之，陳朝建立之後，亦屢次奉命征討。¹⁶

¹² 關於侯安都可能出身於俚族，參見本書第二章註 119。

¹³ 《陳書》，卷 8〈侯安都傳〉，頁 143-144。

¹⁴ 《陳書》，卷 25〈蕭摩訶傳〉，頁 409。

¹⁵ 參見註 10 所引陳寅恪之文，頁 564；陳連慶〈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松遼學刊》1983.1-2，頁 26-27。

¹⁶ 《陳書》，卷 11〈黃法氈傳〉，頁 177-178。

(14) 冼夫人。高涼冼氏之女。世爲俚人豪酋，¹⁷「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在高涼一帶有很大的地方勢力。陳霸先與李遷仕對峙時，冼夫人率部眾襲擊李遷仕的據點，大敗李遷仕，並與陳霸先在瀨石相會，對陳霸先極爲佩服，此後高涼冼氏在地方一直支持陳霸先，直到陳亡。¹⁸

(15) 裴忌(522-594)。河東聞喜人。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時，裴忌「招集勇力」，隨陳霸先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後，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霸先命裴忌率部下精兵破之，拜吳郡太守，陳受禪後，徵爲左衛將軍。¹⁹

綜觀以上陳霸先北討期間所交結的人物，有以下幾點特色：(一)這些人物大多爲各地的豪族，擁有私人武裝勢力，其中更有多人爲南方溪、俚等土著豪酋人物。(二)他們交結陳霸先後，多率其宗族或私人武裝力量助陳霸先征討。(三)他們在陳霸先集團中的地位，除侯安都能夠成爲核心集團人物外，大多爲次級以下的幹部。(四)在當時的門閥社會中，除裴忌爲次級士族外，大多屬於地方性的土豪寒人階層。整體言之，陳霸先在北討期間，由於受到這些地方豪酋勢力的支持，使其勢力更加地擴大起來。

¹⁷ 關於冼夫人出身於俚人，參見本書第二章註123。

¹⁸ 關於高涼冼夫人之事蹟，參見本書第二章註43所引基本史料及相關文獻。

¹⁹ 《陳書》，卷25〈裴忌傳〉，頁317-318。

三、鎮守京口時期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陳霸先自大寶3年(552)4月平定侯景之亂後，就一直鎮守京口，至天成元年9月襲殺王僧辯，陳霸先鎮守京口長達3年5個月。在這段期間，陳霸先吸收許多侯景的殘部以及不願被北齊統治的江北豪傑勢力，同時亦有可能招募不少京口一帶的流民，這對其勢力進一步的擴張有重大的影響，如陳霸先在討伐侯景時，約有軍隊3萬多，但在襲擊王僧辯時，發動的軍隊有10萬人之多，²⁰其中勢力擴張自然是和其長期鎮守京口有關。以往學者只留意京口對東晉的重要性，或劉裕、蕭道成的興起與京口的關係，²¹而忽略了在陳霸先的興起過程中，京口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是值得留意的。

陳霸先鎮守京口時期，除了擴充兵員之外，亦吸收不少得力的幹部，對陳朝的創建有重大的貢獻，茲就史籍所見，將這些人物依其與陳霸先交結的先後順序羅列如下。

(16) 吳明徹(512-578)。秦郡(江蘇省六合縣)人。父仕梁至右軍將軍。起家梁東宮直後。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散粟麥3千餘斛以賑饑民。陳霸先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來歸附，深受禮遇。陳霸先殺王僧辯後，明徹隨周文育討伐王僧辯餘黨杜龕、張彪等。事平後授南兗州刺史。²²

²⁰ 《梁書》，卷45〈王僧辯傳〉，頁635。

²¹ 如註4所引薛軍力、吳慧蓮、田餘慶各文，大多論述京口在東晉、劉宋、蕭齊的重要姓，而忽略陳霸先的興起過程中，京口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²² 《陳書》，卷9〈吳明徹傳〉，頁160-162。

(17) 毛喜 (516-587)。滎陽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陳霸先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侄陳頊（即後之陳宣帝）俱往江陵，及江陵陷，喜與陳頊俱被俘入關中。陳文帝即位後，始自北周還，進和好之策。後來陳頊還國，喜任其幕僚。陳文帝死後，喜助陳頊掌權。陳頊即位後，除喜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²³

(18) 蔡景歷、蔡徵父子。濟陽考城人。景歷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為海陽令，為政有能名。侯景亂起，客遊京口。侯景亂平，陳霸先鎮京口，素聞其名，以書要之，乃板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此後長久為陳霸先府中之重要文職幕僚。陳霸先討王僧辯之檄文即出自其手。陳霸先受禪，景歷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²⁴景歷子徵，亦在陳霸先鎮京口任南徐州刺史時，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後來在陳後主時代亦任中書舍人，掌詔誥。²⁵

(19) 謝哲 (509-567)。陳郡陽夏人。祖謝朏為梁司徒。父諲，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陳霸先自京口渡江迎侯景部將郭元建之降時，謝哲歸附霸先，深被敬重。陳霸先為南徐州刺史引為長史，陳霸先即位後，歷任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中書令等要職。²⁶

²³ 《陳書》，卷 29〈毛喜傳〉，頁 388-389。

²⁴ 《陳書》，卷 16〈蔡景歷傳〉，頁 224-226。

²⁵ 《陳書》，卷 29〈蔡徵傳〉，頁 392。

²⁶ 《陳書》，卷 21〈謝哲傳〉，頁 277。

(20) 蕭乾(?-567)。東海蘭陵人。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侯景平，陳霸先鎮南徐州，引乾為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²⁷

(21) 沈君理(525-573)。吳興人。父巡，素與陳霸先相善。君理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陳霸先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陳霸先，陳霸先器重之，以女嫁之，辟為府西曹掾。陳霸先受禪，拜駙馬都尉，出為吳郡太守。²⁸

(22) 蕭濟。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解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及陳霸先鎮守京口，以濟為明威將軍、征北長史。陳霸先即位，以侄陳蒨為宣毅將軍、會稽太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陳蒨即位後，授濟為侍中。²⁹

(23) 江德藻(509-565)。濟陽考城人。父革為梁度支尚書。德藻好學，善屬之，美風儀。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後歷任梁諸王府參軍，出為南兗州治中。及陳霸先為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為府諮議。陳霸先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³⁰

綜而言之，以上陳霸先在京口時期所吸收的人物，有以下幾點特色：（一）除吳明徹為善戰之武將外，其餘人物多為文士。（二）他們多出任陳霸先征北將軍府、南徐州府、司

²⁷ 《陳書》，卷21〈蕭乾傳〉，頁278。

²⁸ 《陳書》，卷23〈沈君理傳〉，頁299。

²⁹ 《陳書》，卷30〈蕭濟傳〉，頁395。

³⁰ 《陳書》，卷34〈江德藻傳〉，頁456-457。

空府的高層文職幕僚。(三)他們之中有許多僑姓高門人物，如陳郡謝哲、蘭陵蕭乾、蕭濟、濟陽江德藻等。(四)有多人後來在陳朝任職中書舍人，如毛喜、蔡景歷、蔡徵父子、江德藻。整體言之，比起前兩個時期陳霸先所吸收的人物多為中下級武將或地方豪酋，此時期所吸收的人物則增加許多文士，這對陳霸先後來進一步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四、陳霸先殺王僧辯之後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天成年9月，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之後，吸收了王僧辯的勢力，並接收建康政府的官員，引用在野人士，各地尚存觀望的割據勢力也陸續來附。茲就史籍所見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之後所吸收的人物，大致依上述之分類整理敘述於下。

1. 王僧辯舊屬

(24) 程靈洗(514-568)。新安海寧人，為鄉里雄豪。據研究，其族屬可能為越族。³¹侯景亂起，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承制，靈洗遣使奉表受其調度，助王僧辯討平侯景。陳霸先誅王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力戰不利，久之乃降，陳霸先深義之。³²

(25) 韋載。京兆杜陵人。起家梁郡陵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梁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隨王僧辯討侯景，侯景

³¹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2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212。

³² 《陳書》，卷10〈程靈洗傳〉，頁171-172。

平，歷任琅邪太守、義興太守，陳霸先殺王僧辯之後，遣周文育襲之不利，陳霸先乃自將征之，韋載以其眾降，陳霸先厚加撫慰，恒置左右，與之謀議。³³

(26) 周鐵虎(509-557)。不知何許人，梁世南渡，即所謂晚渡之北人。本事梁河東王蕭譽，侯景亂後，蕭譽圖割據，被王僧辯所敗，周鐵虎乃歸王僧辯麾下，每戰皆有功。陳霸先殺王僧辯之後，周鐵虎率所部降陳霸先。³⁴

(27) 司馬申(?-586)。河內溫人。事梁元帝爲鎮西外兵記室參軍，隨王僧辯討侯景，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在王僧辯被殺後，轉任陳霸先部將侯安都儀同府從事中郎。³⁵

(28) 徐世譜(509-563)。巴東魚復人。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據考察其族屬可能是巴族。³⁶梁元帝蕭繹任荊州刺史時，世譜將領鄉人事之。侯景之亂，從王僧辯征討，恆爲前鋒。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陳霸先殺王僧辯後，徵爲侍中、左衛將軍。³⁷

(29) 徐陵(507-583)。東海郟人。晉安王蕭綱(後之簡文帝)引爲參軍、東宮學士。湘東王蕭繹引爲記室參軍。太清2年(548)出使東魏，侯景亂起，被迫留於東魏。江陵陷，北齊命他致書王僧辯議立貞陽侯蕭淵明，隨蕭淵明還後，

³³ 《陳書》，卷18〈韋載傳〉，頁248-249。

³⁴ 《陳書》，卷10〈周鐵虎傳〉，頁169-170。

³⁵ 《陳書》，卷29〈司馬申傳〉，頁386-387。

³⁶ 參見註10所引陳寅恪之文，頁564；註15所引陳連慶之文，頁22。

³⁷ 《陳書》，卷13〈徐世譜傳〉，頁197-198。

受王僧辯重用，使之掌詔誥。陳霸先殺王僧辯，徐陵感念王僧辯舊恩，投附任約、徐嗣徽反陳霸先陣營，兵敗被擒，陳霸先釋而用之。³⁸

(30) 陸山才 (509-566)。吳郡吳人。起家王國常侍。承聖元年 (552)，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陳霸先殺王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附陳霸先。³⁹

(31) 謝岐 (?-561)。會稽山陰人。歷任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岐流寓東陽。侯景平，依於王僧辯部下張彪。陳霸先殺王僧辯，張彪起兵，及張彪兵敗，陳霸先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⁴⁰

(32) 陸子隆 (524-570)。吳郡吳人。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從張彪反陳霸先兵敗，陳蒨 (後之陳文帝) 使領其部曲，板爲中兵參軍。⁴¹

(33) 孔奐 (514-583)。會稽山陰人。州舉秀才，射策高第。事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侯景之亂，被迫用於侯景部下。侯景平，司徒王僧辯引奐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王僧辯太尉府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從事史，王僧辯之牋表書翰，皆出於奐。陳霸先殺王僧辯掌權之後，任奐爲司徒右長

³⁸ 《陳書》，卷 26 〈徐陵傳〉，頁 325-332。

³⁹ 《陳書》，卷 18 〈陸山才傳〉，頁 246。

⁴⁰ 《陳書》，卷 16 〈謝岐傳〉，頁 232。

⁴¹ 《陳書》，卷 22 〈陸子隆傳〉，頁 293。

史。⁴²

(34) 沈炯。吳興武康人。釋褐王國常侍。侯景之亂，被迫用於侯景部下宋子仙。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王僧辯重用之，羽檄軍書皆出於炯，侯景平，任王僧辯司徒府從事中郎。梁元帝即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被俘入西魏。紹泰 2 年（556）還，陳霸先用爲司農卿、遷御史中丞。⁴³

(35) 周弘正（496-574）。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侯景之亂，奔迎王僧辯軍，梁元帝得之，禮數優於朝臣。曾勸梁元帝還都建康未果。江陵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王僧辯被殺後，陳霸先仍用之。⁴⁴

(36) 侯瑱（510-561）。巴西充國人。世爲西蜀曾豪。據考察其出身是巴族人。⁴⁵本事梁鄱陽王蕭範，蕭範卒後，瑱兵敗降侯景，後又倒戈投梁軍，梁元帝授爲南兗州刺史，隨王僧辯討侯景，恒爲前鋒，每戰有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西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荊州陷，承制以瑱爲江州都督，鎮豫章。王僧辯被殺後，瑱據江州，雖外示臣節，但未肯入朝。直到太平元年（556），才詣闕請

⁴² 《陳書》，卷 21〈孔奐傳〉，頁 283-284。

⁴³ 《陳書》，卷 19〈沈炯傳〉，頁 253-254。

⁴⁴ 《陳書》，卷 24〈周弘正傳〉，頁 305-309。

⁴⁵ 參見註 10 所引陳寅恪之文，頁 564；註 15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2。

罪，陳霸先仍重用之。⁴⁶

(37) 許亨(517-570)。高陽新城人。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侯景之亂，王僧辯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霸先受禪後，仍用之。⁴⁷

(38) 宗元饒(518-581)。南郡江陵人。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劉師知同爲主簿。陳霸先受禪後，除晉陵令。⁴⁸

(39) 劉師知(?-567)。沛國相人。梁世歷王府參軍，司徒王僧辯幕府主簿。王僧辯被殺後，陳霸先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陳霸先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皆爲師知所定。⁴⁹

2. 建康政府之官員及在野人士

(40) 王勸(506-572)。琅邪臨沂人。梁世爲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曾任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及江陵陷，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紹泰元年加侍中。陳霸先以勸兼司空長史。陳霸先爲丞相，勸兼丞相長史，又監吳興郡。⁵⁰

⁴⁶ 《陳書》，卷9〈侯瑱傳〉，頁153-155。

⁴⁷ 《陳書》，卷34〈許亨傳〉，頁458-459。

⁴⁸ 《陳書》，卷29〈宗元饒傳〉，頁385。

⁴⁹ 同上及《陳書》，卷16〈劉師知傳〉，頁229。

⁵⁰ 《陳書》，卷17〈王勸傳〉，頁238。

(41) 王沖 (492-567)。琅邪臨沂人。起家秘書郎。梁元帝鎮荊州，沖爲鎮西長史。侯景之亂，梁元帝授衡州都督、行湘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丹陽尹。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沖爲左長史。陳霸先掌權後，累遷尙書右僕射、左僕射。⁵¹

(42) 王通 (503-574)。琅邪臨沂人。起家國子生。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爲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兼起部尙書。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爲吏部尙書。陳霸先掌權後，又加侍中、尙書右僕射等。⁵²

(43) 沈眾。吳興武康人。起家梁王府參軍。侯景之亂，召募宗族討侯景，兵敗降於侯景。侯景平，西上荊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尋遷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爲西魏所虜，尋而逃歸，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陳霸先掌權後，除侍中、遷左民尙書。⁵³

(44) 王瑒 (523-576)。琅邪臨沂人。王沖之第十二子。起家秘書郎。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江陵陷，敬帝承制，除尙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即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兼侍中。陳霸先掌權後，以爲司徒左長史。⁵⁴

(45) 陸縉 (518-580)。吳郡吳人。起家王府參軍。承

⁵¹ 《陳書》，卷17〈王沖傳〉，頁235-236。

⁵² 《陳書》，卷17〈王通傳〉，頁237。

⁵³ 《陳書》，卷18〈沈眾傳〉，頁243-244。

⁵⁴ 《陳書》，卷23〈王瑒傳〉，頁301。

聖中，梁元帝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陵陷，繕微服遁還京師。陳霸先掌權後，引為司徒長史。⁵⁵

(46) 袁憲 (529-598)。陳郡陽夏人。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之亂，憲東之吳郡。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陳霸先掌權後，除司徒戶曹。⁵⁶

(47) 顧野王 (519-581)。吳郡吳人。梁太學博士、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侯景之亂，召募鄉黨數百人從討侯景。侯景平，太尉王僧辯使監海鹽縣。陳霸先掌權後，引為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⁵⁷

(48) 袁樞 (517-567)。陳郡陽夏人。起家梁秘書郎。侯景之亂，丁父憂，避難居家，不求聞達。陳霸先掌權後，徵為給事黃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⁵⁸

(49) 杜之偉 (508-559)。吳郡錢塘人。梁東宮學士，轉王府參軍。侯景之亂，之偉逃竄山澤。及陳霸先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⁵⁹

3. 各地割據勢力來附者

(50) 荀朗 (518-565)。潁川潁陰人。起家梁廬陵王行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間。京師陷後大飢，百姓皆四處就食，朗更招部曲，眾至數萬人，助王僧辯討平

⁵⁵ 《陳書》，卷 23〈陸繕傳〉，頁 302。

⁵⁶ 《陳書》，卷 24〈袁憲傳〉，頁 311-312。

⁵⁷ 《陳書》，卷 30〈顧野王傳〉，頁 399。

⁵⁸ 《陳書》，卷 17〈袁樞傳〉，頁 240。

⁵⁹ 《陳書》，卷 34〈杜之偉傳〉，頁 454。

侯景。承聖 2 年（553），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陳霸先殺王僧辯掌權之後，北齊軍大舉來寇，朗率眾助侯安都大破北齊軍，因而投附陳霸先。⁶⁰

（51）淳于量（511-582）。其先濟北人，世居京師，事梁元帝，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曾助王僧辯討平蠻左及共同討伐侯景。承聖元年（552），以功授左衛將軍，尋出為桂州都督。荊州陷，量保據桂州。王僧辯被殺後，王琳擁割湘、鄂，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陳霸先。⁶¹

（52）魯悉達。扶風郿人。據考察其出身為南方蠻族，⁶²起家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反陳霸先，雙方爭相拉攏悉達，悉達遷延顧望，皆不就，陳霸先遣軍攻之不能克，王琳亦連結北齊軍攻之，相持歲餘，悉達不支，乃投附陳霸先，其弟廣達亦來歸附。⁶³

綜而言之，以上史籍所見陳霸先殺王僧辯之後到創建陳朝之間所吸收的人物，有以下幾點特色：（一）相較於之前的三個時期，此時期陳霸先所吸收的人物最多，大致可歸為三類即：1. 王僧辯舊屬、2. 建康政府官員及在野人士、3. 割據各地

⁶⁰ 《陳書》，卷 13〈荀朗傳〉，頁 202。

⁶¹ 《陳書》，卷 11〈淳于量傳〉，頁 179-180。

⁶² 參見註 15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3。

⁶³ 《陳書》，卷 13〈魯悉達傳〉，頁 198-199；卷 31〈魯廣達傳〉，頁 418。

的勢力，其中又以王僧辯舊屬人物居多，可見陳霸先為創建陳朝廣納各種勢力，有相當的包容性。(二)這時期所吸收的人物，有相當多原是梁元帝荊州政權的官員，在江陵淪陷之後逃出再造建康政府，而後由陳霸先所吸收，使得陳霸先在當時的局勢中，具有傳承南朝政權的號召地位。(三)有相當多的人物出身於高門，陳霸先刻意拉攏他們，以提高自己在社會上的號召力。(四)除少數戰將型人物在抵抗北齊入侵時扮演著吃重的角色之外，大部分的人物在陳朝成立過程中只居陪襯的角色。

五、陳蒨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

陳霸先在嶺南舉兵討伐侯景時，其家人包括姪兒陳蒨，被侯景所拘留，侯景被平後乃得釋。陳蒨在侯景平後被任用為吳興太守，陳霸先殺王僧辯後，陳蒨討伐杜龢及張彪有功，拜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陳霸先受禪後，陳蒨被立為臨川郡王，拜侍中、安東將軍。陳霸先死後，因子陳昌被拘留在北周，乃由陳蒨嗣位，史稱世祖陳文帝。《陳書》列傳中有幾位人物是陳蒨所吸收的人物，亦可視為是附屬於陳霸先的一股力量，茲亦列舉如下。

(53) 到仲舉(517-567)。彭城武原人。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為長城令。遇陳蒨後，深自結託。及陳蒨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陳蒨為宣毅將軍，以仲

舉爲長史，尋帶山陰令。陳蒨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⁶⁴

(54) 庾持 (508-569)。潁川鄆陵人。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太清初年與陳蒨相識。及陳蒨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此後常依陳蒨左右。陳霸先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⁶⁵

(55) 章昭達 (518-571)。吳興武康人。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入援台城，京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蒨遊。侯景平，陳蒨爲吳興太守，昭達來謁，陳蒨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嗣後參與討伐杜龕、張彪皆有軍功，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⁶⁶

(56)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侯景之亂，皎事侯景黨王偉，陳蒨被侯景所囚時，皎待之甚厚。及侯景平，陳蒨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陳蒨即位後，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⁶⁷

(57) 韓子高 (538-567)。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陳蒨任吳興太守於途中見而用之。性恭謹，勤於侍奉，陳蒨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在討伐杜龕、張彪諸役中皆有功。陳蒨嗣位後，除右軍將軍。⁶⁸

(58) 顏晃 (510-562)。琅邪臨沂人。解褐梁邵陵王兼

⁶⁴ 《陳書》，卷 20〈到仲舉傳〉，頁 267。

⁶⁵ 《陳書》，卷 34〈庾持傳〉，頁 457。

⁶⁶ 《陳書》，卷 11〈章昭達傳〉，頁 181-182。

⁶⁷ 《陳書》，卷 20〈華皎傳〉，頁 270-271。

⁶⁸ 《陳書》，卷 20〈韓子高傳〉，頁 269-270。

記室參軍。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杜龠爲吳興太守，梁元帝使晃管其書翰。及杜龠敗，陳蒨用之，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⁶⁹

綜而言之，以上陳蒨所吸收的人物，有些是陳蒨早年所相識的，有些是陳蒨任吳興太守後所引用者，其中有文士如到仲舉、庾持、顏晃，有武將如章昭達、華皎、韓子高。文士多爲僑姓人物，武將則多爲吳姓人物。大體言之，他們在陳蒨即位之後，始在政壇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

表三 陳霸先興起過程所吸收的人物表

編號	姓名	生卒年代	籍貫	與陳霸先結合情形	出典
1	錢道戢	511-573	吳興長城	陳霸先從妹婿，同赴廣州	陳書卷22
2	陳擬	503-560	吳興長城	陳霸先疏屬，同赴廣州	陳書卷15
3	沈恪	509-582	吳興武康	與陳霸先同爲蕭映部屬	陳書卷12
4	胡穎	507-560	吳興東遷	在廣州結識陳霸先	陳書卷12
5	杜僧明	509-554	廣陵臨澤	敗降	陳書卷8
6	周文育	509-559	新安壽昌	敗降	陳書卷8
7	杜稜	503-572	吳郡錢塘	在廣州事蕭映，再從陳霸先	陳書卷22
8	徐度	509-568	安陸	在廣州受陳霸先招用	陳書卷12
9	趙知禮	519-565	天水隴西	陳霸先引爲記室參軍	陳書卷16
10	歐陽頔	498-563	長沙臨湘	陳霸先救之	陳書卷9
11	侯安都	520-563	始興曲江	率族人來附	陳書卷8

⁶⁹ 《陳書》，卷34〈顏晃傳〉，頁455-456。

12	蕭摩訶	?	東海蘭陵	敗降	陳書卷 25
13	黃法氈	518-576	巴山新建	領兵助陳霸先討李遷仕	陳書卷 11
14	洗夫人	?	高涼	領兵助陳霸先討李遷仕	隋書卷 80
15	裴 忌	522-594	河東聞喜	率眾從陳霸先討侯景	陳書卷 25
16	吳明徹	512-578	秦郡	陳霸先鎮京口時邀結之	陳書卷 9
17	毛 喜	516-587	滎陽陽武	陳霸先鎮京口時邀結之	陳書卷 29
18	蔡景歷	?	濟陽考濟	陳霸先鎮京口時邀結之	陳書卷 16
18	蔡 徵	?	濟陽考濟	陳霸先鎮京口時召用之	陳書卷 29
19	謝 哲	509-567	陳郡陽夏	陳霸先鎮京口時來附	陳書卷 21
20	蕭 乾	?-567	東海蘭陵	陳霸先鎮京口時引用之	陳書卷 21
21	沈君理	525-573	吳興	陳霸先鎮京口時來謁	陳書卷 23
22	蕭 濟	?	東海蘭陵	陳霸先鎮京口時用之	陳書卷 30
23	江德藻	509-565	濟陽考城	陳霸先鎮京口時用之	陳書卷 34
24	程靈洗	514-568	新安海寧	敗降	陳書卷 10
25	韋 載	?	京兆杜陵	敗降	陳書卷 18
26	周鐵虎	509-557	?	敗降	陳書卷 10
27	司馬申	?-586	河內溫縣	陳霸先部下侯安都用之	陳書卷 29
28	徐世譜	509-563	巴東魚復	陳霸先徵用之	陳書卷 13
29	徐 陵	507-583	東海郟縣	敗降	陳書卷 26
30	陸山才	509-566	吳郡吳縣	敗降	陳書卷 18
31	謝 岐	?-561	會稽山陰	敗降	陳書卷 16
32	陸子隆	524-570	吳郡吳縣	敗降	陳書卷 22
33	孔 奐	514-583	會稽山陰	陳霸先殺王僧辯後用之	陳書卷 21
34	沈 炯	?	吳興武康	陳霸先用之	陳書卷 19

35	周弘正	496-574	汝南安城	陳霸先用之	陳書卷 24
36	侯 瑱	510-570	巴西充國	來附	陳書卷 9
37	許 亨	517-570	高陽新城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34
38	宗元饒	518-581	南郡江陵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29
39	劉師知	?-567	沛國相縣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6
40	王 勸	506-572	琅邪臨沂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7
41	王 冲	492-567	琅邪臨沂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7
42	王 通	503-574	琅邪臨沂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7
43	沈 眾	?	吳興武康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8
44	王 瑒	523-576	琅邪臨沂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23
45	陸 縉	518-580	吳郡吳縣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23
46	袁 憲	529-598	陳郡陽夏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24
47	顧野王	519-581	吳郡吳縣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30
48	袁 樞	517-567	陳郡陽夏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17
49	杜之偉	508-559	吳郡錢塘	陳霸先掌權後引用之	陳書卷 34
50	荀 朗	518-565	潁川潁陰	領兵來附	陳書卷 13
51	淳于量	511-582	濟北	領兵來附	陳書卷 11
52	魯悉達	?	扶風郿縣	領兵來附	陳書卷 13
53	到仲舉	517-567	彭城武原	結識陳霸先侄兒陳蒨	陳書卷 20
54	庾 持	508-569	潁川鄆陵	結識陳蒨	陳書卷 34
55	章昭達	518-571	吳興武康	結識陳蒨	陳書卷 11
56	華 皎	?	晉陵暨陽	結識陳蒨	陳書卷 20
57	韓子高	538-567	會稽山陰	結識陳蒨	陳書卷 20
58	顏 晃	510-562	琅邪臨沂	敗降，陳蒨用之	陳書卷 34

第三節 陳政權的結構及其性格

前面已經詳細考察陳政權的成立過程，以及陳霸先在創建政權過程中所吸收的人物及其特色，在這個基礎上，關於陳政權的構成及其性格，已浮現出相當的輪廓，本節擬針對此一要題，再做深入的分析。

一、陳霸先軍隊的構成分析

大體言之，陳霸先的軍隊是以陳霸先在嶺南時期所培植的軍團為核心，北上討伐侯景途中又吸收各地土著豪族的私人武裝力量，在鎮守京口時期，吸收江北不願屬北齊的流民勢力，襲殺王僧辯之後，接收王僧辯的部眾，並招撫部分的地方割據勢力。

陳霸先在嶺南時期所培植的軍團，基本上是梁朝政府在嶺南地區的駐守軍隊，再加上征討交州李賁時所收編的土著軍隊。當然，梁朝政府在嶺南的駐守軍隊，其來源也很複雜，未必都是梁政府由中央所派出去的軍隊，有相當部分是在嶺南就地招募的，如陳霸先出任廣州軍府的中直兵參軍時，受命「招集士馬」，⁷⁰即就地招募，其中士兵來源可能包括有一般編戶齊民、流民或是未納入編戶的土著民。⁷¹陳霸先以及許

⁷⁰ 《陳書》，卷1〈高祖紀上〉，頁2。

⁷¹ 魏晉南北朝時期募兵士兵的來源極為廣泛，身分、族屬都很複雜，經常包括平民、流民、刑徒、奴隸、南方土著等等，參見耿敏，〈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募兵制度的探討〉，《中國史研究》1991.3，頁34-35；何茲全，〈魏晉南朝的兵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6：1

多在廣州所結識的將領，常領兵征討土著「俚獠」，在征討之後俘虜「俚獠」以充兵員是常有的事，⁷²因此其軍隊中必定有不少嶺南土著民。陳霸先受命南討交州時「益招勇敢」，⁷³同樣是在嶺南就地招募，擴充軍隊。打敗交州李賁之後，收編李賁的軍隊，其中大部分應是交州的土著民。總之，陳霸先嶺南時期所培植的軍團，除了梁政府所派出的駐守軍隊之外，應有不少是招募、收編嶺南的土著民而成的。

在北上討伐侯景途中，陳霸先交結、吸收了歐陽頎、侯安都、黃法氈、冼夫人等嶺南及南川地區的土著豪酋，這些人物在當地都有相當大的勢力，如歐陽頎「為郡豪族」、「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⁷⁴侯安都「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⁷⁵黃法氈「出入郡中，為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眾」；⁷⁶冼夫人「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⁷⁷因此，在北討途中，陳霸先的軍團又納入了許多嶺南及南川地區的土豪部隊。當陳霸先自南康出發時，史載有由杜僧明領銜所統率的軍隊及南川豪帥所領

(1948)，頁 262-269。

⁷² 關於東晉南朝州郡地方官征伐非漢族人，略取蠻口以充兵員或為奴隸，參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蠻の漢化について〉，《史淵》118 (1981.3)，頁 110-111。

⁷³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2。

⁷⁴ 《陳書》，卷 9〈歐陽頎傳〉，頁 157。

⁷⁵ 《陳書》，卷 8〈侯安都傳〉，頁 143。

⁷⁶ 《陳書》，卷 11〈黃法氈傳〉，頁 177。

⁷⁷ 《隋書》，卷 80〈譙國夫人傳〉，頁 1800。

的土豪軍隊合計約 3 萬人，⁷⁸陳霸先即以此支軍隊為基礎，創建帝業。

在討伐侯景期間，陳霸先又收納部分地區的游擊武裝。如裴忌「招集勇力」隨陳霸先征討。⁷⁹又如沈恪在侯景之亂時，率「宗從子弟」討侯景，後來陳霸先遣使相告，「乃於東起兵相應」，侯景平後，其部眾亦納入陳霸先軍團中。⁸⁰

陳霸先討平侯景之後，鎮守京口長達 3 年 5 個月，這段期間陳霸先的勢力有更進一步的擴張。如前所述，陳霸先在討伐侯景時，約有軍隊 3 萬多，但在襲殺王僧辯時，「自京口舉兵十萬」。⁸¹從 3 萬發展到 10 萬，勢力增加數倍以上。軍事如此急速擴張，乃是收編自侯景兵敗之後的潰散軍隊，以及京口一帶的江北流民。如侯景部下郭元建敗降北齊，陳霸先追擊之，「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⁸²又如江北之地陷北齊後，因北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多不樂屬齊，廣陵僑民求援於陳霸先，陳霸先率眾濟江圍廣陵，事後陳霸先引軍還京口，「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⁸³京口附近一帶向來為北方流民會聚之地，東晉以來北府精兵即出於此，⁸⁴陳霸先鎮守京口 3 年餘，其軍隊數量的大幅擴充，京口一帶的流民自然是重要的

⁷⁸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5。

⁷⁹ 《陳書》，卷 25〈裴忌傳〉，頁 317。

⁸⁰ 《陳書》，卷 12〈沈恪傳〉，頁 193。

⁸¹ 《梁書》，卷 45〈王僧辯傳〉，頁 635。

⁸²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6。

⁸³ 《陳書》，卷 1〈高祖紀上〉，頁 6-7。

⁸⁴ 同註 4。

來源。

襲殺王僧辯之後，陳霸先又收編王僧辯的部眾，並招撫部分的地方割據勢力。王僧辯的部眾包括直屬王僧辯的軍隊，以及由各地豪族所率領而受王僧辯支配的武裝集團。王僧辯是梁元帝授命的將領，其直屬的軍隊是荆州的官兵，⁸⁵在江陵已淪陷，王僧辯又倉促被殺的情況下，這些軍隊除少數隨從王僧辯部將如杜龕等舉兵之外，大部分應是隨即被陳霸先所接收。各地豪族所率領而受王僧辯支配的武裝集團，隨後也大部分歸附陳霸先，如程靈洗、韋載、徐世譜、侯瑱等人所率領的部眾。另外有些在各地擁兵割據的地方勢力，見陳霸先掌權之勢已成，也接受招撫，領兵來附，如荀朗、淳于量、魯悉達、魯廣達兄弟等。

綜而言之，陳霸先創建王朝所憑藉的軍隊極為複雜，有駐守嶺南的官兵，有在嶺南招募、收編的編戶民及土著民，有嶺南、南川各地豪酋所統率的土豪軍，有侯景殘餘部隊、京口附近一帶的江北流民，從王僧辯所接收的荆州官兵，以及各地割據的豪族武力等。

二、陳霸先武將群的構成分析

前面考察有關陳霸先在各時期所吸收的人物中，屬於武將型的人物計有 27 人，茲將此 27 人分為僑人、吳人以及蠻、俚、僞等南方土著三類，再依前述四個時期製成表四。

⁸⁵ 參見陶希聖，〈蕭梁瓦解與陳代興亡〉，《食貨月刊》復刊 5:1(1975.4)，

表四 陳霸先武將群構成表

	僑 人	吳 人	南方土著
(一) 嶺南時期		(1)錢道戢 (5)杜僧明 (2)陳 擬 (6)周文育 (3)沈 恪 (7)杜 稜 (4)胡 穎 (8)徐 度	
(二) 北討時期	(12)蕭摩訶 (15)裴 忌		(10)歐陽頎 (11)侯安都 (13)黃法氈 (14)冼夫人
(三) 京口時期		(16)吳明徹 (55)章昭達 (56)華 皎 (57)韓子高	
(四) 殺辯王之僧後	(25)韋 載 (26)周鐵虎 (50)荀 朗 (51)淳于量	(32)陸子隆	(24)程靈洗 (28)徐世譜 (36)侯 瑱 (52)魯悉達

據表四的初步觀察，陳霸先的武將群以吳人及南方土著人物為最多，在全部 27 人中，僑人 6 人，吳人 13 人，南方土著 8 人。由於有些武將人物是在陳霸先殺王僧辯之後才來歸附的，但此時陳霸先的功業已大致告成，因此要瞭解為陳霸先創建功業的武將群特色，考察對象應以在殺王僧辯之前已歸附陳霸先而且此後隨從征討的人物為限。依此標準，在

(一) 嶺南時期、(二) 北討時期、(三) 京口時期所吸收的武將人物中，再去除(10) 歐陽頎及(14) 冼夫人。因歐陽頎雖在(二) 北討時期助陳霸先征討有功，但侯景平後，長期出任衡州刺史，漸疏離陳霸先集團，直到陳霸先帝業已成時才又兵敗來降。冼夫人在(二) 北討時期雖曾助陳霸先打敗李遷仕，但此後大致上是據守其嶺南舊地，未參與陳霸先後來創建陳朝的功業。如此，為陳霸先創建功業的主要武將計有(1) 錢道戢、(2) 陳擬、(3) 沈恪、(4) 胡穎、(5) 杜僧明、(6) 周文育、(7) 杜稜、(8) 徐度、(11) 侯安都、(12) 蕭摩訶、(13) 黃法氈、(15) 裴忌、(16) 吳明徹、(55) 章昭達、(56) 華皎、(57) 韓子高等人。

以上為陳霸先創建功業的主要武將人物合計有 16 人，分析這些武將的出身，有以下幾項特色：第一，在 16 人之中，僑人有 2 人，吳人有 12 人，南方土著有 2 人，可見為陳霸先創建功業的武將人物以吳人佔大多數。第二，在吳人武將中，又以陳霸先在嶺南時期所結識的人物為主，他們大多和陳霸先一樣是到嶺南征討當地的俚獠土著的中下級將領。第三，在全部 16 人中，除(3) 沈恪、(4) 胡穎、(15) 裴忌、(16) 吳明徹等 4 人在當時的門閥社會中具有士人的身分之外，其餘皆屬於身分較低微的寒人階層。第四，除(16) 吳明徹是陳霸先在京口時期所吸收者，以及(55) 章昭達、(56) 華皎、(57) 韓子高是陳霸先侄陳蒨所吸收者之外，其餘武將人物都是長期追隨陳霸先的人物，換而言之，陳霸先的主要武將群大致上在北討時期即已形成。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概要的說，為陳霸先創建功業的主要武將人物，乃是隨從陳霸先在嶺南征討以及北討侯景的元從武將，其中又以在嶺南時期所結識的吳人武將為核心。

三、陳霸先文士官僚群的構成分析

前面所考察關於陳霸先在各階段所吸收的人物中，屬於文士官僚型的人物計有 32 人，茲依其出身分類如表五。

表五 陳霸先文士官僚群構成表

	僑 人	吳 人	南方土著
(一) 嶺南時期	(9)趙知禮		
(二) 北討時期			
(三) 京口時期	(17)毛 喜 (22)蕭 濟 (18)蔡景歷 (23)江德藻 (18)蔡 徵 (53)到仲舉 (19)謝 哲 (54)庾 持 (20)蕭 乾	(21)沈君理	
(四) 殺王僧辯之後	(27)司馬申 (41)王 沖 (29)徐 陵 (42)王 通 (35)周弘正 (44)王 瑒 (37)許 亨 (46)袁 憲 (39)劉師知 (48)袁 樞 (40)王 勸 (58)顏 晃	(30)陸山才 (45)陸 縉 (31)謝 岐 (47)顧野王 (33)孔 奐 (49)杜之偉 (34)沈 炯 (38)宗元饒 (43)沈 眾	

根據表五的初步觀察，陳霸先的文士官僚群以僑人佔絕大多數，吳人居次，未見南方土著人物。然而，大部分的文士官僚都是在陳霸先殺王僧辯掌朝廷大權之後才來歸附或被引用的，因此要瞭解為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特色，也應以殺王僧辯之前已在陳霸先左右的文士幕僚為限。依此標準，為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人物主要有：（9）趙知禮、（18）蔡景歷、蔡徵父子、（19）謝哲、（20）蕭乾、（21）沈君理、（22）蕭濟、（23）江德藻等 8 人。⁸⁶

以上為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 8 人之中，除（9）趙知禮為嶺南時期即已為文膽謀士之外，其餘 7 人皆為鎮守京口時期所引用者，由此可見陳霸先鎮守京口時期除廣收流民擴充軍隊之外，引用許多文臣謀士為其獻策，對其創建功業亦有很大的貢獻。其次，除（21）沈君理為吳人之外，其餘 7 人皆為僑姓士族人物，（19）陳郡謝哲、（20）蘭陵蕭乾、（22）蘭陵蕭濟、（23）濟陽江德藻等人，皆屬僑姓高門人物，可見陳霸先興起過程廣收各種勢力，僑姓高門人物的支持亦為一重要助力。另外，據表五，在京口時期之前陳霸先似乎很少有文臣謀士，事實上是由於許多元從武將同時亦為足智多謀的人物，如（7）杜稜、（8）徐度等人，都是謀士兼武將型的人物。

陳霸先殺王僧辯掌權之後，吸收許多王僧辯的幕僚、朝

⁸⁶ 按毛喜在江陵陷後被俘入關中，陳文帝時始自北周返，故不列入；到仲舉、庾持為陳舊幕僚，亦不列入。

廷中的官員、以及在野人士，大體上僑人、吳人皆有之。其中有些只是迫於形勢不得和陳霸先合作，有些則曾較積極為陳霸先效勞，對創建陳朝亦頗有貢獻。

這類人物史書中有明確記載者如(31)謝岐、(39)劉師知。謝岐是會稽山陰人，屬吳姓士族，本為王僧辯部下張彪之幕僚，張彪敗後，陳霸先引用之，「參預機密」、「深被知遇」；⁸⁷劉師知是沛國相人，屬僑姓士族，本為王僧辯幕府主簿，王僧辯被殺後，陳霸先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史載：「是時兵亂之後，禮儀多闕，高祖（陳霸先）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為舍人。性疏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⁸⁸

總之，為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除早期元從人物多猛將兼謀士之外，許多是陳霸先鎮守京口時期所吸收的僑姓士族，而殺王僧辯之後，則是僑姓、吳姓人物皆收為己用，甚至說更拉攏僑姓人物，以示其包容各方之胸襟。

四、陳初將相大臣的構成分析

萬斯同曾撰〈陳將相大臣年表〉，概要整理出陳代的將相大臣，唯稍有疏漏，⁸⁹茲再參酌《陳書》各傳，將陳霸先即位

⁸⁷ 《陳書》，卷16〈謝岐傳〉，頁232。

⁸⁸ 《陳書》，卷16〈劉師知傳〉，頁229。

⁸⁹ 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6）。該表疏漏之處，如永定元年以後王通任尚書左僕射，萬斯同之年表只載為僕射；又如永定元年陳擬為中領軍，萬斯同之年表亦漏載；又如陳初侍中，萬斯同年表漏侯瑱、杜稜等人。以上皆據《陳書》本傳。

期間（557年10月至559年6月）所任用之將相大臣，列爲表六。

表六 陳初將相大臣表(557年10月至559年6月)

太 尉	侯瑱
司 空	侯瑱、侯安都
尙書左僕射	王通
吏部尙書	謝哲
中 書 令	沈眾、謝哲
侍 中	陳蒨、侯瑱、陸縉、袁樞、沈君理、杜稜
領軍將軍	徐度
護軍將軍	徐世譜
中 領 軍	陳擬、杜稜

茲再將陳初將相大臣依其出身分類，列表如表七。

表七 陳初將相大臣構成表

僑 人	吳 人	南方土著
(19)謝哲	陳蒨	(11)侯安都
(42)王通	(2)陳擬	(28)徐世譜
(48)袁樞	(7)杜稜	(36)侯瑱
	(8)徐度	(45)陸縉
	(21)沈君理	
	(43)沈眾	

依據表六、表七，可看出陳初將相大臣有以下幾項特色：第一，整體而言，吳人所佔的比例較大，僑人次之。第二，掌握中央軍權的職務如領軍將軍、中領軍，多由陳霸先嶺南時期的元從將帥徐度、陳擬、杜稜出任，顯示陳霸先嶺南時期的元從武將在陳政權中仍居權力核心的地位。第三，(19)

謝哲爲陳霸先鎮守京口時期所引用之謀士，其出身陳郡謝氏高門，任吏部尚書要職，既孚眾望，又可得到陳霸先的信任。第四，(42)王通、(43)沈眾、(45)陸縉、(48)袁樞皆爲陳霸先掌權之後始引用者，王通、袁樞爲僑姓高門人物，沈眾、陸縉爲吳姓高門人物，他們居高位恐只是迎合南朝社會重門第的風氣，未必擁有重權。第五，(28)徐世譜、(36)侯瑱皆爲南方土著出身的王僧辯舊屬，領有相當的部眾，兩人後來也爲陳霸先效力，他們居高位或有尊崇、安撫之用意。

蓋陳代政事多由中書舍人所掌。《隋書·百官志》載陳代官制云：

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⁹⁰

按史文「中書省」恐爲「中書舍人省」之誤。中書舍人在南朝劉宋以後已權勢高漲，至陳初中書舍人二十一局的設置，更使中書舍人的權勢達到頂峰。⁹¹陳初任中書舍人者，據管見所及有4人，即(18)蔡景歷、(23)江德藻、(31)謝岐、(39)劉師知。蔡景歷與江德藻爲陳霸先京口時期所引用之謀士，

⁹⁰ 《隋書》，卷26〈百官志上〉，頁742。

⁹¹ 參見吳慧蓮，《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第4章第4節〈從六朝時期三省發展看尚書選舉權之變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6)，頁138-146。

謝岐與劉師知如前所述是陳霸先掌權後積極為陳霸先效力者。4人之中又以蔡景歷受委任最重。⁹²

總之，從陳初的將相大臣觀之，陳霸先即位之後，軍事大權委由嶺南時期的元從武將，行政大權委由京口時期的親信幕僚，此外再拉攏部分僑姓、吳姓高門人物，賜予高位，以迎合當時崇尚門第的社會風氣，對歸附的土著豪酋亦加以尊崇以收安撫之作用。

五、陳政權之性格

關於陳朝統治階層的特性，如本書第一章所論，周一良認為，南朝之宋、齊、梁皆為北方之僑人政權，排南人於政治勢力之外，至陳朝則吳人勢力取僑人而代之，而三吳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嶄然露頭角矣」。⁹³陳寅恪認為，梁末侯景之亂造成南朝民族及社會階級之變動，土著豪酋乘此役興起，陳朝便是依恃這些土著豪酋所建立起來的，甚至說陳朝是南方蠻族所建立的朝代。⁹⁴由前面對陳霸先軍隊的構成、武將群

⁹² 《資治通鑑》，卷167〈陳紀一〉武帝永定元年十月條載：「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為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胡三省注：「史言蔡景歷委寄之重」，頁5168。

⁹³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53。

⁹⁴ 參見註10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頁561；註31所引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2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202-214。

與文士官僚群的構成，以及陳初將相大臣的構成分析，對於此一問題已有較清楚的解答。

首先，陳寅恪認為陳朝是南方蠻族所建立的朝代，此說恐有推論過甚之嫌。如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所論，陳霸先的出身應歸類為吳人。陳霸先之武將群與文士官僚群出身於南方蠻族者亦不多，陳初將相大臣雖有如侯瑱、侯安都等土豪曾帥任太尉、司空等高官，但尊崇、安撫之意頗濃。因此，自難以認定陳朝是南方蠻族所建立的朝代。陳寅恪據以論斷的根據是陳朝有許多大將是南方的土豪洞主，如侯安都、歐陽頎、黃法氈、熊曇朗、周敷、周迪、程靈洗、留異、陳寶應、侯瑱、徐世譜等人。⁹⁵然而這些人物之中，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人是與陳霸先爭雄的割據勢力，歐陽頎、周敷、程靈洗、侯瑱、徐世譜等人則是陳霸先帝業已成之後才來歸附的，真正為陳霸先衝鋒陷陣的只有侯安都與黃法氈，相較於其他更多為陳霸先建功立業的吳人武將，侯安都等雖亦有功，但其地位不能過度地渲染。

其次，雖然難以認定陳朝是南方蠻族所建立的王朝，然而在其成立的過程中，確有許多來自土著社會的動力，此點亦不可忽視。(1) 陳霸先的興起與嶺南地區有密切的關係，陳霸先個人勢力的形成乃緣由於對交州李賁的戰爭，陳霸先北討侯景亦多靠嶺南地區所提供的資力。⁹⁶(2) 如前所述陳

⁹⁵ 同上所引《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206-213。

⁹⁶ 參見第二章第四節。

霸先的軍隊有許多招募或收編自嶺南地區的土著，在北討侯景的過程中也受到嶺南及南川地區土著豪酋的相助。(3) 梁末的動亂中有許多土豪酋帥躍起，在各地割地自雄，陳霸先要創建帝業不得不對他們加以利用或安撫。由以上這些現象可見，陳朝較之於之前的東晉南朝各政權，具有較濃厚的南方土著色彩。

概而言之，陳朝可說是侯景之亂後，南方人民反抗北方入侵所重建的王朝。陳霸先屬於吳人寒門武將，他赴嶺南征伐土著，由於領兵討平交州李賁而崛起，其身邊將帥亦多為赴嶺南征伐的吳人寒門武將，他們因緣際會結合成一有實戰經驗的軍團，適逢侯景之亂，乃利用嶺南之資力，號召嶺南與南川地區的土豪酋帥北上。討平侯景之後，陳霸先鎮守京口，收編江北不願受北齊統治之流民以擴充勢力，同時引用僑姓高門人物為文臣謀士。侯景亂後，京城殘破，人物流離，梁元帝收輯流亡士人於江陵重建政權，不久西魏攻陷江陵，10餘萬百官士民被虜入關中，北齊大軍又乘機壓境，江南危如累卵，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陳霸先襲殺屈服於北齊的王僧辯，接收王僧辯的勢力，領導江南人民力抗北齊大軍，在江南人民的熱烈支持之下，擊退北齊，⁹⁷重振江南的民心士氣，樹立了個人無比的威望，於是各地士人與割據的勢力陸續來附，終於創建新政權。因此，陳政權可說是江南歷經10年浩

⁹⁷ 陳霸先軍隊力抗北齊大軍時得到江南人民的熱烈支持，《陳書·高祖紀上》載：「時百姓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懾氣」，頁9。

劫之後，由陳霸先主導糾集各股勢力所再重建的政權，⁹⁸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陳政權的成立可說是南方人民對抗北方入侵的表現。

陳政權由吳人武將所主導，和東晉、宋、齊、梁皆由僑人所主導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陳代僑人勢力稍微消退，吳人勢力順勢代起，只是在東晉南朝數百年的門閥社會風氣之下，僑姓高門人物亦被引為公卿大臣，尤其是在京口時期輔佐陳霸先的僑人謀士，亦多擅權勢。至於南方的土豪酋帥雖在梁末紛紛躍上舞台，有些且為陳霸先建立不少汗馬功勞，然而他們在陳初政壇中尚處於次要的地位，隨後，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等割據勢力逐次被剷平，侯安都因功高震主被賜死，⁹⁹土豪酋帥的勢力遂又從政壇上消退下去。

第四節 結語

陳霸先在梁大同年間南下廣州，領兵鎮撫土著，討平交州李賁的變亂，而成爲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不久，侯景之亂起，京師危急，各地混亂，陳霸先率領其在嶺南的軍團北上，沿途掃除阻礙，吸收嶺南、南川各地的豪酋勢力，

⁹⁸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12〈陳武帝多用敵將〉條（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可說明陳霸先是充分糾集南方各股勢力以建政權，前引張國安〈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認為陳霸先對待降將，頗費一番心機，絕非「無不收撫而善用之」，話雖不錯，但也無法否認陳霸先糾集各股勢力之用心。

⁹⁹ 《陳書》，卷9〈侯安都傳〉，頁145-148。

遂能北上與王僧辯共同討平侯景。侯景平後，陳霸先鎮守京口，與鎮守建康的王僧辯成爲當時最有實力的兩大將領。鎮守京口期間，陳霸先收編侯景殘部與江北流民，同時引用許多僑姓高門人物爲高層幕僚，勢力更爲擴大。梁元帝承聖 3 年，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殺，王僧辯與陳霸先共同迎立元帝第九子晉安王蕭方智，但不久因北齊大軍壓境，在威脅利誘之下，王僧辯接受北齊的要求，改迎立自北齊而還的貞陽侯蕭淵明，導致陳霸先的不滿而襲殺王僧辯，再立蕭方智。殺王僧辯之後，陳霸先討平王僧辯殘部，接收其勢力，並擊退北齊大軍，個人威望達到頂峰，各地的割據勢力也紛紛來歸附，終於創建陳朝。

陳霸先的興起過程可分爲四個時期，即：（1）嶺南時期；（2）北討時期；（3）京口時期；（4）殺王僧辯之後。在嶺南時期，陳霸先所結識的人物主要是和他一樣赴嶺南的吳人寒門武將。在北討時期，陳霸先所吸收的人物主要是嶺南、南川地區的土豪酋帥。在京口時期，陳霸先所吸收者主要是僑姓高門人物。在殺王僧辯之後，陳霸先則廣納各種人物，包括王僧辯舊屬、建康政府之官員及在野人士，以及各地來附的割據勢力。此外，陳霸先侄陳蒨在任吳興太守時，亦吸收一些吳人武將及僑姓文士。

陳霸先的軍隊來源極爲複雜，有駐守嶺南的官兵，有在嶺南招募、收編的土著，有嶺南、南川豪酋所統率的土豪軍，有侯景殘餘部隊及京口附近的江北流民，又有從王僧辯所接收的荊州官兵以及各地割據的豪族武力等。

爲陳霸先創建功業的主要武將以吳人佔大多數，這些吳人武將大多是陳霸先嶺南時期所結識的元從將帥，他們大部分都屬於身分較低的寒門階層。另外亦有部分武將爲嶺南、南川的土豪酋帥。

爲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大多是在京口時期所吸收的僑姓士族，這些人物在陳初政局中亦多擅威勢。

陳初將相大臣之中，吳人佔較多數，尤其掌握中央軍權者多爲吳人武將。僑人在陳初將相大臣中亦佔有相當的地位，其中有些是做爲門閥士族的代表，有些則是陳霸先在京口時期的高層幕僚。此外，亦有南方土豪酋帥居高位者，主要是作爲安撫之作用。

陳政權是江南歷經 10 年浩劫之後，由陳霸先主導、糾集南方各股勢力抵抗北方而成立的新政權，陳政權的成立，乃是南方人民抵抗北方入侵的具體表現。陳政權由吳人武將所主導創建，與東晉、宋、齊、梁由僑人所主導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陳代僑人勢力稍微消退，吳人勢力則順勢代起，至於土豪酋帥雖在梁末紛紛躍上舞台，然而在陳初政局中尙處於次要的地位。相較於東晉、宋、齊、梁各政權，陳政權富有較濃厚的南方土著色彩，然而不能過度推論陳政權是由南方蠻族所建立的朝代。

第四章

土豪酋帥與陳政權的關係

如前章所論，陳政權由吳人武將所主導創建，雖然相較於東晉、宋、齊、梁各政權，陳政權富有較濃厚的南方土著色彩，但不能推論到陳朝是南方蠻族所建立的朝代。然而梁末有許多土豪酋帥乘侯景之亂而興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¹陳朝的成立也與這些土豪酋帥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本章擬再全面考察梁末各地土豪酋帥興起的背景，以及興起後的動向，分析各地土豪酋帥與陳政權的關係，追察陳朝初年土豪酋帥們的境遇，並略論梁末陳初的土豪酋帥在南朝歷史上的地位。

¹ 參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2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合肥：黃山書社，1987）；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の研究》第3部第4章〈南朝貴族制の崩壞〉，（東京：岩波書店，1982）；張國安，〈論梁代江湘交廣諸州豪強的興起〉，《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2；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收於《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在論述之前，對於本章所謂「土豪酋帥」再略做說明。陳寅恪認為梁末乘侯景之亂而興起的這批酋豪，大多是蠻族（非漢族）出身，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的看法，認為他們雖是地方土著豪強，但還是多為漢人，²又有的學者則從他們常被稱為「渠帥」、「酋帥」、「酋豪」等稱號，認為他們大多為非漢族，縱使有出身於漢族者，亦已與蠻族關係密切，「蠻化」成為蠻族社會的領導者。³然而如本書第一章〈導論〉所述，人群的分類有頗多的困難，尤其在史書記載殘缺或掩飾的情況下，判斷族屬更是不易，因此本書採較寬鬆的認定，凡史書所列人物之族屬，有非漢族的合理懷疑，或其周遭勢力多非漢族之土豪，其社會身分地位與僑人及吳人有較明顯之差別，本書皆採較寬鬆的認定，對這類族群的領袖，概以土豪酋帥稱之。

1989)；何德章，〈論梁陳之際的江南土豪〉，《中國史研究》1991.4

² 參見註1所引張國安之文，頁30-31；何德章之文，頁143-144。

³ 參見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陳霸先軍團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1982），頁80；鈴木修，〈梁末陳初の地方豪族について〉，《立正史學》55（1984），頁40；按谷口房男曾論南北朝時代之蠻酋，指出當時的「蠻酋」有兩類型，即蠻族出身的蠻酋，與漢族出身而入蠻族地區的蠻酋，兩者所統率的都是蠻民為主，參見氏著〈南北朝時代の蠻酋〉，收於谷川道雄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 2・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6），頁118-120。

第一節 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

梁末侯景之亂，各地紛紛組成勤王軍隊入援京師，但以宗室諸王爲首的勤王軍，卻發展成以討賊爲名的帝位爭奪戰，於是中央政府瓦解，各地陷入混亂、割據的局面，在此種背景下，各地土豪酋帥乘機興起，擴張勢力，有的參與入援京師，有的則割據地方自保。《陳書》卷 35 之「史臣曰」云：

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⁴

茲就史籍所見，先將梁末興起的這些土豪酋帥，羅列如下，以資進一步討論，其中有些人物雖已在前章介紹過，爲討論方便，本章再扼要介紹。

(1) 歐陽頔(498-563)。長沙臨湘(湖南省長沙縣)人。爲郡中豪族。據陳寅恪研究，長沙之歐陽一族，本自始興遷來，始興爲俚族聚居之地，唐初歐陽頔孫歐陽詢尚且被視爲形貌醜怪，其族屬可能爲俚族或溪族。⁵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後來隨從梁左衛將軍蘭欽四處征伐南方土著。⁶侯景亂起，頔監衡州，與陳霸先交結，前高州刺史蘭裕來攻衡州，陳霸先

⁴ 《陳書》卷 35，「史臣曰」，頁 490。

⁵ 關於歐陽頔可能出身於俚族或溪族，參見第三章註 10。

⁶ 據陳連慶研究，蘭欽是蠻族出身。參見陳連慶，〈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松遼學刊》1983.1-2，頁 25-26。

救之，此後助陳霸先北討。侯景亂平，梁元帝以頤為衡州刺史。蕭勃據有嶺南，頤被迫附從，被陳霸先部將周文育所敗擒，陳霸先釋之，深加接待，乃授衡州刺史，此後歐陽頤家族為陳霸先看守嶺南，10餘年間，合門顯貴。⁷

(2) 侯安都(520-563)。始興曲江(廣東省曲江縣)人，世為郡著姓。安都善騎射，為邑里雄豪，始興為俚族聚居之地，陳寅恪由侯安都之性質才力與藉貫事蹟，推測其族屬為俚人。⁸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為主簿。侯景之亂，安都招集兵甲，至3千人。陳霸先北討侯景時，安都和許多始興郡豪族引兵來附。其後力戰有功，為陳霸先身邊一員猛將，對陳朝的建立有重大的貢獻。⁹

(3) 黃法氈(518-576)。巴山新建(江西省崇仁縣)人。黃氏為溪族大姓，陳寅恪、陳連慶皆由其出身地域及姓氏，推測其族屬可能為溪族。¹⁰法氈「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出入郡中，為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眾」。陳霸先北討途中法氈領兵相助，後又助平侯景之亂。陳霸先掌權之後，法氈任高州都督，鎮於巴山。陳朝建立之後，亦屢次奉命征討。¹¹

(4) 冼夫人。高涼(廣東省陽江縣西)冼氏之女。冼氏

⁷ 《陳書》，卷9〈歐陽頤傳〉，頁157-158。

⁸ 關於侯安都可能出身於俚族，參見本書第二章註119。

⁹ 《陳書》，卷8〈侯安都傳〉，頁143-144。

¹⁰ 關於歐陽頤可能出身於俚族或溪族，參見第三章註10。

¹¹ 《陳書》，卷11〈黃法氈傳〉，頁177-178。

世爲俚人豪酋，¹²「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在高涼一帶有很大的地方勢力。陳霸先北討途中，冼夫人曾領兵來相助，並與陳霸先在瀨石相會，對陳霸先極爲佩服，此後高涼冼氏在地方一直支持陳霸先，直到陳亡。¹³

(5) 程靈洗(514-568)。新安海寧(浙江省淳安縣西)人。陳寅恪由其出身地域，推測其族屬可能爲越族。¹⁴靈洗「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游」，爲鄉里雄豪。侯景亂起，靈洗聚徒眾據黟、歙以拒侯景，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承制，靈洗遣使奉表受其調度，助王僧辯討平侯景。陳霸先誅王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敗降，陳霸先深義之，此後亦爲陳霸先所用。¹⁵

(6) 徐世譜(509-563)。巴東魚復(四川省奉節縣)人。陳寅恪、陳連慶由其地域及姓氏，推測據其族屬可能是巴族。¹⁶世居荊州，爲主帥，征伐蠻、蜒。世譜「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蕭繹任荊州刺史時，世譜將領鄉人事之。侯景之亂，從王僧辯征討，恆爲前鋒。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陳霸先掌權後，徵爲侍中、左衛將軍。¹⁷

(7) 侯瑱(510-561)。巴西充國(四川省綿陽縣)人。

¹² 關於冼夫人出身於俚人，參見本書第二章註123。

¹³ 關於高涼冼夫人之事蹟，參見本書第二章註43所引基本史料及相關文獻。

¹⁴ 參見本書第三章註31。

¹⁵ 《陳書》，卷10〈程靈洗傳〉，頁171-172。

¹⁶ 參見本書第三章註36。

¹⁷ 《陳書》，卷13〈徐世譜傳〉，頁197-198。

史書載：「世爲西蜀曾豪」，¹⁸可見其出身是巴族人。¹⁹本事梁鄱陽王蕭範，侯景亂起，瑱領兵入援京師，蕭範卒後，瑱兵敗降侯景，後又倒戈投梁軍，隨王僧辯討侯景，恒爲前鋒，每戰有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西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荊州陷，承制以瑱爲江州都督，鎮豫章。王僧辯被殺後，瑱據江州，兵甚強盛，雖外示臣節，但未肯入朝。直到太平元年（556），才詣闕請罪，陳霸先仍重用之。²⁰

（8）魯悉達。扶風郡（陝西省郿縣）人。但據陳連慶考察，魯氏鄉里在新蔡（河南省新蔡縣），爲蠻左之地，魯氏又爲蠻族大姓，其出身可能爲豫州蠻，²¹起家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反陳霸先，雙方爭相拉攏悉達，悉達遷延顧望，皆不就，陳霸先遣軍攻之不能克，王琳亦連結北齊軍攻之，相持歲餘，悉達不支，乃投附陳霸先，其弟廣達亦來歸附。²²

（9）周敷（530-564）。臨川郡（江西省臨川縣）人，爲郡豪族，形貌眇小，而膽力過人，其周邊地域的領袖，史書

¹⁸ 《陳書》，卷9〈侯瑱傳〉，頁153。

¹⁹ 參見本書第三章註45。

²⁰ 同註18，頁153-155。

²¹ 參見本書第三章註62。

²² 《陳書》，卷13〈魯悉達傳〉，頁198-199；卷31〈魯廣達傳〉，頁418。

稱爲「南江酋帥」，陳寅恪、陳連慶皆由其出身地域推測其族屬可能爲溪人。²³侯景之亂，鄉人周續聚眾以討賊爲名舉兵，敷從之，不久周續部下「渠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周迪以敷有族望，深求交結，於是周迪據臨川之工塘，敷據臨川故郡。陳朝成立後，敷與周迪曾合力擊退王琳部下與熊曇朗的來攻，陳文帝授敷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史載：「是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後來周迪舉兵反，敷被迪所害。²⁴

(10) 周迪(?-565)。臨川南城(江西省南城縣)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與周敷同族，即可能爲溪人。²⁵侯景之亂，周續起兵於臨川，迪召募鄉人從之，續被其部下渠帥殺後，迪被推爲主，乃據有臨川之地，陳初迪與周敷合力擊退王琳部下，又敗熊曇朗，併有其眾，朝廷徵之，不就，乃陰結留異，舉兵反，兵敗逃奔晉安依陳寶應，不久又糾合其徒眾再起，最後兵敗逃亡，被斬。²⁶

(11) 熊曇朗(?-560)。豫章南昌(江西省南昌縣)人，世爲郡著姓，陳寅恪、陳連慶皆由其出身地域，推測其族屬當爲溪人。²⁷曇朗「趺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

²³ 參見註 1 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頁 564-565；註 6 所引陳連慶，〈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之文，頁 27。

²⁴ 《陳書》，卷 13〈周敷傳〉，頁 200-201。

²⁵ 同註 23。

²⁶ 《陳書》，卷 35〈周迪傳〉，頁 478-483。

山太守，西魏攻陷江陵後，曇朗兵力更強盛，「山谷之中，最爲巨患」。紹泰 2 年（556），「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但曇朗仍盤據豫章地區，殺害陳霸先之猛將周文育，後來被周迪所敗，「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被斬，傳首京師，「於是盡收其宗族，無少長皆棄市」。²⁸

（12）留異（?-564）。東陽長山（浙江省金華縣）人。世爲郡著姓，陳寅恪由其出身地域，推測其族屬可能是越族。²⁹異「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殺東陽郡丞，東陽太守沈巡入援京師，讓郡於異，異率兵隨征，兵敗，侯景署其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此後長久割據東陽，陳霸先爲安撫他，以侄孫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異「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暗通，陳文帝天嘉 3 年（562），侯安都率兵討平之，異逃奔晉安投靠陳寶應，待陳寶應被平後，異亦被誅。³⁰

（13）陳寶應（?-564）。晉安侯官（福建省閩侯縣）人，世爲閩中四姓，似爲南下漢人，但卻被稱爲「渠帥」。據考察，其族屬當爲越族，³¹寶應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父子攬一

²⁷ 同註 23。

²⁸ 《陳書》，卷 35〈熊曇朗傳〉，頁 477-478。

²⁹ 參見註 1 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頁 565。

³⁰ 《陳書》，卷 35〈留異傳〉，頁 483-486。

³¹ 參見註 1 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之文，

郡之兵權。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當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貨產，土眾彊盛」。陳初爲安撫之，陳霸先授寶應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陳文帝且「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但寶應仍連結留異、周迪等共同抗陳，最後被陳朝遣大將章昭達討滅之。³²

(14) 任忠 (513-581)。小名蠻奴，汝陰 (安徽省阜陽縣) 人，「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任忠率鄉黨數百人，追隨梅伯龍征討，戍晉熙。據陳連慶考察，汝陰爲蠻左地區，梅氏爲蠻族大姓，任忠出身該地域又爲梅氏部下，其族屬有可能是蠻族。³³王琳立蕭莊，署任忠爲巴陵太守，王琳敗後，忠降陳朝。³⁴

(15) 樊毅 (?-589)。南陽湖陽 (湖南省辰谿縣西北) 人。據陳連慶考察，樊氏本爲蠻族大姓，樊氏族人任官與受封之地，亦皆爲蠻左地區，推測樊氏應是巴郡南郡蠻五姓之

頁 565；註 6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8。另外川本芳昭認爲陳寶應是蠻族出身，或與蠻族有血緣關係者，參見氏著〈六朝期における蠻の漢化について〉，《史淵》118 (1981.3)，頁 118-119。

³² 《陳書》，卷 35〈陳寶應傳〉，頁 486-490。

³³ 參見註 6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6。

一。³⁵樊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入援京師，隸王僧辯，陳霸先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北齊，陳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³⁶

(16)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湖北省江陵縣）百里洲，語「帶蠻音」，據考察，他可能是武陵蠻出身。³⁷侯景之亂，法和「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助平侯景部下任約，梁元帝授法和郢州刺史。法和有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西魏攻陷江陵後，北齊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北齊。³⁸

以上是梁末史籍有傳的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另外，有些人物可能亦是土豪酋帥，只是史籍無傳，其事跡不甚清楚。如《陳書·周迪傳》所提到的周續及「新吳洞主余孝頃」，可能是溪族出身，³⁹周續起兵割據，余孝頃參與王琳反陳霸先陣容；《陳書·任忠傳》所提到的梅伯龍、梅思立當為蠻族出身，⁴⁰參與討伐侯景。

當然，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不只以上諸人，只是有些不

³⁴ 《陳書》，卷 31〈任忠傳〉，頁 413-414。

³⁵ 參見註 6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4。

³⁶ 《陳書》，卷 31〈樊毅傳〉，頁 415-416。

³⁷ 參見宮川尚志，〈梁·北齊の居士陸法和〉，收於佛教史學會編《佛教の歴史と文化》（京都：同朋舍，1980 年）；註 31 所引川本芳昭之文，頁 117-118；註 1 所引朱大渭之文，頁 348。

³⁸ 《北齊書》，卷 32〈陸法和傳〉，頁 427-430。

³⁹ 參見註 6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7。

⁴⁰ 參見註 6 所引陳連慶之文，頁 26。

見於史傳，有些雖有傳但史文多缺，難辨其族屬，就以上所列諸人而言，有些人物在致身通顯之後，往往諱言其族屬，或附會中原高族，但因後來背叛朝廷，朝廷為聲罪致討，才揭露其出身，如陳朝討伐陳寶應的檄文，揭露其為「卉服支孽」、「扇動蠻陬」，⁴¹故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當不只上列諸人，不待多言。茲將本節人物列成表八，以供參考。

第二節 土豪酋帥興起的背景分析

1. 出身地域

首先，就前節所列土豪酋帥的出身地域觀之，侯安都、洗夫人出身於嶺南地區；黃法氈、周敷、周迪、熊曇朗等人出身於南川（瀨江流域）地區；徐世譜、侯瑱出身於巴蜀地區；歐陽頎、樊毅出身於湘江流域；陳寶應、留異、程靈洗出身於閩浙偏遠地區；任忠、魯悉達出身於南北朝交界地域；陸法和出身於江陵蠻族地域。由此可見，這些人物的出身地域，分散於嶺南、南川（瀨江流域）、巴蜀、湘江、閩浙偏遠地區，以及南北朝交界地區，都是遠離南朝政治、經濟重心的建康、三吳以外之地，亦即相對而言，多屬於南朝的邊陲地域，而這些地域在當時大多是非漢族的蠻、溪、越、巴、俚等土著族群聚居之地。

⁴¹ 《陳書》，卷 35〈陳寶應傳〉，頁 486-490。

表八 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人物表

編號	姓名	生卒年代	籍貫	族屬	與陳政權之關係	出處
1	歐陽頴	498-563	長沙臨湘	俚或溪	原附蕭勃，敗降，為陳看守嶺南	陳書卷 9
2	侯安都	520-563	始興曲江	俚	率族人助陳霸先打天下	陳書卷 8
3	黃法氈	518-576	巴山新建	溪	率族人助陳霸先平侯景之亂	陳書卷 11
4	洗夫人	?	高涼	俚	率族人助陳霸先北討，歸附陳朝	隋書卷 80
5	程靈洗	514-568	新安海寧	越	原王僧辯舊部，敗降，歸附陳朝	陳書卷 10
6	徐世譜	509-563	巴東魚腹	巴	原王僧辯舊部，歸附陳朝	陳書卷 13
7	侯瑱	510-570	巴西充國	巴	原王僧辯舊部，歸附陳朝	陳書卷 9
8	魯悉達	?	扶風郿縣	豫州蠻	割據地方，歸附陳朝	陳書卷 13
9	周敷	530-564	臨川郡	溪	割據地方，歸附陳朝	陳書卷 13
10	周迪	?-565	臨川南城	溪	割據地方，歸附陳朝又舉兵反陳	陳書卷 35
11	熊曇朗	?-560	豫章南昌	溪	割據地方，被周迪所敗，被誅	陳書卷 35
12	留異	?-564	東陽長山	越	割據地方，兵敗被誅	陳書卷 35
13	陳寶應	?-564	晉安侯官	越	割據地方，兵敗被誅	陳書卷 35
14	任忠	513-589	汝陰	蠻	原王琳舊部，敗降陳朝	陳書卷 31
15	樊毅	?-589	南陽湖陽	南郡蠻	原王琳舊部，敗降陳朝	陳書卷 31
16	陸法和	?	?	武陵蠻	召諸蠻弟子討侯景之亂，仕梁元帝，江陵陷後奔北齊	北齊書卷 32
17	周續	?	臨川郡	溪	割據地方，被部下渠帥所殺	陳書卷 35
18	余孝頃	?	新吳	溪	參與王琳反陳霸先，被周迪敗擒	陳書卷 35
19	梅伯龍	?	?	蠻	參與討伐侯景	陳書卷 31
20	梅思立	?	?	蠻	參與討伐侯景	陳書卷 31

2. 出身族屬

其次，就這些土豪酋帥的出身族屬觀之，出身於蠻族者有魯悉達（豫州蠻）、任忠、樊毅（南郡蠻）、陸法和（武陵

蠻)；出身於溪族者有黃法氈、周敷、周迪、熊曇朗；出身於越族者有程靈洗、留異、陳寶應；出身於俚族者有侯安都、洗夫人；出身於巴族者有徐世譜、侯瑱；此外歐陽頔可能出身於俚族或溪族。以上這些土著族群在當時分布地域很廣，人口眾多，據考察，僅就史料所見蠻、僚、俚三族的一部分人口做初步的估計，至少有 300 萬人左右，而據《宋書·州郡志》，以劉宋大明 8 年(464)有戶 94 萬餘來推論，約計總人口有 546 萬餘，這算是南朝國家掌握的最多人口數字，可見土著族群的部分人口數，即佔國家掌握的總人口數的一半以上，⁴²但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他們卻是屬於政治、社會身分較低下的被統治族群，鮮少能在政壇上有一席之地。⁴³

3. 梁末官歷

再就這些土豪酋帥在梁末的任官情形觀之，在侯景之亂前，有些人物無緣入仕，如黃法氈、程靈洗、周敷、周迪、周續、熊曇朗、陸法和；有些人物雖曾入仕，但多任職於地方郡縣衙門，或地方軍府之中級幹部，如歐陽頔任軍府中兵參軍、郡太守，侯安都為地方主簿，徐世譜仕於荊州軍府內，

⁴² 參見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中國史研究》1980.1，頁 59。按劉宋大明 8 年的戶口數，一般認為只是政府所能掌握的戶口，另外尚有許多隱戶或流亡者不入國家戶籍，但不論如何，南方土著族群的人口數必佔總人口數相當大的比例。關於東晉南朝的戶口數，參見王育民，〈東晉南朝時期戶口試探〉，《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7.1。

⁴³ 參見註 1 所引周一良之文，頁 73。

侯瑱任軍府中兵參軍、郡太守，魯悉達、魯廣達兄弟任軍府中兵參軍，留異任地方縣令，陳寶應父子掌地方兵權。由此觀之，這些土豪酋帥不是無緣入仕，就是只出仕於地方州郡以下的小職，因此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是等族類在此以前除少數例外，大抵為被壓迫之下層民族，不得預聞南朝之大政及社會高等地位者也」。⁴⁴

4. 時代背景

最後，就這些土豪酋帥興起的原因論之。川勝義雄從南朝貨幣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明梁末土豪將帥層的興起。川勝氏認為隨著南朝貨幣經濟的進展，造成商人層的抬頭，但同時也出現許多半失業的商業人口以及流亡農民，這些失業人口或流民被土豪將帥層所招募、吸收，而提高其軍事實力，而侯景之亂，剛好給這些擁有強大軍事力的土豪將帥層興起的機會。⁴⁵吳慧蓮則從梁武帝的地方政策來說明，認為東晉宋齊以來，中央政權雖由世族所把持，但地方事務則多半是地方豪強或蠻夷酋帥的天下，尤其是梁武帝的地方政策，地方郡縣首長的任期普遍都很短暫，使得地方事務更依賴地方豪強或蠻夷酋帥，而為了加強控制地方，武帝延續宋、齊政策，派遣台使到地方監督，但台使在地方常常作威作福，侵迫百姓，造成人民流亡投靠於豪族或酋帥，如此使地方豪族酋帥

⁴⁴ 同註1所引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之文，頁561。

⁴⁵ 同註1所引川勝義雄之文；歐陽小桃認為南川地區酋豪的興起，與該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參見歐陽小桃，〈梁末陳初的南川

勢力更大。⁴⁶

考之於上列土豪酋帥的興起情形，梁末的基層社會確實有許多流民流向各地的土豪酋帥，有些土豪酋帥在侯景之亂前就吸納流民而增強其勢力，如程靈洗「召募少年」、周敷「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留異「多聚惡少」、任忠「州里少年皆附之」；有些則是在侯景之亂後，召募鄉人或流民而興起，如侯安都「召集兵甲，至三千人」、黃法氈「於鄉里合徒眾」、魯悉達「糾合鄉人」、周迪「召募鄉人」、熊曇朗「稍聚少年…桀黠劫盜多附之」、陸法和「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另外有些則是早已擁地方兵權，乘機擴大其勢力，如歐陽頔、洗夫人、徐世譜、侯瑱、陳寶應等人。

總之，梁末的土豪酋帥原本即把持地方事務，他們吸收梁末基層社會的流民而更增強其勢力，待侯景亂起，中央政權崩潰，這批長期被抑於地方的土豪酋帥終於乘機躍上了歷史舞台，這就是前引《陳書》卷35的「史臣曰」所說的：「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資陵侮而爲大」。⁴⁷

酋豪》，《爭鳴》1992.2，頁40-42。

⁴⁶ 參見吳慧蓮，〈梁武帝的地方政策與梁陳變局〉，收於《史學：傳承與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1997），頁115-121。

⁴⁷ 《陳書》卷35，「史臣曰」，頁490。

第三節 土豪酋帥與陳朝成立的關係

梁末侯景之亂，乘機興起的土豪酋帥大致有二種政治動向，一是率眾入援京師或參與討亂，因而擁兵成爲軍中將領，如歐陽頔、侯安都、黃法氈、冼夫人、程靈洗、徐世譜、侯瑱、留異、任忠、樊毅、陸法和等人；一是嘯聚徒眾盤據地方或取代地方州郡首長，形同割據，如魯悉達、周敷、周迪、熊曇朗、陳寶應等人。

然而，隨著侯景被平、江陵淪陷、陳霸先掌權等情勢的演變，這些土豪酋帥面臨到如何保持與陳霸先關係的抉擇。茲爲釐清陳朝的成立與這些土豪酋帥的關係，以下以陳霸先的崛起爲中心，分析這些土豪酋帥在陳朝成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第三章所述，陳霸先從崛起到創建政權，其勢力發展約可分爲四個時期：（1）在嶺南的崛起時期、（2）北上討伐侯景時期、（3）鎮守京口抗北齊時期、（4）掌權到創建陳朝時期。以下依此四個時期，分析土豪酋帥與陳朝成立的關係。

（1）嶺南時期。此時期侯景之亂尙未發生，上列土豪酋帥尙未活躍，亦未見陳霸先與上列土豪酋帥有何關係，但這時期陳霸先在嶺南「招集士馬」，⁴⁸討伐嶺南土著以及交州李賁之亂，之後收編李賁的土著軍隊。因此，此時期雖未見陳霸先與土豪酋帥有何密切的關係，但其軍隊應有不少召

⁴⁸ 《陳書》，卷1〈高祖本紀上〉，頁2。

募、收編自嶺南的土著。⁴⁹

(2) 北討時期。此時期侯景亂起，上列土豪酋帥紛紛躍起，有的率軍勤王，有的則割據自立。在這種情勢下，陳霸先在北討途中交結了歐陽頔、侯安都、黃法氈、冼夫人等嶺南、南川地區的土豪酋帥，這些人物在當地都有很大的勢力，他們率領土豪軍助陳霸先北討，使陳霸先軍團如虎添翼，對於陳霸先掃除北討途中的障礙，以至討平侯景之亂，都有很大的貢獻。同時，此時期陳霸先軍團吸收不少土豪軍，故其軍隊成分更加複雜。⁵⁰

(3) 京口時期。此時期侯景之亂已被討平，梁元帝建都於江陵，但此時梁、益、雍三州淪沒於西魏，江北諸郡多失地於北齊，嶺南為蕭勃所據，其餘各地則仍被乘機興起的土豪酋帥所盤據，如周敷、周迪據有臨川，熊曇朗據有豫章、留異據有東陽、陳寶應據有晉安、魯悉達據有新蔡等。在這種情勢之下，梁元帝所統屬的領地，「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為限...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籍，不盈三萬」。⁵¹此時期陳霸先鎮守京口防守北齊，一方面引用僑姓高門士族為幕僚，一方面廣收江北流民擴充軍隊，但未見再招收土豪酋帥，北討時期幫助陳霸先的黃法氈出任交州刺史，歐陽頔出任衡州刺史，與陳霸先逐漸疏遠，冼夫人則據守其嶺南高涼

⁴⁹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論陳霸先軍隊構成分析的部分。

⁵⁰ 按《梁書》，卷46〈杜龕傳〉載：陳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當即指陳霸先軍隊中有許多土豪軍而言，頁644。

⁵¹ 《南史》，卷8〈梁元帝本紀〉，頁244。

舊地，因此留在陳霸先身邊的土豪酋帥唯有侯安都一人。

(4) 掌權時期。西魏攻陷江陵後，梁元帝被殺，陳霸先與王僧辯為迎立新帝而產生摩擦，最後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掌握朝權，擊退北齊大軍，建立無比威望，遂受禪稱帝，建立陳朝。面臨這種變局，許多原本割據的勢力，見陳霸先掌權之局已成，遂紛紛來歸附，其中土豪酋帥來歸附者有程靈洗、徐世譜、侯瑱、魯悉達等人，有些土豪酋帥則外示臣服，但實則仍然割據地方，如陳寶應、留異、熊曇朗、周迪、周敷等人。另外，陸法和則是在江陵淪陷後，投奔北齊去了。

在以上投附陳霸先的土豪酋帥中，侯安都是陳霸先北討侯景的前鋒大將，又是參與襲殺王僧辯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擊退北齊大軍以及討平王僧辯餘黨中，都有重大的貢獻，可說是為陳霸先建立功業的重要功臣。其次，程靈洗曾助討徐嗣徽，黃法氈抵抗蕭勃來攻，亦皆有戰功。除此之外，其他來附的土豪酋帥，則未見對陳朝的成立有重大的貢獻。

綜而言之，陳霸先創建陳朝的過程中，雖吸納不少嶺南、南川地區的土著以及土豪軍，但為陳霸先建立功業的土豪酋帥，只有侯安都等數人而已。其他的土豪酋帥只是見陳霸先掌權之勢已成，不得已才來歸附，而有些土豪酋帥雖外示臣服，但仍然心存觀望，欲圖割據。相對的，陳霸先身邊的許多吳人武將，以及僑姓幕僚，在陳朝的建立過程中皆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⁵²因此不宜過度渲染南方土豪酋帥與陳政

⁵²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論陳霸先武將群與文士幕僚群構成分析的部分。

權成立的關係。

第四節 陳朝初年土豪酋帥的境遇

陳朝成立之初，號令仍然不出千里之外，尤其是盤據上游湘、郢二州的王琳對首都建康的威脅最大，此外，各地尚有許多表面接受朝廷官爵招撫，實際上形同割據的土豪酋帥。《陳書·蕭乾傳》載：

永定元（557）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陳霸先）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乾既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部眾開壁款附。⁵³

按這是陳霸先初即位時的情形，各地土豪酋帥割據一方，蕭乾受命往諭閩中，各地「渠帥」雖「開壁款附」，但實則仍然叛服無常。

面對這種形勢，陳霸先採取全力對付王琳的政策，對於土豪酋帥則極力加以安撫籠絡。一方面對於已來歸順的土豪酋帥，以高官厚爵籠絡之，或任命為地方刺史以安撫之，如任命侯瑱為司空、徐世譜為護軍將軍，歐陽頎為衡州刺史、廣州刺史，黃法氈為高州刺史，魯悉達為北江州刺史，同時

⁵³ 《陳書》，卷21〈蕭乾傳〉，頁278。

也派他們領軍征討，如派侯瑱領兵出征王琳。另一方面，對於叛服無常的土豪酋帥，則默認其割據地方，盡力加以拉攏或安撫，唯恐他們威脅朝廷。如對陳寶應承認其勢力，順勢授其為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以留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又以侄孫女豐安公主嫁給留異第三子；由熊曇朗任宜新、豫章太守；以周迪為江州刺史，王琳東下，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援」，結果「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慰撫之」。⁵⁴終陳霸先在世之日，王琳之威脅尚未解除，土豪酋帥割據的形勢也沒有改變。

陳霸先死後，繼位的陳文帝（陳蒨）面對以上的形勢，起初依然採和陳霸先相同的政策，全力討伐王琳，而默認土豪酋帥的割據，甚至更加用心拉攏他們，如與陳寶應攀附同姓關係，「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⁵⁵待打敗王琳之後，陳文帝始用心解決內部割據的問題。

天嘉元年（560），王琳兵敗投奔北齊，上游的威脅解除，陳文帝遂致力於加強對內部各地的控制，對於割據地方者先徵其入朝，或移官他郡，有不從者再繩之以法，或出兵討伐。如《陳書·周迪傳》載：

王琳敗後，世祖（文帝）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

⁵⁴ 《陳書》，卷35〈周迪傳〉，頁479。

⁵⁵ 《陳書》，卷35〈陳寶應傳〉，頁487。

朝，迪越趨願望，並不至。⁵⁶

《陳書·周敷傳》載：

王琳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是時南江酋帥並願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周）敷獨先入朝。⁵⁷

《陳書·華皎傳》載：

（王）琳平，鎮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華）皎以法馭之。⁵⁸

在文帝強勢的政策之下，有的土豪酋帥應命受徵入朝，如周敷、黃法氈，有的則藉故不願入朝，或相互連結，極力反抗，但最後都被文帝派大軍一一討平。

天嘉元年3月，文帝徵周迪與黃法氈領兵討平熊曇朗，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被斬，傳首京師。天嘉2年（561）12月，詔司空侯安都領兵討留異，次年（562）閏2月，周迪舉兵應留異，3月侯安都討平東陽郡，留異逃往晉安投奔陳寶應，9月周迪請降，不久亦投奔陳寶應。天嘉4年（563）12月，詔護軍將軍章昭達領兵討陳寶應，次年（564）11月，章昭達破陳寶應於建安，擒陳寶應、留異，送京師斬之，周迪

⁵⁶ 《陳書》，卷35〈周迪傳〉，頁478-483。

⁵⁷ 《陳書》，卷13〈周敷傳〉，頁200-201。

⁵⁸ 《陳書》，卷20〈華皎傳〉，頁271。

逃返臨川再舉兵，天嘉 6 年（565），文帝遣都督程靈洗再敗周迪，周迪逃竄途中被殺，傳首京師，至此時，陳朝才大致結束土豪酋帥割據的局面。

另一方面，文帝對歸附的土豪酋帥亦加以防範打壓。歸附陳朝的土豪酋帥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侯安都。如前所述，侯安都是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中，為陳霸先建功立業的重要功臣，陳朝成立後，安都與周文育聯軍討伐王琳，曾兵敗被王琳所俘，後逃歸，再領軍討王琳。陳霸先死後，安都「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陳文帝）」，文帝即位後，遷司空，仍為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再率軍討平王琳。天嘉元年，北周放還被俘入關中的陳霸先世子衡陽獻王昌，試圖製造文帝與衡陽獻王昌之間的矛盾，⁵⁹文帝不知如何是好，安都乃自請迎昌，於江中淹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⁶⁰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安都又對文帝無禮，終於招致文帝的猜忌與不安。天嘉 4 年（563）6 月，文帝召安都入朝，在宴會中收捕之，又收其將帥，盡

⁵⁹ 按陳霸先世子陳昌在江陵淪陷時被俘入關中，陳霸先死時因陳昌仍留在北周，乃由其侄兒陳蒨繼位。陳霸先在位時，屢向北周請求放還其子昌，周人許而不遣，及陳霸先卒，周人乃遣昌還，胡三省注云：「欲以間陳，使兄弟爭國也」，參見《資治通鑑》，卷 168〈陳紀二〉，天嘉元年條胡三省注，頁 5202。

⁶⁰ 按侯安都雖出自俚族，但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能作五言詩，頗有漢文化素養，陳朝初年許多文學之士，聚集其身邊，從事文學交遊，形成一個文學集團。參見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

奪馬仗而釋之，安都則被賜死，這竟是對陳朝最有貢獻的土豪酋帥的最後下場。⁶¹

此外，其他歸附陳朝的土豪酋帥，在文帝時代（559-566），則逐漸凋零。文帝時曾任中央高官的土豪酋帥，除侯安都任司空之外，有侯瑱任太尉、程靈洗任左衛將軍、中護軍，徐世譜任護軍將軍，其他如歐陽頎、黃法氈、冼夫人、魯悉達、周敷、任忠、樊毅等人，大多出任地方刺史或太守。天嘉 2 年，侯瑱薨。天嘉 4 年，徐世譜卒、侯安都被賜死、歐陽頎薨。天嘉 5 年，周敷被周迪所害，另外，魯悉達也在文帝時代病卒。至此，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有的被剷平，有的被害，有的自然凋零，殘存者唯有黃法氈、冼夫人、程靈洗、魯廣達、任忠、樊毅等數人而已，而此數人幾乎都任職於地方刺史或太守。⁶²

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之後代，多世襲領兵，⁶³但多未見在中央擔任要職。如光大 2 年（568）程靈洗卒，其子程文季「盡領其眾」，助防郢州，不久為豫章內史，宣帝時領軍隨吳明徹伐北齊。⁶⁴又天嘉 4 年（563）歐陽頎死後，其子歐陽紇續任衡州刺史、廣州刺史，因其家族在嶺南勢力深厚，引起猜忌，

究》34（1969.3）。

⁶¹ 《陳書》，卷 8〈侯安都傳〉，頁 145-148。

⁶² 據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陳朝中期陳宣帝時代（569-582），土豪酋帥任中央高官者唯有樊毅曾任中護軍、護軍將軍。

⁶³ 關於陳代將領多世襲領兵，參見張國安〈論陳代的兵制〉，《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2.1，頁 8-9。

⁶⁴ 《陳書》，卷 10〈程靈洗傳附子文季傳〉，頁 173-175。

太建元年（569）被逼起兵反叛，被誅。⁶⁵冼夫人子孫亦久任嶺南地方官職，保存其地方勢力。⁶⁶

總之，梁末興起的南方土豪酋帥，到陳代中期大部分已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其後代多世襲領兵，但也未見出任中央要職，這種情形要到陳朝後期才稍有改變。

第五節 梁末陳初土豪酋帥的歷史地位

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非漢族土著族群長期處於被統治的地位，他們分布極廣，幾乎遍及東晉南朝所有的領域，人口亦眾多，在許多地區是人口中的多數，未必是所謂的「少數民族」，⁶⁷只是因史料殘缺，難以估計其真實的人口數，但根據粗略的估計，東晉南朝境內各土著族群的總戶口數，至少佔東晉南朝國家掌握的總戶口數之一半以上。⁶⁸雖然如此，在當時僑人與吳人長期掌握政治社會資源的歷史條件下，南方各土著族群不得不淪為被支配的地位，在東晉南朝的國家上層機構中，難有一席之地，唯有在政治力難以伸展到的基層土著社會，才有他們活動的空間。

南朝政府對待其境內的土著族群有一套統治與撫納的政策，以蠻族為例，其具體的措施包括：（1）在蠻人聚居之

⁶⁵ 《陳書》，卷9〈歐陽頠傳附子紇傳〉，頁159。

⁶⁶ 《隋書》，卷80〈譙國夫人傳〉，頁1802。

⁶⁷ 中國大陸學界好以「少數民族」稱呼這些土著，筆者認為未必妥當。

⁶⁸ 同註42。

地設置左郡、左縣等特殊行政區，並由「蠻酋」任左郡太守，保持蠻族舊有的組織形式，不干預其內部事務，形同「羈縻」統治；（2）設置蠻左校尉以專司蠻族事務，地位高於一般州刺史而相當於刺史領兵者，即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職高權重，這種蠻左校尉，計有寧蠻校尉、南蠻校尉、安蠻校尉、平蠻校尉等，此外有時又設有護軍，以治理蠻族；（3）任命蠻族的豪酋、渠帥為州刺史、郡守、縣令以安撫之；（4）採用按戶輸穀和「責賧」的經濟剝削形式，以收其利；（5）利用蠻酋統率蠻兵，助其攻打北朝或參與內部鬥爭，甚至以歸順蠻人攻打抗命蠻人；（6）遷徙蠻民，移於京師，或引出平土，以便於控制。⁶⁹

南朝政府對待土著族群，除了採用以上的一套統治與撫納政策之外，對於反抗的土著人民，更進行嚴厲的鎮壓，其手段殘酷無比，例如劉宋王朝對蠻人的征討、鎮壓，沈約在《宋書·夷蠻傳》的「史臣曰」載：

自元嘉（424-453）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各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為報亦甚。⁷⁰

⁶⁹ 參見吳永章，〈南朝對「蠻」族的統治與「撫納」政策〉，《江漢論壇》1983.6，頁68-72。

⁷⁰ 《宋書》，卷97〈夷蠻傳〉「史臣曰」，頁2399。

又《南齊書·陳顯達傳》載齊武帝時陳顯達任益州刺史：

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賤，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按陳顯達獨眼）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⁷¹

如上所見，南朝政府對其境內各土著族群的征討、屠殺極其殘酷。而在南朝政府招撫與征討恩威並施的政策下，各土著族群受到更強的統治，各土著族群與漢族之間互相交融的現象也更擴大，有些土著族群逐漸「漢化」，⁷²也有些漢族人民「蠻化」。⁷³

另一方面，南朝政府對各土著族群的征討、鎮壓，隨著各地的開發而愈加嚴厲，而各土著族群的反抗也愈來愈激烈。據研究，自劉宋以來，南朝政府對土著族群的征討、鎮壓即趨於頻繁而激烈，在宋、齊時期征討的對象主要是蠻族、僚族，到了梁武帝時代則主要是對付僚族及俚人，而各土著族群的反抗，也在梁代達到了高峰。⁷⁴在此過程，雖然有不少

⁷¹ 《南齊書》，卷26〈陳顯達傳〉，頁489。

⁷² 如註60所云，梁末興起的俚族酋豪侯安都頗有漢文化素養，即為土著族群「漢化」之例；又關於南方各土著族群之逐漸「漢化」，可參見註42所引朱大渭之文，以及註31所引川本芳昭之文。

⁷³ 關於漢人「蠻化」之例，如《魏書》，卷101〈蠻傳〉載東晉桓玄之子桓誕「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群蠻所歸」，可再參見註3所引谷口房男之文。

⁷⁴ 同註42，頁66-71。

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被收服，但他們在率領土著人民的反抗之中，也增強了對土著社會的影響力。此外，如前所述，因南朝貨幣經濟的發展，以及梁武帝的地方政策失當，產生許多流民，其中有許多被土豪酋帥所吸收，也更加提高土豪酋帥們的軍事力。以上這些都可說是梁末土豪酋帥興起的歷史背景。

梁末侯景之亂起，梁中央政府瓦解，中央政府軍潰散或互相殘殺，此時不但無力再壓制各土著族群，反而是要藉助於各土著族群的力量來助其平亂，在這種情形之下，南方各地的土豪酋帥乃乘勢而起。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雖有部分投入勤王的行列，但大部分則是坐擁地方，割據自雄，後來由於形勢的演變，陳霸先崛起掌權，各地土豪酋帥才勉強來附，但終陳霸先之世，仍未能剷除各地割據的土豪酋帥。

陳朝的成立，雖有不少得力於各地土著族群的力量，但也並非是唯一或主要的力量。陳朝初年，陳霸先默認各地土豪酋帥的割據，到陳文帝打敗王琳之後，才一一剷除割據自雄的土豪酋帥。另一方面，歸附陳朝的土豪酋帥，到陳朝中期有的被猜忌、被剷除，有的則自然凋零，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終於又逐漸退出中央政壇。

蓋侯景之亂，雖然使南朝的士族遭受到重大的創傷，或謂南朝貴族制因而崩潰，⁷⁵但門閥社會的傳統並不是一夕之間

⁷⁵ 關於侯景之亂對門閥士族之打擊，參見註 1 所引川勝義雄之文；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52：2（1977）。

就可改變的，即使梁末的舊貴族幾乎都已消滅，但又興起一批新貴族，且仍然保有一些貴族制的傳統。⁷⁶就以朝廷高官成分觀之，據初步的統計，陳代的三省長官以及吏部尚書，幾乎都由高門士族所把持，⁷⁷而掌機要大權的中書舍人也未見南方土著族群人物。⁷⁸由此可見，陳朝在成立之初，內憂外患未平之時，需要利用、安撫各地土豪酋帥的武力，對於少數土豪酋帥曾給于高官厚爵，如侯瑱、侯安都任司空，徐世譜任護軍將軍，程靈洗任中領軍等。然而，在政權穩固之後，門閥社會的傳統自然又逐漸恢復，士族勢力再起，這些土豪酋帥再度受到排斥，有的被剷除，有的自然凋零，終於難在中央佔有一席之地。

陳朝中期陳宣帝時代（569-582），這些土豪酋帥幾乎已完全退出中央政壇，但土豪酋帥所統率的地方武力仍為陳朝所引用。太建5年（573）3月，宣帝命大將吳明徹為北討大都督，統眾10萬北伐，北伐軍勢如破竹，數月之間，直達壽陽，自北齊收復江北淮南27州之地。此次軍事勝利，有不少是得力於土豪酋帥所統率的武力，例如黃法氈、魯廣達、程文季、任忠、樊毅、等土豪酋帥都領兵參與北伐，建立不少功業，而其中任忠、樊毅到陳朝後期陳後主時代（583-589），因軍功升任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中央要職，這顯示，在某

⁷⁶ 參見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第7章第10節〈陳貴族制特質〉，（東京：研文出版社，1982），頁368-372。

⁷⁷ 參見註1所引朱大渭之文，頁356-357。

⁷⁸ 關於陳代中書舍人權力的更加高漲，參見本書第三章註90、91。

種程度上陳朝仍需仰賴土豪酋帥之武力，而此點可說是陳朝與東晉、宋、齊、梁等朝代性格不同的地方。

總之，陳代的土豪酋帥雖然仍未能成爲中央的統治階層，但歷史的發展已使他們的武力達到不容忽視的地步。陳寅恪認爲：「若非隋文滅陳江左偏安之局於是告終，否則依當時大勢所趨推之，陳室皇位終必爲其武將首領所篡奪，江東大寶或不免輪轉而入於南方土族之手耶？」⁷⁹的確，若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來看，陳寅恪此種說法是頗有可能的合理推論。

第六節 結語

梁末侯景之亂，南朝土族遭到打擊，而一批以往在政壇上很少出現的土豪酋帥興起。這批新興起的土豪酋帥，大多出身於遠離南朝政治、經濟重心的建康、三吳以外的地域，在當時大多是非漢族的蠻、溪、越、巴、俚等土著族群聚居之地，這些土豪酋帥是土著社會中的領袖人物。他們在梁末侯景之亂前，大多是無緣入仕，或雖曾入仕，但任職於地方郡縣衙門或軍府，侯景之亂以後，他們乘機興起，有的率眾入援京師或參與討亂，因而擁兵成爲軍中將領，有的則是嘯聚徒眾盤據地方或取代地方州郡首長，形同割據。

梁末各地土豪酋帥的興起，與南朝的歷史發展有關。南朝自宋、齊以後，隨著各地的經濟發展，中央政府的統治力

⁷⁹ 參見註1所引陳寅恪之文，頁556。

向基層延伸，對境內各土著族群的控制愈嚴，也激起更大的反抗，南朝政府則加強派兵征討，這種征討與反抗到了梁代達到了高峰，各地的土豪酋帥也因而更增強其對土著社會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由於南朝貨幣經濟的發展，以及梁武帝地方政策的失當，造成許多流民，有不少流民被土豪酋帥所吸收，因而更提高土豪酋帥們的軍事力，待侯景之亂發生，各地土豪酋帥遂能憑其軍事力而興起。

以往有的學者鑑於這批土豪酋帥在梁末異軍突起，又見到陳霸先的部將中有許多土豪酋帥，因而過度強調陳朝的成立與土豪酋帥的關係。然而在筆者深入考察之後，對這種說法卻必須有所修正。陳霸先在創建陳朝的過程中，雖吸收不少嶺南、南川地區的土豪軍，但為陳霸先建立功業的土豪酋帥，只有侯安都等數人而已。其他的土豪酋帥只是見陳霸先掌權之勢已成，不得已而來歸附，另有些土豪酋帥雖外示臣服，但心存觀望，事實上是割據自雄。相對的，陳霸先身邊的許多吳人武將，以及僑姓幕僚，在陳朝的建立過程中皆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宜過度渲染土豪酋帥與陳政權成立的關係。

陳朝初年，陳霸先全力對付上游王琳的威脅，默認各地土豪酋帥的割據，到陳文帝打敗王琳之後，才一一加以剷除。另一方面，歸附陳朝的土豪酋帥，如侯安都、侯瑱、徐世譜、程靈洗等，起初雖受到尊崇禮遇，但待陳政權穩固之後，有的被猜忌、被剷除，有的則自然凋零，梁末興起的這些土豪酋帥，終於又逐漸退出中央政壇。

陳朝中期陳宣帝時代，這些土豪酋帥幾乎已完全退出中央政壇，但土豪酋帥所統率的地方武力仍為陳朝所引用。陳宣帝北伐，自北齊收復江北淮南之地，即多得力於土豪酋帥所統率的武力。陳朝後期，土豪酋帥任忠、樊毅因軍功升任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中央要職，顯示陳朝仍需仰賴這些土豪酋帥的武力，這是陳朝與東晉、宋、齊、梁等朝代性格不同的地方。

第五章

從外在形勢論陳宣帝的北伐

第一節 問題的緣起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因爭正統而起的，即深受「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的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不容天下有和平共存、平等互惠的鄰國存在，一定要消滅並存的「偽政權」，實現王者大一統的理想，但在現實的歷史中又未必皆能如願，於是有時不得不放棄大一統觀念，而滿足於分立的現實，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南方政權，泰半具有這種趨向。

譬如，孫權立國於江東，並沒有一統中國的志向，而只在堅決維護自己的分立，他與蜀漢聯合，目的在追求「中分天下」的理想。東晉因永嘉之亂而流寓江東，「寄人國土，心常懷慚」，¹不得不以北伐為國策，但現實的處境則是北伐不易，反而是漸安居於江浙水鄉，整個東晉時期始終以政治輿

¹ 《世說新語》，卷2〈言語篇〉：「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91-92。

論上的北伐高調，掩蓋其甘心偏安實即分立之事實，因此，祖逖、桓溫、劉裕的北伐，都沒有得到朝士的積極支持。南朝四代已不再以北伐為基本國策了，僅劉宋一朝組織過幾次規模較大的北伐戰爭，之後則僅求以攻為守、保全淮南以及江東而已，即使在北魏末年動盪的有利時機，梁武帝也無北伐中原、還都洛陽之心，陳朝國土日蹙，據江而守，北伐更不成其為國策。²然而，陳宣帝時代確實發動了大規模的北伐戰爭，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陳宣帝時代（569-582）是陳朝由盛而衰的一個關鍵時代，陳朝在歷經梁末侯景之亂的破壞後，元氣大傷，土宇蹙小，是周將韋孝寬所謂的「破亡餘燼」，³宣帝即位前不久，政權才在內外動盪之中穩固下來，但宣帝即位後的第5年（太建5年，西元573年），卻命大將吳明徹揮軍北伐，自北齊收復淮南江北之地。不久北周滅北齊，宣帝出兵與周爭淮北，結果北伐軍慘敗，損兵折將，再喪淮南江北之地，陳朝從此走向衰弱之途，到次代陳後主時被隋所滅。那麼宣帝為什麼要北伐？其決策考量、成敗的原因與影響為何？

以往學者多認為南北朝後期陳、齊、周三國鼎立之中，周最為強大，陳若採聯齊抗周之策，則陳雖弱小，成敗尚未

² 關於六朝政權滿足於分立的現實，參見李培棟，〈六朝國策異同論〉，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錄》（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2），頁95-107。

³ 《周書》，卷31〈韋孝寬傳〉，韋孝寬給周武帝的平齊三策中，曾分析當時形勢云：「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頁540。

可知，但陳卻採聯周伐齊之策，以致敗亡。⁴那麼，陳宣帝不採聯齊抗周而採聯周伐齊之策，是否有其主客觀形勢的因素？

本章擬從宣帝即位前後，陳、齊、周三國鼎立的形勢演變，探討以上所列關於陳宣帝北伐的一些問題，希望能有助於瞭解南北朝後期的形勢演變，以及陳朝走向衰亡的背景。

第二節 陳宣帝由周還國及其得位

陳宣帝陳頊（530-582）是武帝陳霸先的侄兒、文帝陳蒨的弟弟。陳頊在即位之前，曾滯留於西魏、北周 8 年，以下先就陳頊從還國到即位的背景，做一基本的交待。

關於陳朝的史事，正史的記載有許多缺漏不明之處，譬如關於陳皇室的記載缺漏頗多，《陳書》只有卷 14〈衡陽獻王昌傳〉記載陳霸先第六子陳昌，至於陳霸先其他諸子則多無可考。

據有限的史料記載，陳霸先從嶺南北上討伐侯景之亂時，其妻章氏與第六子昌、侄兒蒨被侯景部下所俘，侯景敗後才脫釋。侯景平後，陳霸先鎮守京口，梁元帝徵霸先子侄入侍，霸先乃遣其子陳昌及侄兒陳頊赴江陵。不久，西魏攻

⁴ 藍文徵，《隋唐五代史》第 2 章〈隋史紀事〉，（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 臺 4 版），頁 74；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1985.3），頁 15-16；戈春源，〈吳明徹北伐及其失敗原因〉，收於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出版，1993.9），

陷江陵，江陵百官及士民 10 餘萬人被虜入關中，陳昌及陳頊也在其中。陳朝初年，陳霸先屢次向北周（此時西魏已禪代為北周）要求遣還子侄，皆無結果，因此，陳霸先死後遂由侄兒陳蒨入纂，史稱陳文帝。

關於陳文帝的繼位，《陳書·高祖紀下》載陳霸先臨終前「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⁵但據《陳書·侯安都傳》則載另有內情：

（侯安都討伐王琳）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陳蒨）還朝，仍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⁶

據此，陳霸先臨終前如何交待遺言，不得而知，章皇后因寄望被留在北周的兒子陳昌，不肯下令由侄兒陳蒨繼位，最後是在武將侯安都的護衛之下，陳蒨始得即位。

陳文帝即位後，北周乃遣還陳昌，想引起陳朝的內爭，⁷造成文帝的困擾，結果天嘉元年（560）陳昌在返國途中渡漢

頁 161。

⁵ 《陳書》，卷 2〈高祖紀下〉，頁 40。

⁶ 《陳書》，卷 8〈侯安都傳〉，頁 146。

⁷ 《資治通鑑》，卷 168〈陳紀二〉，天嘉元年條胡三省注：「高祖存而不遣，高祖殂而遣還，欲以間陳，使兄弟爭國也」，頁 5202。

水時沈溺，可能是被侯安都沈殺，⁸而與陳昌同時被留在北周的陳頊，則是在天嘉3年（562），陳與北周修好的背景下，順利返國。⁹

陳頊是文帝陳蒨的親弟，相對於陳昌還國不受歡迎而被沈溺，陳頊還國則是受到重用，立即被授為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吏，尋加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不久又使率領大軍討伐割據的周迪，建立軍功，因此陳頊在朝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來。天嘉6年（565）4月，遷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其府下直兵參軍恃勢非法，大臣莫敢言，御史中丞徐陵奏彈之，遂劾免陳頊侍中、中書監，¹⁰但不久，天康元年（566）3月，又授尚書令。

文帝之所以不得不重用其弟陳頊，或許是與陳皇室勢力單薄有關，如前所述，陳霸先諸子只有第六子昌見諸史傳，陳霸先兄弟只知其兄陳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死於侯景之亂，¹¹陳霸先弟陳休先，亦早卒。¹²陳道談生陳蒨及陳頊，

⁸《陳書》，卷8〈侯安都傳〉載：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頁146。

⁹《陳書》，卷5〈宣帝紀〉載：陳頊是於天嘉3年（562）自周還，頁75；《資治通鑑》，卷168〈陳紀二〉文帝天嘉3年2月條，載「二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頁5222。

¹⁰《陳書》，卷26〈徐陵傳〉，頁332。

¹¹《陳書》，卷28〈始興王伯茂傳〉，頁357。

陳休先生陳曇朗，陳曇朗質於北齊時被殺。¹³因此，陳霸先死後，親子昌被留北周，皇室中唯有陳蒨可嗣位，而文帝陳蒨在位之時諸子皆幼弱，唯有弟陳頊可助皇室鞏固政權。

文帝雖重用其弟陳頊以鞏固政權，但還是希望培植諸子的勢力，未必有意由陳頊繼承帝位。文帝有十三子，永定3年（559）文帝即位後，即立其嫡長子伯宗為皇太子（時年6歲），其後又陸續封諸子為王，以皇子伯茂為揚州刺史（時年12歲）、東揚州刺史，伯山為南徐州刺史（時年16歲），伯恭為吳郡太守。這種以幼王出掌國家重鎮的現象，即南朝歷史上普遍出現的「幼王出鎮」，其目的在於抵消世族政治的影響，提高宗室的地位，又能加強皇權。¹⁴不過，畢竟文帝諸子都幼小，難於掌握實權，其提高諸子地位的象徵意義較大。

天康元年（566）4月，文帝病篤，見太子柔弱（時年13歲），憂其不能守位，乃欲讓位予其弟頊，頊拜伏泣涕，固辭，文帝臨終以陳頊（尚書令）、到仲舉（尚書僕射）、劉師知（中書舍人）同受遺詔輔政。文帝死後，太子即位，史稱廢帝，陳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元年（567）2月，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陳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謀出陳頊於外，事敗，劉師知被賜死，到仲舉被廢於家，從此國政盡歸於陳頊。同月，

¹² 《陳書》，卷14〈南康愍王曇朗傳〉，頁210。

¹³ 同上，頁210-211。

¹⁴ 陳長琦，〈南朝時代的幼王出鎮〉，《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1，頁101-109。

右衛將軍韓子高與到仲舉被告謀反，韓子高與到仲舉皆被捕下獄，賜死。3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暗中連結北周、後梁，陳頊乃以吳明徹代為湘州刺史領大軍討之，華皎兵敗奔江陵。按劉師知本為陳霸先的文膽，任中書舍人，委任甚重，文帝時代又任中書舍人，仍受重用，¹⁵到仲舉、韓子高、華皎則是文帝早年所交結的親信人物，¹⁶他們陸續被誅，代表文帝的親信勢力已被剷除，陳頊掌權之勢已然形成。光大2年（568）正月，陳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同年11月，陳頊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為臨海王，以頊入纂，次年（569）正月，陳頊即帝位，史稱陳宣帝，改元為太建元年。

第三節 即位之前的內外形勢

如第四章所述，陳朝成立之初，外有北齊、北周的威脅，內有各地割據自雄的勢力，號令不出千里之外。首先就內部形勢而言，盤據在湘州、郢州的王琳對首都建康的威脅最大，而各地尚有許多表面接受朝廷官爵招撫，實際上形同割據的土豪酋帥，如豫章的熊曇朗、臨川的周迪、東陽的留異、晉安的陳寶應等等，面對這種形勢，武帝陳霸先採取全力對付王琳，而暫時對土豪酋帥安撫籠絡的政策。文帝時代，依然延續武帝的政策，終於打敗王琳，進而逐步剷除各地的割據

¹⁵ 《陳書》，卷16〈劉師知傳〉，頁229-231。

¹⁶ 參本書第三章第二節，註64、註67、註68。

勢力。到天嘉 6 年（565）7 月討平周迪，大致上結束了內部的割據局面。¹⁷

不過，宣帝初即位的太建元年（569）10 月，內部又發生歐陽紇舉兵事件。歐陽紇是陳初功臣歐陽頎之子，歐陽頎自陳初被授為廣州都督以來，「合門顯貴，名振南土」，¹⁸天嘉 4 年（563），歐陽頎死後，子歐陽紇繼任廣州都督，歐陽紇「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¹⁹由於歐陽氏家族久據嶺南，家族勢力龐大，也形同割據，宣帝即位後憂心其地方勢力過於深厚，乃下詔徵紇為左衛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乃多勸之反，遂舉兵反，後來因得不到嶺南土著首領冼夫人的支持，兵敗被擒，太建 2 年（570）2 月，歐陽紇被斬於建康，其在嶺南的勢力被剷除，陳朝的威權完全確立，從此進入穩定統治的時期。²⁰

其次，就外在形勢而言，自侯景之亂以來，東魏與西魏乘機大舉南侵，東魏掠取得江北淮南之地，西魏則取得漢中、四川之地，長江中游之江陵也在西魏扶持之下，成立一個後梁政權，當西魏攻陷江陵之後，陳霸先與王僧辯共立梁元帝子蕭方智，北齊（原東魏）則大軍壓境，乘機要脅扶立梁武帝侄蕭淵明，王僧辯迫於北齊壓力而迎立蕭淵明，但陳霸先

¹⁷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四節。

¹⁸ 《陳書》，卷 9〈歐陽頎傳〉，頁 158-159。

¹⁹ 《陳書》，卷 9〈歐陽頎附子歐陽紇傳〉，頁 159。

²⁰ 參見石田德行，〈南朝後期の社會と地方軍閥—歐陽頎一族を中心として—〉，《軍事史學》13：4（1978），頁 88。

反對，起兵襲殺王僧辯，招致北齊大軍南下，數次危及建康，皆被陳霸先所擊退，而西魏自扶立後梁政權後，也未再南侵，因此，陳朝成立之後，北邊依江為界，西邊僅達長江中游，乃維持著陳、北齊、北周（原西魏）三國鼎立的局面，而在陳與北周中間挾著一個後梁做為緩衝國。

當王琳起兵反陳霸先時，北齊扶立梁永嘉王蕭莊，王琳奉以為梁主，齊將慕容儼率眾臨江，與王琳策應，但終無所得，天嘉2年（561）2月，王琳敗後奔齊，齊孝昭帝仍遣琳鎮守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²¹另一方面，天嘉元年（560）王琳領兵東下時，以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事，北周趁其空虛，派兵襲郢州，孫瑒苦守，待王琳敗後，陳軍西征，孫瑒舉中流之地歸陳，隨後周將賀若敦、獨孤盛又深入湘州，被陳將侯瑱與侯安都所敗。陳因討王琳之役，而兩面與周、齊交兵，形勢對其不利，這時曾被俘入關中而與陳昌俱還的毛喜，乃向陳文帝「進和親之策」，於是天嘉元年3月，文帝遣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²²周因與北齊為宿敵，在對陳軍事失利後也願與陳修好，於天嘉2年6月，亦遣治御正殷不害使於陳，於是陳與周修好，宣帝陳頊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由周還國。²³天嘉3年（562），陳亦向北齊修書請和親，北齊見屢次南侵不利，亦不願北周與陳獨好，於是亦遣散騎常侍崔瞻聘陳，此後數年陳與北齊亦修好。大體言之，從天嘉3年到

²¹ 《北齊書》，卷32〈王琳傳〉，頁434。

²² 《資治通鑑》，卷168〈陳紀二〉，文帝天嘉元年3月條，頁5204。

²³ 《資治通鑑》，卷168〈陳紀二〉，文帝天嘉3年正月條，頁5219。

光大元年（562-567）之間，陳與北齊、北周皆休兵言和，南北使節往還不斷，²⁴陳也充分利用這種外部緩和的形勢，全力討平內部的割據勢力。

光大元年，華皎舉兵叛陳，勾引周兵，陳周關係又破裂。皎奉後梁蕭巋為主，巋遣水軍爲其聲援，周亦遣宇文直、拓跋定領兵助之，皆爲陳將吳明徹、淳于量、徐度所敗。此後，陳周交惡，雙方使節中斷，另一方面，陳與北齊的和好關係如故，且因北齊與北周關係緊張，北齊更積極派使節聘陳，²⁵這是宣帝即位時的外在形勢。

總之，當宣帝即位之初，內部割據的勢力已逐次被剷平，外部與北齊和好而與北周交惡，但基本上北齊、北周的威脅也消除了，陳朝政權的統治至此已穩定下來了。

第四節 北伐的決策考量

陳初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全力緩和來自北齊、北周的威脅，若不得已而交兵交惡，亦大多是出於被動防守，但宣帝之北伐行動則是主動出擊，這種對外政策的轉變是基於何

²⁴ 《陳書》，卷19〈虞荔弟虞寄傳〉，載天嘉4年（563）虞寄給陳寶應的勸降書，亦言「方今周、齊憐睦，境外無虞」，頁261；又關於陳與北齊、北周之使節交聘情形，參見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3章〈北齊北周對抗的消長過程〉，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5（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87.6），頁118-119所附之圖表八〈陳與北齊北周之交聘表（557-577）〉。

²⁵ 同上註所引拙著之圖表，頁119。

種考量？

據《陳書·宣帝紀》的記載，宣帝「少寬大，多智略」、「有勇力、善騎射」、「有大度幹略」、「器度弘厚」，²⁶顯示他不是一個懦弱平庸的人，年輕時代遭逢侯景之亂，又赴江陵侍梁元帝，江陵陷後被俘入關中，留在關中 8 年始被遣返國，返國後被委以重任，文帝死後篡大權而得位，由此觀之，他的前半生歷經坎坷，見過大風大浪，這對於原本就「有大度幹略」的他，在即位之後自然想要有一番作為，況且其帝位由篡奪而來，若能對外建立功業，則更有助於提高他的統治威望，而當時他也面臨到國防上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南朝自侯景之亂以來，江北之地，悉陷於北齊，漢中、四川之地淪沒於北周，長江中游的江陵之地又有北周的附庸國後梁，就戰略形勢上看，有很大的國防弱點。蓋東晉以來，北邊的國防基本上是保持在淮水沿線，西邊則有巴蜀，侯景之亂以後的陳朝則只有長江可守。雖然說長江天險，但若無淮水流域諸要地以及長江中上游為屏障，則守江並不容易。因此，位於淮水流域的壽春以及漢水流域的襄陽，為歷代南北戰爭中的兵家必爭之地，²⁷而長江中游的江陵，以及長江北岸的北府重鎮，亦為江南國防之重鎮，²⁸清代姜宸英在《江

²⁶ 《陳書》，卷 5〈宣帝紀〉，頁 75、頁 100。

²⁷ 徐益棠，〈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中國文化研究彙刊》8（1948），頁 53-64；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 57〈豫治無定，壽春為主〉，論壽春之重要性，（臺北：大化書局，1977）。

²⁸ 關於江陵（荊州）在戰略地理上的重要性，參見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

防總論》裡論曰：

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時則以金陵為居重，以上流為控扼，以全蜀為根抵，蓋由京口而至秣陵是為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為荊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荊湖者以襄漢...然而根抵尤在於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²⁹

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 57〈江左不可無蜀〉，亦曾有精闢之論：

江左不可無蜀，蓋其為國，東則倚淮南數郡為屏蔽，中則資荊、襄、樊、鄧為藩籬，而西則巴、蜀亦其右臂.....陳承梁，土宇迫愜，東既無淮肥，西又失蜀，文軌所同，不過江外。故隋之取陳，勢如破竹...³⁰

由此觀之，侯景之亂後所成立的陳朝，在國防戰略上有很大的弱點，東邊既無淮南江北諸要地以為屏障，中間無荊州、襄陽等地為藩籬，西邊又無巴、蜀為右臂，在國防戰略上相當的空虛，宣帝即位之後，若想要有一番作為，首先就必須

局》，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93-115；關於北府在戰略地理上的重要性，參見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70（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6），頁 52-61；137-143。

²⁹ 姜宸英，《江防總論》，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27 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6.8），頁 2-3。

³⁰ 前揭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 57〈江左不可無蜀〉條，頁 543-544。

改善這種國防上的弱點，才能夠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

《陳書·宣帝紀》載：

高宗（宣帝）在田之日，有大度幹略，及乎登庸，寔允天人之望。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略，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³¹

據此，宣帝即位之後，確實看到了當時國防戰略上的空虛，「志復舊境」，因而發動北伐，換而言之，宣帝北伐的目標並非是要收復中原，再造大一統局面，而毋寧只是想收復在侯景之亂以後所失去的淮南故土，這大概也是宣帝在北伐收復淮南之後，未再積極出兵淮北的原因之一（詳後）。如前所述，東晉以來那種想要恢復中原的北伐國策，到東晉中期以後已逐漸放棄了，至多只是輿論上的高調，實際上是只求偏安江南，從這個角度來看，更可明瞭宣帝的「北伐」實際上只是其改善國防的一種作為。

最後，宣帝北伐可能也與軍隊的安遣問題有關。如前所述，陳初內部各地的割據勢力，大致在文帝時代都已被剷平，陳朝的統治日趨穩固，此時對於創建政權所招募的軍隊必須有所安排，可以解甲歸田，也可以移做他用。太建 2 年秋 8

³¹ 《陳書》，卷 5〈宣帝紀〉，頁 99。

月，宣帝詔：「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³²太建 4 年（572）閏 11 月，宣帝因京畿附近「梁末兵災，凋殘略盡」，「眾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為蠹耗」，乃下詔：「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使「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闢，亦停租稅」，³³即是對解甲歸田的軍隊的減稅優惠措施。然而，梁末動亂以來，各地軍隊多靠招募，陳霸先所賴以創建陳朝的軍隊亦多是招募而來，尤其是有許多土豪酋帥所招募的土豪軍，³⁴這些土豪軍與其酋帥的依附關係很強，要悉數解甲歸田並不容易，大多由其土豪酋帥繼續統領，觀諸後來的北伐軍隊，有很多是由土豪酋帥所率領的土豪軍，如黃法氈、魯廣達、程文季、任忠、樊毅等土豪酋帥出身的將領，都在北伐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建立不少功業，³⁵這說明北伐軍必有不少土豪軍。那麼，宣帝北伐的考量，也可能與要善加利用這些不易復員而戰鬥力又強的土豪軍有關。

綜而言之，宣帝是一個想要有一番作為的君主，在他即位之後面臨國防戰略上的空虛問題，為求國家長治久安，「志復舊境」，因而不得不改變前此緩和與外來威脅、畫江自守的政策，轉而發動大規模的北伐戰爭，而當時有大批陳初所留下來的能征善戰的土豪軍，復員不易，剛好可成為宣帝發動北伐的主要兵力。

³² 同上，頁 79。

³³ 同上，頁 83。

³⁴ 關於陳霸先軍隊的構成分析，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³⁵ 關於這些將領多為土豪酋帥，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

第五節 聯周伐齊政策的形成

如前所述，宣帝即位之時的外在形勢是與北齊修好而與北周交惡，那麼何以後來北伐卻是聯周伐齊？這必須再看宣帝即位之後形勢的變化。

自光大元年因北周接納華皎而與陳交惡。宣帝即位之後不久，北周因與陳長期交戰不利，乃遣使向陳請求修好。《北史·杜杲傳》載：

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周)武帝(宇文邕)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³⁶

按類似的記載也見於《周書·杜杲傳》及《資治通鑑》，但《北史·杜杲傳》及《周書·杜杲傳》都沒有載明杜杲使陳的時間，《資治通鑑》則繫此事於太建元年12月，另據《北史·周武帝紀》及《周書·武帝紀》，華皎叛陳、周陳交兵以後，周首次遣使聘陳是在周武帝天和6年(571)5月，亦即陳太建3年(571)5月，且出使者是納言鄭詡而非杜杲，又《陳書·宣帝紀》及《南史·陳宣帝紀》亦皆只載太建3年10月，周遣使來聘，未見太建元年杜杲聘陳之記載，再據上引

³⁶ 《北史》，卷70〈杜杲傳〉，頁2429。

文，陳接待周使杜杲者是「黃門侍郎徐陵」，但據《陳書·徐陵傳》，徐陵任黃門侍郎是在梁敬帝紹泰 2 年（556），陳宣帝即位後，徐陵已歷任尚書右僕射、尚書左僕射，未再任黃門侍郎，可見上引史料有不少問題。不論如何，自光大元年周陳交惡之後，北周因與陳交戰不利，又不願與齊、陳兩邊交惡而主動與陳修好，只是周主動聘陳的時間尚難確定。

陳宣帝很快地就接受北周修好的提議，這一方面可能與宣帝個人的因素有關，宣帝曾久留北周受到善待，且被北周遣送返國始有機會登上皇位，杜杲來使時即屢屢陳述北周對宣帝之恩，³⁷或許這些因素使宣帝對北周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宣帝初即位，亦希望先求穩定外部形勢，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周既來求和，至少表面上要先接受，毋須拒人於千里之外，因此從太建 3 年以後，周陳再修好，雙方使節往來不絕。

另一方面，陳與北齊的和好關係則起了變化。《北齊書·後主紀》載齊武平 2 年（571）夏 4 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³⁸同樣的記載也見於《北史·齊後主紀》。³⁹據此可見，陳雖表面上已與周修好，但也沒有放棄嘗試聯齊伐周的策略。此時北齊正與北周在宜陽交兵，陳遣使欲與北齊聯合伐周，北齊應該是很歡迎才對，何以反而是「朝議弗許」而加以拒絕？考之於北齊內部情勢，北齊自武成帝高湛即位

³⁷ 同上。

³⁸ 《北齊書》，卷 8〈後主紀〉，頁 104。

³⁹ 《北史》，卷 8〈齊後主紀〉，頁 292。

(561)以後，對北周即採取守勢，幾次重大的交戰都是由北周主動出擊，如 563 年、564 年北周兩次聯合塞外的突厥伐齊，569-571 年北周圍攻宜陽，都是由北周主動挑起的戰爭，這與先前北齊主動出擊的情形恰成爲強烈的對比，《資治通鑑》在北周突厥兩次聯軍伐北齊失利後載：

初，齊顯祖（高洋）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高湛）即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⁴⁰

由此可見，齊武成帝即位之後，已無併周之雄心，新的對周政策是謀求與周和平共存。當時北周權相宇文護的母親閻氏被北齊留置鄴城已 30 餘年，北齊爲向北周示好，乃遣還閻氏。⁴¹《周書·武帝紀》天和 3 年（568）8 月條載：「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⁴²按這是自東西魏到北齊北周雙方 30 幾年對峙以來首次的使節交聘，意義非比尋常，而和親、交聘都是由北齊主動提出，北齊主動求和的用意非常明顯。由此可見，在北齊力求與北周

⁴⁰《資治通鑑》，卷 169〈陳紀三〉，文帝天嘉 5 年 12 月條，頁 5238-5239。

⁴¹按《周書》，卷 11〈晉蕩公護傳〉，載有宇文護與其母閻氏往返的書信，辭情動人（頁 169-174），谷川道雄曾由此信內容分析宇文泰族人所居處的武川鎮社會結構。參見谷川道雄，〈武川鎮軍閥の形成〉，《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1982.12），該文又收入氏著：《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1），頁 361-397。

⁴²《周書》，卷 5〈武帝紀上〉，頁 75。

修和的政策之下，陳欲聯合北齊伐周，結果是北齊「朝議弗許」，並不是一件很令人意外的事。

然而，此時陳宣帝已鞏固內部的統治，很想對外有一番作為，固守現狀既不利於國防，而若欲對外用兵，依當時三方對峙的形勢，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無疑是最佳的戰略，因此，在聯齊不成之下，乃轉而謀求聯周。

再就北周的對外政策觀之，自西魏末年宇文泰即與北方新興起的突厥和親，「謀為犄角，共圖高氏」，⁴³周保定 3 年（563）北周與突厥聯軍大舉伐齊，無功。如前所述，此時北齊為向北周示好，乃放還宇文護之母閭氏，但周保定 4 年（564），北周為不失信於突厥，再度與突厥聯軍伐齊，亦無所克獲，⁴⁴天和 3 年 8 月，北齊請和親，遣使來聘，北周雖亦報聘，但隔年戰事又起，雙方在宜陽、汾北一帶激戰、對峙年餘，大概就在此時，周遣使與陳修好，⁴⁵不久北周遣使聘齊，北齊亦遣使報聘，⁴⁶雙方暫時休兵。然而，北周雖因久戰不利而暫時休兵，但其併滅北齊之志始終不改，尤其是北周建德元年（572）3 月，武帝誅除權相宇文護之後，勵行富國強兵之策，雖表面上仍與齊通使，但那不過是鬆懈對方之策略，

⁴³ 《周書》，卷 11〈晉蕩公護傳〉，頁 169。

⁴⁴ 同上，頁 169-175。

⁴⁵ 《周書》，卷 5〈武帝紀〉，載天和 6 年（571）5 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陳」，頁 78。

⁴⁶ 《周書》，卷 5〈武帝紀〉，載天和 6 年（571）10 月：「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11 月：「齊遣使來聘」，頁 78。

暗中則更加積極圖謀北齊。⁴⁷

周武帝誅除宇文護親政後不久，即下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⁴⁸這應該有向陳示好之意，隨後又遣使於陳，謀求與陳聯合伐齊。《周書·杜杲傳》載：

武帝建德初，為司城中大夫，使於陳……（杜）杲還至石頭，（陳宣帝）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者不敢聞命。」⁴⁹

按杜杲這次使陳，《資治通鑑》繫之於陳太建 4 年（572）8 月，⁵⁰其主要目的應即在促成周陳聯合伐齊，此事雖未見下文，但次年（573）3 月，陳即大舉北伐，因此，陳的北伐必

⁴⁷《周書》，卷 30〈于翼傳〉，載：

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好，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高祖（武帝宇文邕）既親萬機（572），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待，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靡散。雖為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戎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擊非蕩定之計」帝納之（頁 524-525）。

⁴⁸《周書》，卷 5〈武帝紀〉，建德元年冬 10 條，頁 81。

⁴⁹《周書》，卷 39〈杜杲傳〉，頁 703-704。

⁵⁰《資治通鑑》，卷 171〈陳紀五〉，宣帝太建 4 年 8 月條，頁 5311。按《陳書》，卷 5〈宣帝紀〉，太建 4 年 8 月條載：「周遣使來聘」，頁 81，未載明使者為何人，有可能即是杜杲。

定與周有某種協議，應是可想而知的。

綜上所論，陳宣帝即位之後，為改善國防戰略上之缺陷，勢必謀求對外發展，而在三方鼎立的形勢下，不論是為避免兩面作戰，或是尋求奧援，最好是採取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的戰略，然而當時的外在形勢是，北齊既無滅周之志，亦不願再與周輕啓戰端，因此拒絕陳之聯兵要求，相反的，北周則積極圖謀北齊，甚至主動遣使謀求與陳聯合，因此，周陳聯合圖齊的大勢乃逐步形成，陳宣帝即在這種背景之下，發動對北齊的大規模北伐戰爭。

第六節 北伐的成敗及其影響

太建 3 年 4 月，宣帝遣使聯齊伐周不成，太建 4 年 8 月，周遣杜杲來聘，謀求聯陳伐齊，很可能就在此時，宣帝確定了聯周伐齊的決策。同月，宣帝命中書舍人毛喜撰成軍制，凡 13 條，詔頒天下，這是軍隊的作戰訓練指針，可視為是積極部署北伐之行動，⁵¹太建 5 年（573）3 月，詔以吳明徹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眾 10 萬伐齊。

⁵¹ 《陳書》，卷 29〈毛喜傳〉：「高宗（宣帝）將議北伐，敕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頁 389；《陳書》，卷 5〈宣帝紀〉，載太建 4 年 8 月詔：「國之大事，受賑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礪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慚暗合，良皆披攬。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並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為永准」，頁 81。

陳軍分東西二路出發，東路由主將吳明徹率領，出秦郡，北指壽陽；西路由黃法𧇗率領，從歷陽經合肥向北，北伐軍一路挺進，齊軍救歷陽，黃法𧇗擊破之。齊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兩軍會戰於石梁，齊軍大敗，尉破胡敗走，長孫洪略戰死。於是北伐軍勢如破竹，克歷陽，進合肥，又克譙郡城，下秦州城，7月，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來降，吳明徹遂圍攻壽陽，10月，齊派遣大行台右僕射皮景和率數10萬救壽陽，景和怯懦不敢前，去壽陽30里，吳明徹全面疾攻壽陽城，城破，擒其守將王琳等，皮景和北遁，11月陳又攻克淮陰城、濟陰城、南徐州，至12月遂「盡復江北之地」。⁵²此後陳軍稍緩攻勢，直到太建7年（575）閏9月，吳明徹再出擊彭城，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吳明徹北伐在不到一年之內自北齊奪回淮南江北之地，說明陳軍戰鬥力不容輕忽，曾敗於陳而投奔北齊的王琳曾提醒齊將尉破胡：「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鬥」，⁵³亦是一證。然而，陳軍之勝利尚有許多得利於北齊本身的因素。首先，北齊的死敵是北周，其精兵多置於西邊防北周，陳軍來攻，北齊不敢調動精兵禦陳。其次，北齊後來雖動員數10萬軍隊前往救援，但號令不齊、將帥不協、相互掣肘以致完全無法發揮戰力。再其次，北齊佔據淮南的20餘年間，對當地人民的嚴酷剝削，失當地民心，陳軍一到，當地人民到處

⁵² 《資治通鑑》，卷171〈陳紀五〉，宣帝太建5年12月條，頁5332。

⁵³ 《北齊書》，卷32〈王琳傳〉，頁435。

響應。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因北齊政治的腐敗，以及統治集團之間的鬥爭，都在陳軍北伐之際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在無心全力禦敵之下，其兵敗失地於陳並非偶然。⁵⁴總之，吳明徹這次北伐之所以能夠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內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實因有以上內外因素之配合。

當陳軍伐齊之際，北周仍與北齊交聘不絕，但暗中則更加積極進行平齊之部署，北齊失地於陳後，其內部弱點更加暴露，北周伐齊的時機日益成熟。陳太建 7 年（575）7 月，北周武帝突然誓師伐齊，不久因武帝有疾，無功而還。太建 8 年（576）10 月，北周武帝再度大舉伐齊，周軍進展神速，勢如破竹，終於在太建 9 年（577）正月，一舉滅齊。

北周大舉伐齊之時，陳軍的動向如何很值得注意，但史書對此記載卻不甚清楚。《陳書·蔡景歷傳》載：

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宣帝）銳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宗惡其沮眾，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責，出為宣遠將軍、豫章內史。⁵⁵

按太建 7 年閏 9 月吳明徹在呂梁敗齊軍，之後未見陳軍動靜，直到周已滅齊，陳軍在呂梁又敗周軍之後，陳軍「方欲進圖

⁵⁴ 參見前揭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 3 章〈北齊北周對抗的消長過程〉，頁 126-134，。

⁵⁵ 《陳書》，卷 16〈蔡景歷傳〉，頁 227。

彭城」，宣帝「銳意河南」，中書舍人蔡景歷因諫止被貶，不久又被免官，據此，蔡景歷之諫是在周軍滅齊之後，《資治通鑑》亦將此事繫於太建 9 年 10 月，⁵⁶即周已滅齊之後，但也有人認為是在周滅齊之前。⁵⁷又據《陳書·吳明徹傳》載：

（太建）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尋授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會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⁵⁸

據此，則當北周大舉伐齊之時，顯然陳軍並未乘機夾攻，在猶豫盤算之際，未料數月之間周軍竟已滅齊，陳宣帝這時才再決定出兵，欲爭徐、兗之地，但宣帝的親信五兵尚書毛喜則諫止曰：

竊以淮左新平，邊氓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⁵⁹

宣帝不聽，執意出兵，詔吳明徹再督諸軍伐周。

⁵⁶ 《資治通鑑》，卷 173〈陳紀七〉宣帝太建 9 年條，頁 5381。

⁵⁷ 陶希聖則將此事置於周軍滅齊之前，見氏著〈蕭梁瓦解與陳代興亡（公元五四九至五八九）〉，《食貨月刊》復刊 5：1（1975.4），頁 11。

⁵⁸ 《陳書》，卷 9〈吳明徹傳〉，頁 163。

⁵⁹ 《陳書》，卷 29〈毛喜傳〉，頁 390。

太建 9 年 10 月，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眾數萬於呂梁，進圍彭城。太建 10 年（578）2 月，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來救，周軍自清水入淮口，遏斷陳軍後退的水路，再增兵來攻，結果陳軍在呂梁大敗，「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⁶⁰只有蕭摩訶率少數精騎突圍而出，與任忠等全軍而還，不久，吳明徹憂憤死於北周。宣帝得知敗訊後，謂毛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⁶¹又思蔡景歷前言，乃即日召還，復其官位。3 月，宣帝以淳于量為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並分命眾軍以備周，5 月，北周武帝征討突厥，因病而還，不久死於長安，陳軍因而稍得喘息。

太建 11 年（579）10 月，周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宇文亮、梁士彥，侵陳淮南，11 月周軍進圍壽陽，連取壽陽、黃城、廣陵、霍州，12 月「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⁶²吳明徹北伐所得江北淮南之地，至此又完全失去了。次年（580）5 月，北周天元皇帝崩，左丞相楊堅忙於奪權、篡位，陳朝又暫時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太建 14 年（582）正月宣帝崩，未再發生重大之戰役。

陳宣帝北伐最後失敗的結果，是使得陳朝完全陷入絕對

⁶⁰ 《周書》，卷 40〈王軌傳〉，頁 712。

⁶¹ 同註 59。

⁶² 《資治通鑑》，卷 173〈陳紀七〉宣帝太建 11 年條，頁 5402。

不利的形勢中。雖然說淮南江北之地只是得而復失，但其所付出的代價則是難以彌補的。首先，就軍隊的損傷而言，這次的北伐軍大多是陳的精銳部隊，吳明徹在呂梁之敗，喪師3萬餘人，「陳之銳卒，于是殲焉」，⁶³其他各軍的潰敗，當亦不在少數，因此陳朝自此元氣大傷。《陳書》作者姚思廉評曰：「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亦此之由」、⁶⁴「遂使蹙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⁶⁵其次，就戰略形勢而言，宣帝北伐之前雖亦畫江自守，但北方尚有周齊之對峙，陳朝雖弱，外交上合縱連橫，尚能自保有餘，然而北伐失敗後，周已併齊，隋又篡周，結果是演變成隋對陳三面包圍的形勢，至此陳氏處境有似蜀漢滅亡之後的孫吳，但孫吳尚有荆雍為上流的屏障，至陳代則江陵與襄陽皆已隸屬周隋，⁶⁶形勢對陳已絕對不利了。最後，就民心士氣而言，自侯景之亂以來南朝喪失大片土地，民心士氣受到嚴重打擊，陳宣帝舉全國之力北伐，收復江北失地，振奮民心，但北伐最後再度失敗，損兵折將、消耗國力，民心士氣再度遭受到嚴重地打擊，宣帝抑鬱而終，此後陳朝再也不敢輕啓戰端，雖然國防形勢更加不利，但舉朝無人再談恢復之計。

⁶³ 《周書》，卷40〈王軌傳〉，頁712。

⁶⁴ 《陳書》，卷5〈宣帝紀〉，「史臣曰」，頁100。

⁶⁵ 《陳書》，卷9〈吳明徹傳〉，「史臣曰」，頁165。

⁶⁶ 同註57所引陶希聖之文，頁12。

第七節 關於北伐失策的討論

陳宣帝的北伐最後以徹底的失敗收場，歸納其失敗的原因，可分為戰略與戰術兩個層面來討論。

首先，就戰略層面來說，宣帝在周已滅齊之後出兵爭淮北之地，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如前節所述，當宣帝欲再爭淮北時，中書舍人蔡景歷即以「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諫止之，五兵尚書毛喜亦諫曰：「竊以淮左新平，邊氓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亦即宣帝在收復淮南之後，應安撫淮南民心，北伐軍在外已久，「師老將驕」，不宜再進兵淮北，尤其是周已滅齊之後，更不應與之爭鋒。宣帝在北伐軍敗之後，後悔沒有聽從蔡景歷與毛喜之言，說明宣帝自己也承認這項戰略錯誤。

近人呂思勉認為，陳果欲復淮北，則齊師敗於晉州之後，即當急起與周分功，齊必不能分兵捍禦，淮北之地，唾手可得，奈何陳在呂梁之捷後一年餘，徒見周齊之劇爭而視若無睹，至齊地已定，周人之銳氣方新，乃忽欲進取淮北，誠為一大失策。⁶⁷宣帝若在取得淮南之後立即再攻淮北，淮北是否真的「唾手可得」？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歷史是無法證明的，不過宣帝確實並未積極圖謀淮北。或許正如前面所說，宣帝

⁶⁷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第14章第9節「陳失淮南」（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7.6），頁759。

北伐的主要目標只是在「志復舊境」，⁶⁸即收復淮南之失地，因此在收復淮南之後，並未積極規畫再取淮北，後來見周齊交戰，不知計將安出，在猶豫不決間已失去良機，待周滅齊，才想乘機進取淮北，反而被周軍乘勝追擊而一敗塗地。不論如何，宣帝在齊滅之後才出兵淮北，確實在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

其次，就戰術層面來說，北伐軍主將吳明徹也犯了嚴重的錯誤。當周將王軌在清口築城鎖江、阻遏陳兵歸路時，陳將蕭摩訶向吳明徹建言，乘王軌立足未穩之時，遣兵打擊，直言：「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但吳明徹卻怒斥：「搆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只好失色而退。⁶⁹結果陳軍果然因為水路被斷，後退無路而慘敗。吳明徹這種剛愎自用的作風，應驗了蔡景歷「師老將驕」的批評，蓋北伐軍自出兵以來已將近5年，長年在外，已成強弩之末，而北伐初期的勝利得來容易，宣帝對吳明徹及各級將領又屢予重賞，很容易滋長將領的驕傲情緒。⁷⁰

《陳書·徐陵傳》曾載宣帝選北伐將領時，徐陵推舉吳明徹的過程：

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眾

⁶⁸ 《陳書》，卷5〈宣帝紀〉，頁99。

⁶⁹ 《陳書》，卷31〈蕭摩訶傳〉，頁410。

⁷⁰ 同註4所引戈春源〈吳明徹北伐及其失敗原因〉，頁162。

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⁷¹

呂思勉認為吳明徹本非將才，跡其生平用兵，敗多勝少，況於此時，衰遲不振，宣帝用之，乃由於徐陵之推薦，而吳明徹與徐陵在宣帝奪位過程中支持宣帝，可能也是宣帝用他的重要原因，⁷²此說不無道理，但除此之外，此處尚有可注意者，當時眾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唯獨徐陵推舉吳明徹，考察此兩人的出身背景，吳明徹是陳霸先在京口時期吸收的元從武將，而淳于量是梁末的割據勢力之一，在陳霸先帝業已成之時才來歸附者，⁷³宣帝將北伐重任交予能充分信任的元從武將，亦頗合理。再者，徐陵自天康元年（566）任吏部尚書以來，「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⁷⁴即以門第高低為用人之準則，吳明徹既為元從武將，其門第亦較高，吳明徹起家為「東宮直後」，屬於門第最高層的甲族人物，⁷⁵淳于量起家「王國常侍」，據研究，

⁷¹ 《陳書》，卷 26〈徐陵傳〉，頁 333-334。

⁷² 前揭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頁 760-761。

⁷³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

⁷⁴ 《陳書》，卷 26〈徐陵傳〉，頁 332。

⁷⁵ 《梁書》，卷 49〈庾於陵傳〉：「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顯...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頁 689。

王國侍郎本是屬於「次門層」的起家官，在梁武帝天監改革後，屬於非詔授官（流內第十一班以下）之子的起家官，⁷⁶在高門士族眼中是屬於次一階層的寒門的起家官，淳于量門戶衰微方以此官起家。⁷⁷依此觀之，徐陵推舉吳明徹或許也與門閥觀念有關。

最後，關於宣帝北伐的失策，經常被提起的是宣帝聯周伐齊的錯誤，認為當時陳、周、齊三國鼎立，周據雍益，其勢最強，陳失江漢上游及淮南之地，其勢最弱，若陳與齊犄角以抗周，徐圖規復，則勝敗尚未可知，但宣帝計不出此，掣齊人之肘，而利周人之吞噬，結果是助周滅齊，適所以自滅。⁷⁸另外，也有人認宣帝收復淮南之後，應與齊言和，共同對付北周。⁷⁹這些看法是否恰當，應從當時的局勢演變來探討。唐代魏徵論北齊全盛時曰：

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周、陳）之優劣，無等級

⁷⁶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第7章第5節〈梁陳時代の甲族層起家の官〉（東京：研文出版，1982.10），頁342。

⁷⁷ 王伊同，《五朝門第》第3章〈高門在政治上之優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頁46。

⁷⁸ 同註4所引藍文徵之文。

⁷⁹ 萬繩楠，〈從陳、齊、周三方關係的演變看隋的統一〉，《安徽師大學報》哲社版1985.4。

以寄言。⁸⁰

可見北齊曾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北齊孝昭帝（560-561 在位）時，太子中庶子盧叔武曾撰「平西策」，向孝昭帝進言：「大齊之比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併，此失於不用強富也」，⁸¹可見孝昭帝時，北齊還是強於北周。北齊之逐漸下衰，是在武成帝（561-568 在位）以後的事，但從外表上來看北齊還是很強的，直到北齊敗於陳後，其衰弱才表暴露出來。⁸²由此可見，宣帝未必不知聯弱以抗強的道理，只是有時強弱難辨，因此，以後來歷史的結果，批評陳不知聯合弱小的齊以抗強大的周，並非十分公允。

再者，如本文前面已討論過的，陳之聯周伐齊實是形勢使然。當時陳並不是不想聯齊抗周，宣帝亦曾遣使於齊，嘗試過聯齊以伐周的可能性，但當時北齊的政策是要與周修好，不願輕啓戰端，陳在聯齊不成之後，才轉而聯周。當然，從歷史的結果來看，陳之聯周是失策，但此決策多少是形勢使然，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至於說，陳在北伐取得淮南之後，應轉而與齊言和，共同對付北周，這在理論上說似是沒錯，但在當時陳齊關係已破裂的情況下，雙方要立即修好，在現實上並不具備客觀的條件。

⁸⁰ 《北齊書》，卷8〈後主紀〉，頁116。

⁸¹ 《北齊書》，卷42〈盧叔武傳〉，頁559。

⁸² 參見前引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3章〈北齊北周對抗的消長過程〉，頁111-124。

綜而言之，宣帝的北伐最後是徹底失敗了，其失敗的原因很多，但歸納起來最主要的是在戰略上出兵淮北的時機不當，以及主將吳明徹在用兵時犯了戰術上的嚴重錯誤。至於說，不應聯周伐齊以及未及時與齊修好等批評，雖不能說不對，但考之於當時的客觀形勢演變與雙方的主觀意願，這些行動都有其實際上的困難，因此這些批評並不是很公允的。

第八節 結語

宣帝陳頊早年歷經侯景之亂，又被俘入關中 8 年，直到陳文帝天嘉 3 年，陳與北周修好，才被遣還國。陳文帝死後，繼位的廢帝幼弱，陳頊遂掌權進而奪位稱帝。宣帝在關中時，曾受周禮遇，這段關中經驗，對他後來的對外政策，可能多少也有影響。

宣帝即位之初，陳政權已逐次剷平內部割據的勢力，而外在的形勢基本上北齊、北周的威脅也消除了，陳朝政權的統治已穩定下來。但即位之後的宣帝卻不以此為滿足，改變前此畫江自守的對外政策，轉而積極圖謀北伐。宣帝是一個有作為的君主，眼見南朝侯景之亂以來失去了淮南江北、荊州、巴蜀等大片土地，以致只能沿江而守，在國防戰略上有很大的弱點，因而必須對外發展以謀求改善。另一方面，當時尚有許多不易復員而又善戰的土豪軍，可將之用於對外發展，基於這些考量，乃轉變對外政策，積極圖謀北伐。

在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下，宣帝要北伐，最好的戰略是

聯合一方以打擊另一方，而此時陳與北齊修好而與北周交惡，因此宣帝首先試圖聯齊伐周。然而北齊已無滅周之志，不願再與北周輕啓戰端，遂拒絕陳之聯兵要求，相反的，北周在武帝誅權臣宇文護之後，厲行富國強兵政策，更積極圖謀北齊，主動遣使謀求與陳聯合，因此，周陳聯合圖齊的大勢乃逐步形成，陳宣帝即在這種背景下，發動對北齊的大規模北伐戰爭。

太建 5 年 3 月，宣帝命吳明徹統率 10 萬大軍北伐，北伐軍一路挺進，勢如破竹，同年 12 月就盡復江北淮南之地。北伐軍的勝利，一方面是因陳軍多由南方的土豪軍所組成，能征善戰，一方面也得利於北齊精兵受到北周的牽制，同時北齊內部腐敗、鬥爭，將帥不協等等因素，使北齊無法全力禦陳。然而宣帝在收復淮南之後，並未再積極的進取淮北，這大概與其北伐的目標只在「志復舊境」，無意一統中原有關。太建 8 年 10 月，北周大舉伐齊，次年正月滅齊，宣帝在周師東進時觀望、猶豫，待周已滅齊才出兵爭淮北，結果吳明徹在呂梁慘敗被俘，陳之精銳部隊也損失殆盡，不久又盡失淮南江北之地，陳朝代價慘重，不僅損兵折將、耗傷國力，退守長江、三面被圍，國防戰略形勢上更加的不利，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打擊，宣帝抑鬱而終。

宣帝的北伐最後以慘敗收場，究其失敗的原因，在戰略上宣帝出兵淮北的時機不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宣帝若在周齊交戰中乘機取淮北，或周已滅齊之後固守淮南，則情況可能大為不同，但宣帝卻在周已滅齊之後才出兵淮北與周軍爭

鋒，犯了戰略上嚴重的錯誤。另一方面，在戰術上北伐軍主將吳明徹也犯了「師老將驕」的錯誤，當周將王軌築城鎮江，欲斷陳軍退路時，吳明徹不聽部將蕭摩訶應立即遣兵打擊的建言，以致周軍大舉來犯時後退無路而慘敗。呂思勉認為吳明徹本非將才，宣帝用他可能與篡奪之際有襄贄之功有關，筆者認為，吳明徹本是陳霸先創業時的元從武將，且出身名門高第，左僕射徐陵向宣帝力薦，可能也與此一因素有關。

最後，關於宣帝北伐失策的討論，過去學者經常提到宣帝聯周伐齊政策的錯誤，認為當時北周最強，若宣帝改採聯齊以抗周之策，則局勢必然完全不同，理論上說來是沒錯，但依當時的形勢演變觀之，這種可能性並不高。這一方面涉及客觀上對周、齊強弱的判斷問題，另一方面也涉及主觀上聯合雙方的意願問題。事實上，當時人從外表上看北齊可能是比較強的，北齊明顯的衰弱是在敗於陳的北伐之後。另外，宣帝也曾經試圖過聯齊伐周，因北齊拒絕才轉而接受北周之請，改採聯周伐齊之策。由此可見，南北朝後期的形勢演變，自有其脈絡可尋，歷史的發展相當程度是受限於主客觀的形勢，陳宣帝北伐失敗以及陳之衰弱問題，從這種角度來看，都可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第六章

陳朝內部的弱點及其滅亡

太建 14 年（582）正月，陳宣帝病卒，太子叔寶繼位，史稱陳後主。後主禎明 2 年（588）10 月，即隋文帝開皇 8 年 10 月，隋軍大舉南侵，隔年（589）正月初一，隋軍密渡長江，在短短不到一個月之內，攻入陳都建康，陳後主被俘，陳朝滅亡，國祚 33 年，同時也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代。

歷來學者論陳朝滅亡的原因，可歸類從三個層面立論，第一個層面是從客觀環境著眼，認為依當時的客觀環境，隋之滅陳有其必然的趨勢。第二個層面是從隋朝滅陳的經略立論，認為隋文帝及其大臣們的深謀遠慮，對隋之滅陳居功厥偉。第三個層面是從陳朝內部的問題立論，認為陳朝君臣的昏庸與內政的腐敗加速其滅亡。平心而論，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極其錯綜複雜的原因，陳朝的滅亡亦復如此。因此，整體而言，陳朝滅亡的原因應該包括上面三個層面，不可偏廢。

不過，以往學者在以上三個層面的立論，有的過於誇大其中某一層面的影響，有的則未深入問題的核心。因此，本

章擬對以往學者的說法，予以扼要的整理、介紹，並加以檢討，然後著重從第三個層面立論。筆者認為以往學者過於強調陳朝君臣的昏庸與內政的腐敗，為陳朝滅亡的原因，但未再深究陳朝君臣昏庸與內政腐敗背後的因素，因此本章擬再由此深入探討，亦即追察導致陳朝滅亡的內部弱點，希望能深入掌握問題的核心。

第一節 關於陳朝滅亡的客觀環境

以往學者曾從客觀環境提出許多說法，論隋滅陳的原因，茲加以扼要介紹並檢討之，希望綜合評估客觀環境對陳朝滅亡的影響程度。

一、民心企望統一說

這種說法認為，南北朝初期，南北雙方互相仇視、敵對的心態十分嚴重，但時日既久，南北互有通使，邊界地方也常互市，是以敵對、仇視之心態漸趨消弭，而國家分裂造成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故民眾盼望統一之局早日出現的心理，逐漸轉濃，因此隋文帝統一之舉，堪稱順乎天理，應乎人心，水到渠成。¹這種說法雖有部分的道理，但歷史的發展畢竟不是單獨依憑人們的意志而轉移，過度強調民心的作用，易流於空泛之論。

¹ 高明士等編著，《隋唐史》，何永成執筆第2章第1節〈隋朝的建立與統一〉（臺北：空中大學印行，1986.8），頁45。

二、民族融合說

這種說法認為，造成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原因，主要是民族的差異，永嘉之亂後，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各族，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各民族的差異不是短期內能夠泯滅的，但由於內徙各族在人數上始終居於少數，且漢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越性，使他們均不能避免被漢族同化的命運，待胡漢融為一體，隋文帝做為漢族皇帝統一南方，乃水到渠成之舉。²學界這類的主張甚多，³然而，這種說法也有不少爭議。首先，「同化論」(assimilation)的觀點早已頗受學界的批評，一般已傾向用「涵化論」(acculturation)代替之。⁴其次，如何論斷「民族融合」已經達成，也是一個爭議，如北朝後

² 胡如雷，〈隋朝統一新探〉，《歷史研究》1996.2，頁47-48。

³ 如谷齊光，〈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禹貢半月刊》5:2(1936.3)，頁16；薩孟武，〈晉隋之間的南北形勢〉，《臺大社會科學論叢》3(1952.5)，頁13-16、27-28；王仲華，〈侯景亂梁前後的南朝政治局勢〉，《文史哲》1955.11，頁8；施建中，〈隋統一原因再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2，頁24-25；註1所引何永成的說法，同時也強調楊隋為漢族政權，使南方人更減少對北方的排斥。

⁴ 關於學界對傳統漢族同化論觀點的批評很多，參見：Karl Wittfogel 著，蘇國良譯，〈中國近代社會史(907-1125)總述〉，《亞洲研究譯叢》3、4輯（臺北：臺大歷史學系，1971.8）；鄭欽仁，〈北魏官僚機構研究〉第2編第1章〈導論〉（臺北：牧童出版社，1976.2），頁166-168（該書1995有臺北稻禾出版社再排版）；近年來韓國學者朴漢濟提倡所謂的「胡漢體制論」，也是對傳統漢化論觀點的修正，參見：周偉洲，〈「胡漢體制」與「偽舊體制」論—評朴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系〉，《中國史研究》1997.1，頁164-168；朴漢濟，〈北魏王權與胡漢體制〉，《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期的東魏、北齊鮮卑族勢力高張，胡族大罵漢族士人：「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卻」，⁵而激烈的胡漢衝突更是北齊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⁶北朝後期的民族矛盾尚且如此，則南北之間已經「民族融合」之說，顯然是過度地美化。再說，隋文帝楊堅是否果為漢族出身，在學界尚無定論，⁷此點姑且不論，即使楊堅果為漢族，也難以推論到漢族皇帝統一南方，必然就會受到南方人的歡迎，蓋南朝士大夫對於皇帝屢屢嬗代無動於衷，但對抵禦北方政權則極為重視，⁸因此很難說北方的隋政權會很快的得到南朝人的認同。筆者並不是要完全否認

⁵ 《北齊書》，卷50〈韓鳳傳〉，頁693。

⁶ 關於東魏、北齊內部胡漢民族之間的衝突矛盾依然十分的嚴重，參見：繆鉞，〈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衝突〉，收於氏著《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頁78-94；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史與言》2：4，頁35-39；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6：8，頁13-31；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87.6），第5章〈北齊統治階層內部之衝突及其演變〉，頁189-264。

⁷ 關於楊堅之出身，史書載其為弘農華陰漢族名門之後，但近代學者對此記載多持保留看法，參見：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女師大學術季刊》2：2（1932），頁1199-1220；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288-290；王永興，〈楊隋氏族問題述要—學習陳寅恪先生史學的一些體會〉，收於《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365-372；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31：1-4（1958）；布目潮風，〈隋唐史研究〉上篇第1章〈楊玄感の叛亂〉（京都：同朋舍，1968），頁32-33；拙稿〈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漢學研究》18：2（2000.12）。

⁸ 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之〈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62。

南北朝後期的社會已有某種程度的「民族融合」，然而「融合」到何種程度以及能發揮多少作用都還有不少爭議，因此不宜過度地誇大其作用。

三、商品經濟發展說

這種說法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可促使全國實現統一，而南北朝後期商品經濟及商品流通的發展，已成為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最主要條件。⁹誠然，南北朝後期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南北之間的商品流通也頗盛行，¹⁰但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否必然會促成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則仍有商榷的餘地，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地套用外國歷史的發展模式，且太過高估南北朝後期商業的發達，一般認為當時的商業尚不足於達到對國家走向統一發生顯著的作用。¹¹

四、經濟發展階段說

這種說法，把歷史週期劃分為危機階段、恢復階段、發

⁹ 按這種說法乃前引胡如雷之文所引述，胡如雷在引述之後加以批判，不過胡如雷並未注明引自何人之文，只以「以往發表的論著」一語帶過，可能為早期喜歡用唯物史觀論史的大陸學者所主張。在近來的論著中已很少見到此種說法。

¹⁰ 參見許輝、蔣福亞主編，《六朝經濟史》第7章〈商業與交通〉（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347-351、頁370-374；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上篇之4〈南朝的手工業和商業〉（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127-147；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第3部第4章〈南朝貴族制の崩壞〉（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409-412。

¹¹ 參見註2所引胡如雷之文，頁46-47。

展階段，認為北方自魏孝文帝以來直到隋文帝時期，推行均田制，自耕農比較多，在隋統一前夕，可說正處於恢復階段向發展階段過渡，社會經濟呈蒸蒸日上之勢，政治生活也比較正常清明；南方則豪強世族不斷地兼併土地，生產遭到嚴重阻滯，農民紛紛破產，轉向危機階段，因此政治腐敗也就必然應運而生。在這種情形下，北方的隋統一南方的陳，乃歷史必然之勢。¹²這種說法雖能舉證部分事實，但似乎太過於強調經濟決定論，再說豪強世族兼併土地乃東晉南朝的普遍現象，但南朝經濟仍持續發展，到梁武帝時代達到高峰，侯景之亂才使南朝的經濟遭受到嚴重的打擊。總之，這種說法雖然有其言之成理的一面，但太過於強調經濟決定論，易受到質疑。

五、北強南弱形勢說

這種說法認為，從當時形勢而言，南北朝後期北方不論在政治、經濟、軍力各方面的力量都強於南方，隋之滅陳有其必然之勢。略而言之，在政治上，南朝的政治暮氣沈沈、日趨腐化，尤其是陳後主時代君昏臣庸更為嚴重，北朝政治則較有生氣、魄力，尤其是西魏、北周頗多改革，隋文帝又是有為之君；在經濟上，南朝在侯景之亂後三吳富庶之地遭受嚴重的破壞，江北淮南以及巴蜀、漢中等富庶之地又皆淪喪，戶口也嚴重流失，北朝則在推行均田制後，農業生產力

¹² 參見註2所引胡如雷之文，頁4-49。

恢復，土地與戶口又遠優於南方，因此經濟力超過南方；在軍事上，南方地狹人少，士兵來源不足，北方則地廣人眾，士兵來源較充裕，南方軍士地位低下，軍隊戰鬥力不強，北方則自西魏實行府兵制度以來，提高士兵的地位和待遇，加上北方民族慍悍勇猛，大大增強其戰鬥力。這些都可說明，南北朝後期北強南弱的形勢已日益明顯。¹³

此外，有的學者從軍事地理論述這種北強南弱的形勢，更加地有說服力。蓋侯景之亂後南方失去大片的版圖，「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¹⁴這對南方的國防極為不利，蓋南朝東邊既無淮南江北諸要地以為屏障，中間無荊州、襄陽等地為藩籬，西邊又無巴、蜀為右臂，在國防戰略上相當的空虛。因此，如前章所述，陳宣帝即位之後，積極北伐以改善這種國防上的弱點。然而，陳宣帝北伐最後以失敗告終，陳朝仍畫江而守，北方則北周兼併北齊，隋又代周，隋對陳形成三面包圍之勢，形勢對陳確實是極端的不利。¹⁵

¹³ 關於南北朝後期北強南弱之形勢，論之者頗多，參見註3所引谷霽光，〈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頁12-14；薩孟武，〈晉隋之間的南北形勢〉，頁21-23；施建中，〈隋統一原因再探〉，頁26-27；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政大歷史學報》3（1985.3），頁3-6；劉萬雲，〈隋時北方統一南方的原因淺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6，頁79-82。

¹⁴ 唐，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序目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4464。

¹⁵ 關於由軍事地理方面論北方統一南方之大勢，參見註4所引谷霽光，〈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頁9-12；薩孟武，〈晉隋之間的南北形勢〉，頁24-28。又森三樹三郎認為，南朝在經過侯景之亂的破壞後，陳王朝之所

綜而言之，以上各種說法中，民心企望統一說、民族融合說、商品經濟發展說、經濟發展階段說，雖可用來加強說明隋朝滅陳的時代背景，但不宜過度強調其實際上的作用。若就整個客觀環境的影響而言，還是以北強南弱的形勢論，較具體而有說服力。然而這並不表示南方的陳朝已衰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這從隋文帝雖早已有平陳的企圖，但還要經過 8、9 年的長期規劃與準備，才大舉出兵，已可說明。因此，客觀形勢是對南方的陳朝非常的不利，但更重要的還是要看南北雙方如何的去面對。

第二節 隋朝滅陳的經略

關於隋朝的平陳經略，史書有豐富的記載，學界也已有很多的論述，¹⁶茲為節省篇幅，謹綜合加以論述。

以還能夠苟延殘喘 30 餘年，只是倖存於北朝的分裂抗爭，待北朝統一之後，陳之滅亡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參見森三樹三郎，《梁の武帝—佛教王朝の悲劇》（京都：平樂寺書店，1956），頁 186；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 2 章第 1 節，也從經濟、軍事地理、外交等方面考察侯景之亂對南朝之重大創傷，頁 55-58。又關於陳宣帝北伐失利所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參見本文第五章第六節。

¹⁶ 參見劉仲平編，《中國歷代戰爭史》，第 4 編第 11 章〈隋滅陳及平定餘亂之戰〉（臺北：三軍聯合參謀大學，1963.6），頁 77-115；湯承業，《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 8 章第 1 節（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8），頁 309-332；前引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頁 6-11；前引施建中，〈隋統一原因再探〉，頁 27-29；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中國史研究》1985.2，頁 128-133；高明士，〈隋代中國的統一—兼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收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

一、隋初的安內攘外

隋文帝即位之初，大臣屢上平陳之策，文帝回答：「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而罷議之。¹⁷的確，隋文帝即位之後，擺在他面前的是無數待解決的問題，首先，隋文帝乘周末宣帝暴崩的變局，篡奪大位，內部尚有潛在的反側勢力，必須先從事內部的整肅與安撫，穩固其統治地位。其次，自北周武帝滅北齊之後，留下許多千頭萬緒的善後工作，有待整頓。再其次，北方的突厥虎視眈眈，對隋朝尚是一大威脅。因此，隋文帝必須先處理這些問題，使無後顧之憂，然後再圖謀江南。

隋文帝以陰謀篡位，為鞏固其對內的統治，採恩威並施的手段，一方面盡誅宇文氏子孫，使其永無再起，斷絕反對者擁戴的對象，¹⁸另一方面則拉攏、安撫北周的舊勢力。儘管如此，隋初仍有一些反對勢力圖謀不軌，大概到開皇 6 年（586）劉昉、梁士彥、宇文忻等謀反被誅後，¹⁹才未再見到重要的謀反勢力。

其次，隋文帝推動一系列重大的內政改革，以贏取民心，培植國力。開皇元年 7 年之間，隋文帝陸續推動以下重大

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9），頁 96-110。

¹⁷ 《隋書》，卷 37〈梁睿傳〉，頁 1127。

¹⁸ 參見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卷 16〈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條（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333-335。

¹⁹ 《隋書》，卷 38〈劉昉傳〉，頁 1132-1135；卷 40〈梁士彥傳〉，頁 1164-1165；卷 40〈宇文忻傳〉，頁 1166-1167。

措施：廢除北周的六官體制，恢復漢魏以來的舊官制；修訂律令；重鑄五銖錢；重頒均田令；重整租庸調賦役制度；簡化行政層級，改州郡縣三級制為州縣二級制；設置義倉；推行「大索貌閱」及「輸籍法」；廢除地方中正官，設立科舉制度等。以上這些重大改革，都是針對魏晉以來數百年的積弊，展開空前大魄力的革新，成效頗為卓著，²⁰如此深植國力，為其對外發展奠立基礎。

另一方面，隋文帝又對北方的強敵突厥，利用其內部矛盾採分化之計，然後再大軍出擊，於開皇 4 年（585），大致解除了北邊的外患。²¹此後隋文帝才逐漸積極地展開對江南的經略工作。

二、隋文帝的平陳經略

1. 以交聘掩護備戰

開皇元年 3 月，隋文帝以韓擒虎為廬州（州治安徽省合肥市）總管，以賀若弼為吳州（州治江蘇省蘇州市）總管，

²⁰ 關於隋初的改革，筆者在與鄭欽仁師合編著的《魏晉南北朝史》第 12 章第 3 節中有扼要的整理（臺北：空中大學，1998.8），頁 394-396。

²¹ 關於隋初對突厥的分化與出擊，研究論著頗多，茲不一一列舉，謹引下列數文以供參考：林恩顯，〈隋唐兩代對突厥的離間政策〉，收於氏著《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225-268；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第 6 章〈開皇年間對突厥的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198-206；傅啟學，〈隋代對外關係〉，《臺大社會科學論叢》14（1964），頁 180-183；劉戈，〈論突厥與北朝、隋的政治關係〉，《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4，頁 55-62。

對江南「潛為經略」，²²同年9月因陳宣帝乘周隋禪代，進攻江北，隋文帝派兵給予壓制，隔年（582）正月陳宣帝崩，隋軍奪回江北之地後，以「禮不伐喪」為由班師，事實上是伐陳時機尚未成熟，以此為藉口向陳示好。²³

此後隋文帝採取以交聘睦誼掩護備戰的策略，刻意與陳友好交聘，兩國幾乎每年都有使節往還，為特意表示友好，曾有陳朝將領來降，隋文帝亦「以通和不納」。²⁴不但如此，隋文帝更刻意對陳示弱，「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陳宣帝死，隋文帝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²⁵陳使一來，即刻回聘，擺出低姿態，用以迷惑陳人，以驕陳人之志。

另一方面，隋文帝則積極備戰，除以韓擒虎、賀若弼臨長江「潛為經略」之外，更分頭造艦，如元壽「於淮浦監修船艦」；²⁶李衍「於襄州道營戰船」；²⁷王長述「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²⁸開皇5年（585）10月，又以楊素為信州總管，

²²《資治通鑑》，卷175〈陳紀九〉宣帝太建13年3月條，頁5438。

²³王夫之認為：「頽之南侵，聊以禦陳，非能有啟疆之志也」，此時隋內部未穩又有突厥南下，「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讀通鑑論》，卷18〈陳宣帝〉條（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頁621。又據李燕捷之研究，隋文帝得知陳宣帝死亡的訊息，加速發動攻勢奪回江北之地後，因無意渡江，始以「禮不伐喪」之美名撤軍。參見李燕捷，〈隋軍「禮不伐喪」說辨析〉，《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4，頁60-63。

²⁴《隋書》，卷1〈高祖紀上〉，頁19、22。

²⁵《資治通鑑》，卷176〈陳紀十〉長城公禎明元年11月條，頁5492。

²⁶《隋書》，卷63〈元壽傳〉，頁1497。

²⁷《隋書》，卷54〈李衍傳〉，頁1362。

²⁸《隋書》，卷54〈王長述傳〉，頁1362。

居永安（四川省長壽縣）造大艦，其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高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艫等各有差」。²⁹此外，開皇 5 年（585）在南邊置義倉，開皇 7 年（587）開山陽瀆（邗溝），連結淮水與長江，也都是為伐陳做後勤補給的準備。

2. 高穎的騷擾之計

隋初大臣爭獻平陳之策，隋文帝則各取所長，逐步部署。其中高穎獻騷擾之計，對陳造成相當大的困擾。《隋書·高穎傳》載：

上嘗問穎取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³⁰

以上高穎之計，略而言之即每當秋收之際，遣兵擾亂，以廢

²⁹ 《隋書》，卷 4〈楊素傳〉，頁 1283。按楊素任信州總管，本傳未載明時間，據《隋書·高祖紀》，在開皇 5 年 10 月。

³⁰ 《隋書》，卷 41〈高穎傳〉，頁 1181。

其農時，再三行之，可鬆弛其戒備，又派人入陳境縱火焚燒其穀倉，待陳人修繕之後，復來燒之。這種策略兼俱心理戰與消耗戰，陳朝不堪其擾，而漸趨困乏。

3. 上游多張形勢，下游秘營渡江

在群臣所獻平陳之策中，隋文帝又特別採用崔仲方之策，即在長江上下游同時部署，在下游「武昌已下，蘄、和、滌、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而在上游「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³¹略而言之，即在上游「速造舟楫，多張形勢」，以掩護下游的精兵密度。

開皇 7 年 8 月，隋文帝徵召後梁君主蕭琮入朝，廢除隋陳之間的緩衝國，其伐陳的態勢已很明顯。後梁宗室蕭瓚、蕭巖等率領 10 餘萬人投奔陳，隋文帝震怒，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說：「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命人把造船削下的木屑投入江中，³²刻意要引起下游的陳人發覺，這即是上游多張形勢之舉。後來隋朝大軍南侵，也是由上游先發動攻擊，以誘使陳朝調兵西上。

另一方面，隋軍在長江下游的渡江準備則是秘密進行。《資治通鑑》載：

³¹ 《隋書》，卷 60〈崔仲方傳〉，頁 1449。

³² 《資治通鑑》，卷 176〈陳紀十〉長城公禎明元年 11 月條，頁 5494。

先是（賀若）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³³

據此可見，長江下游吳州總管賀若弼的隋軍平時訓練多秘密進行，並以各種欺敵手段，以達到密渡長江的目的，後來隋軍渡江滅陳，多賴此種策略的成功。³⁴

由以上可見，隋朝的平陳，是經過相當時日的積極謀略，逐步進行部署，後來隋能順利的平陳，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這種謀略與部署的成功。相對地，陳朝如何應對隋朝的威脅，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

第三節 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

陳朝君臣在面對隋朝步步為營的經略，顯然缺乏憂患意識，未積極謀求應對之道。據相關史料記載，陳朝君臣日夜歌舞笙平，沈溺酒色，以致朝政敗壞，府庫空虛，軍備廢弛，待隋朝大軍南下，遂土崩瓦解。因此一般認為，陳朝君臣的

³³ 《資治通鑑》，卷177〈隋紀一〉文帝開皇9年正月條，頁5504。

³⁴ 《北史》，卷68〈賀若弼傳〉，載有平陳六年後賀若弼親撰的「御授平陳七策」，重點在回憶賀若弼任吳州總管時的秘密經營與欺敵策略，頁2381。

腐敗無能，亦是陳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³⁵

當然，這種看法絕對是有根據的，學界也很少有異議。然而，歷史解釋除了注意歷史人物的個人因素之外，更應重視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因此，以下擬從隋軍滅陳的過程，探索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以窺探導致陳朝滅亡的一些內部線索。

一、陳朝滅亡的經過

隋開皇 8 年·陳禎明 2 年 3 月，隋文帝下詔列舉陳後主 20 大罪狀，抄發 30 萬份遍諭江南，聲言討伐。同年 10 月，正式任命晉王楊廣、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統率大軍分三路南進。據《隋書·高祖紀》，南征隋軍：「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³⁶然而，這種對外號稱的數字，常易誇大其詞，³⁷據近人研究，隋軍實際兵數應不超過 30 萬人。³⁸相對的，陳朝護衛京城的兵力有甲士 10 萬，若再加上沿江駐防的兵力，合計約略有 25 萬人，可見雙方兵力相差並不是很懸殊。³⁹

³⁵ 參見前引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頁 11-15；高明士，〈隋代中國的統一——兼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頁 115-118。

³⁶ 《隋書》，卷 1〈高祖紀上〉，頁 31。

³⁷ 戰場上誇大己軍壯盛以威嚇敵人，乃常有之事，如淝水之戰，前秦苻堅南侵軍隊號稱百萬，實際到達前線的部隊約略只有 30 萬，參見邱久榮，〈淝水之戰雙方兵力略釋〉，《歷史研究》1980.2，頁 105-106。

³⁸ 參見前引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頁 125-127。

³⁹ 以往論者常引《隋書》，卷 57〈薛道衡傳〉：「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認為陳朝軍力不過 10 萬，頁 1407。見前引高明士，〈隋代中國的統一——兼

12月，楊俊督諸軍屯漢口（湖北省武漢市），陳以散騎常侍周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同月，楊素從永安發動攻擊，陳守軍敗走，楊素軍順流而下，陳緣江鎮戍相繼奏報軍情，皆被共掌機密的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抑而不言。以上是長江上游的形勢。

就在此時，陳朝長江下游的江防卻呈現空虛的狀態。由於即將過年，朝廷召鎮江州（州治湓城，江西省九江市）的南平王嶷與鎮南徐州（州治京口，江蘇省鎮江市）的永嘉王彥，入京參加明年元會，並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因此江中無一鬥船。

護軍將軍樊毅向僕射袁憲進言，請配精兵駐防京口（江蘇省鎮江市）、采石（安徽省馬鞍山市西南），並以戰船加強這段要地的江防，袁憲與文武群臣議之，皆以為然，但此議又受阻於施文慶與沈客卿。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軍情告急，陳朝君臣又議加強長江下游的江防，而議久未決，陳後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亦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⁴⁰陳後主笑以為然，因此並不加強警備，仍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開皇9年·陳禎明3年（589）正月初一，大霧四塞，

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頁124。但據李燕捷研究，甲士10萬應僅指陳京城兵力，若包括沿江守軍合計應有25萬。見前引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頁127-128。

⁴⁰《資治通鑑》，卷176〈陳紀十〉，長城公禎明2年12月條，頁5501-5502。

隋將賀若弼自廣陵（江蘇省揚州市）引兵渡江，陳人不覺。同日，隋將韓擒虎亦率 5 百人夜渡長江，陳守軍尚在歡慶過年的醉夢中，遂攻下采石。初二，陳采石戍主馳啓告變。初三，陳召公卿入議軍情。初四，陳後主下詔戒嚴，分遣大將督軍備戰。初六，賀若弼攻克京口。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陳緣江諸戍，望風盡走。賀若弼分兵曲阿（江蘇省丹陽市）以阻三吳之兵，然後進據鍾山（又稱蔣山，在建康城東），頓白土岡之東。韓擒虎軍則率步騎 2 萬屯於新林（江蘇省江寧縣西），對建康形成夾擊之勢。此時陳朝君臣乃分寸大亂。《資治通鑑》載：

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唯日夜啼泣，台內處分，一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⁴¹

賀若弼攻京口之時，陳將蕭摩訶請迎戰，陳後主不許。賀若弼至蔣山，蕭摩訶認為賀若弼孤軍深入，營壘未固，出兵掩襲，必可擊敗，陳後主仍不許，召集大將蕭摩訶、任忠入內殿議軍事。任忠主張固守台城，勿與交戰，但分兵斷其江路，使其音訊不通，糧運不繼，再派軍渡江北上，直攻其後方，讓隋軍以為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可挫其氣勢，再揚言斷其歸路，則敵軍自退。陳後主仍不能從。明日，陳

⁴¹ 同上，頁 5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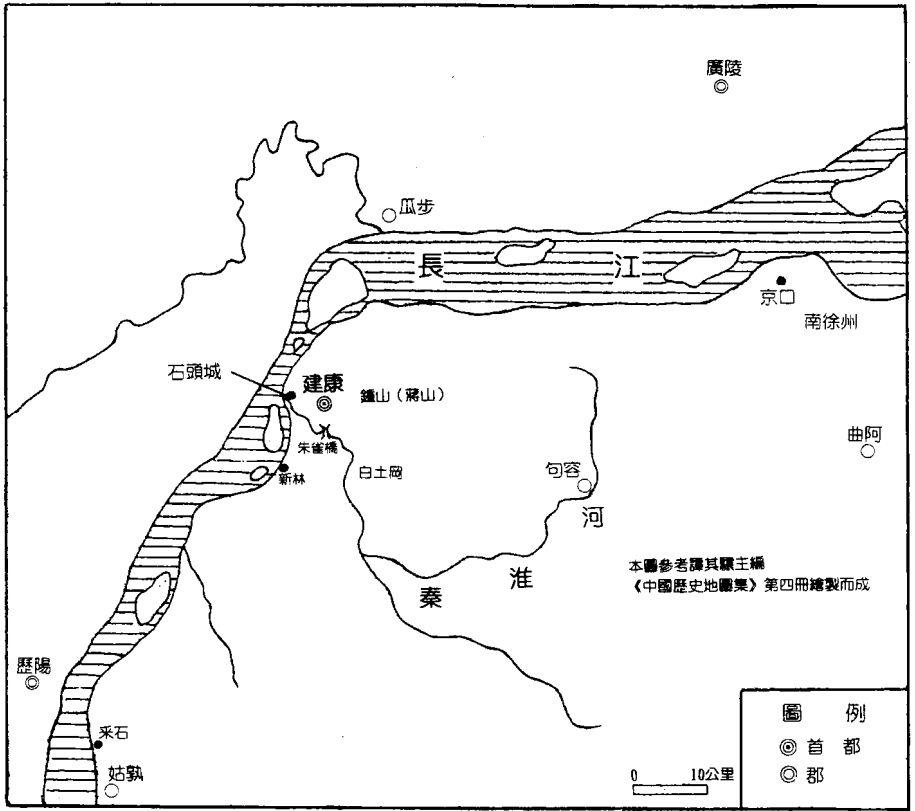
後主突然令蕭摩訶出戰，任忠叩頭苦請勿戰，都官尚書孔範則又極力主戰，陳後主遂佈陣命將出戰。

賀若弼率輕騎登山，望見陳軍，即刻馳下，領部將甲士 8 千人，佈陣以待之。陳中領軍魯廣達率部眾力戰，再三擊退隋軍，賀若弼處境危急，以縱煙霧掩護，才狼狽重振陣容。賀若弼軍轉向，急攻孔範軍，孔範軍一交戰即潰散，結果陳軍大敗，不可收拾。

任忠逃回台城，向陳後主訴說已無能為力，陳後主給黃金兩袋，使募人出戰，任忠請後主坐船投奔上流諸軍，自己以死奉衛，後主信以為真，令宮人裝束以待之，但後主久望不至，任忠卻率數騎往石子岡（江蘇省江寧縣南）迎降隋將韓擒虎。陳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韓擒虎軍將至，眾懼而潰。任忠引韓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⁴²於是眾皆散走。陳後主聞隋軍入城，與張貴妃、孔貴嬪等宮人投避於井中，被隋軍俘獲，陳遂亡。

另一方面，長江上游各地尚有陳朝水軍抵抗隋軍，如陳水軍都督周羅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湖北省武漢市），使得隋秦王俊水陸 10 萬大軍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湖北省宜昌市北），據巫峽以遏楊素大軍，呂忠肅軍奮勇苦戰失利，陳慧紀仍率將士 3 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被隋秦王俊所拒，不得前。隋軍平建康之後，晉王楊廣命陳後主手書招上

⁴² 同上，頁 5508。



圖三 隋陳蔣山決戰相關圖

游諸將，諸將乃降。陳人推吳州刺史蕭瓚爲主，2月，被隋將宇文述、燕榮討平。陳亡之後，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推高涼郡冼夫人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晉王楊廣又命陳後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冼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乃降，於是嶺南大致也被平定了。

二、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

整體而言，陳朝的兵力與隋軍相較，實力並不是很懸殊，陳軍又有長江天險可守，因此，若陳軍防守得宜，隋欲滅陳並非易事，然而結果陳朝卻在短短數月之間，土崩瓦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從以上陳朝滅亡的過程觀之，隋軍先由上游進攻，牽制陳朝上游諸軍，然後再利用過年又是大霧瀰漫的大好時機，在下游密渡長江，最後一舉攻下陳都建康，這是整個軍事行動的關鍵，攻陷建康京城之後，陳朝長江上游諸軍不戰而降，其餘各地的零星抵抗已無關緊要。

因此，純就軍事觀點言之，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有三：(1) 長江下游的江防空虛，以致讓隋軍輕易渡江；(2) 在建康城東邊鍾山（蔣山）的白土岡之役失利，即一般所謂的「蔣山決戰」失利，使陳軍主力受到重擊；(3) 蔣山敗後任忠出賣了後主，迎降韓擒虎軍入台城，直接促使陳朝滅亡。以上三個關鍵，又以(2)即「蔣山決戰」失利，陳軍主力受到重擊，爲最主要的關鍵。茲分析如下。

1. 長江下游江防空虛，隋軍輕易渡江

長江自古以來即為天然的軍事屏障，敵軍確實不容易南渡，孔範「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並非完全是虛言，因此隋軍若非有絕對之優勢是很難成功渡江的，這大概是陳朝君臣有恃無恐的主要原因。不過，即使有此天險，還是要有嚴密江防的配合，但陳朝卻是放任江防空虛。這一方面，可能是隋軍平時的欺敵策略太成功了，使陳軍失去警覺，前述賀若弼在江北的訓練多秘密進行，並以各種欺敵手段掩護，擾亂陳軍耳目，在此時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完全要歸咎於陳朝內部的問題。《資治通鑑》載：

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巖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鬥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⁴³

據此，陳後主為防備來降的後梁蕭巖、蕭瓛的勢力，而使領軍將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防範之，又召下游緣江船艦入朝參加元會，以向梁人示威，以致「江中無一鬥船」。而上游諸軍又受隋楊素軍的牽制，無法支援下游。當護軍將軍樊毅擔心下游江防空虛，建言：「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

⁴³ 同上，頁 5500。

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⁴⁴但此時施文慶將出任湘州刺史（州治臨湘，湖南省長沙市），恐軍隊被調無兵從己，沈客卿也希望施文慶早日赴任，以便獨自專權，因此此一增防下游的計劃，又受阻於施文慶、沈客卿專權的私心。由上可見，陳朝下游江防的空虛，除了隋軍平時的秘密訓練與欺敵策略成功之外，陳朝內部不協，矛盾重重更是重要的原因。

2. 「蔣山決戰」失利，陳軍主力受到重擊

隋軍雖利用陳朝下游江防的空虛密渡成功，但進攻陳都建康的成敗尙難逆料。依當時形勢觀之，陳朝在長江下游建康附近的兵力，應勝於隋軍。隋將賀若弼在蔣山只有兵士 8 千人，在新林的韓擒虎軍有 2 萬人，兩軍合勢兵力不滿 3 萬人，而陳朝建康尙有甲士 10 餘萬人，以 3 萬之軍攻 10 萬之師，且陳軍有城可守，若不出現意外，隋軍絕無取勝之可能。然而，後來陳朝竟一敗塗地，其故安在？

要而言之，陳朝在蔣山決戰中，有三個軍事上重大的失策。第一個失策是，未把握各個擊破隋軍的機會。隋軍雖利用陳朝江防的空虛密渡長江，但上岸之兵力有限，陳朝應可各個擊破，但陳朝都未掌握此種先機。《陳書·蕭摩訶傳》載：

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覲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

⁴⁴ 同上。

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遠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⁴⁵

由此可見，蕭摩訶多次掌握先機迎擊隋軍的請戰，後主都未採納。又任忠切斷隋軍後援的建言，也未被後主採納。《陳書·任忠傳》載：

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侯等眾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眾議不同，因遂出戰。⁴⁶

按任忠堅守宮城、切斷隋軍後援的主張，雖與蕭摩訶及早出擊的主張不同，但都可孤立、消滅隋軍，卻都未被採納。後來直到隋軍逐漸集結再出戰，已延誤頗多時機。

陳朝在蔣山決戰中的第二個失策是，陳軍出戰後的軍隊部署犯了嚴重的錯誤。《陳書·蕭摩訶傳》載：

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眾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

⁴⁵ 《陳書》，卷31〈蕭摩訶傳〉，頁411。

⁴⁶ 《陳書》，卷31〈任忠傳〉，頁414。

毅、都官尚書孔範次，摩訶之軍最居北，眾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眾軍，因馳下置陣。⁴⁷

按陳軍此時先集中兵力消滅賀若弼軍，還並不太遲，從陳軍的龐大陣容看，其兵員應數倍於賀若弼軍，因此打敗賀若弼軍應不成問題，但陳後主不懂戰法，卻擺一個「南北互二十里」的奇怪陣容，又沒有任命一個主帥統一指揮，致使「首尾進退，各不相知」，顯然是一大錯誤。⁴⁸

當時賀若弼軍先至蔣山，韓擒虎軍正往新林，隋軍原本的計劃是要等宇文述所率領的3萬軍自六合(江蘇省六合縣)渡江進據石頭後，牽制建康，再同時合勢夾擊。⁴⁹可是，在宇文述被陳軍牽制而尚未渡江進據石頭，韓擒虎軍亦尚未完全準備就緒時，賀若弼見到陳軍卻「先期決戰」，以絕對劣勢之兵力，做此種不配合的先期決戰之冒險，實屬危險。⁵⁰如果賀若弼軍被陳軍消滅，陳軍士氣必然大振，隋軍可能被各個擊破，隋朝多年的準備也將毀於一旦。⁵¹因此，當時坐鎮江北的楊廣對賀若弼的舉動大為震怒，入建康城後，「以弼先期決

⁴⁷ 《陳書》，卷31〈蕭摩訶傳〉，頁412。

⁴⁸ 前揭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頁135。

⁴⁹ 同上，頁132。

⁵⁰ 前揭劉仲平編，《中國歷代戰爭史》，第4編第11章〈隋滅陳及平定餘亂之戰〉，頁115

⁵¹ 前揭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頁133。

戰，違軍令，於是以弼屬吏」，幸賴隋文帝召之，始免其罪。⁵²後來，賀若弼與韓擒虎在隋文帝面前爭功，韓擒虎也指出：「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⁵³這都說明賀若弼是違反軍令而先期決戰。

然而，賀若弼之所以敢違反軍令先期決戰，並非純粹是求功心切，賀若弼起初尚未準備決戰，而是「登山觀望形勢」看到陳軍部署「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的奇怪陣容後，才「馳下置陣」的，這乃是兵法所謂的「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後來陳軍一敗不可收拾，更證明賀若弼的過人膽識，因此隋文帝不但不加之罪，還盛讚：「克定三吳，公之功也」，並重賞之，⁵⁴而這也正說明陳朝軍隊的部署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

陳朝在蔣山決戰中的第三個失策是，陳後主以浮誇不懂軍事的孔範領軍參戰，以致拖累全軍。陳朝軍隊與賀若弼軍交戰之後，陳軍本來亦居於上風，但最後卻因孔範軍隊的潰敗而不可收拾。《陳書·魯廣達傳》載：

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眾於白土崗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眾，如是者數四

⁵² 《隋書》，卷52〈賀若弼傳〉，頁1345。

⁵³ 《隋書》，卷52〈韓擒虎傳〉，頁1340。

⁵⁴ 同註52。《隋書》，卷52〈賀若弼傳〉，頁1345。

焉。⁵⁵

《陳書·蕭摩訶傳》載：

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⁵⁶

《南史·恩倖孔範傳》載：

隋軍既逼，蠻奴（任忠）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⁵⁷

由上可見，魯廣達軍隊本來奮勇殺敵，賀若弼軍節節敗退，隋軍情勢岌岌可危，但賀若弼重新整軍後，轉攻孔範軍，孔範軍竟「未陣而北」，致使「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陳軍終於一敗不可收拾。可見若非孔範軍潰的拖累，則勝負尚未可知。

綜而言之，蔣山決戰乃陳朝滅亡最關鍵性的戰役。蔣山決戰前的形勢，陳軍尚處相當的優勢，然而陳後主卻指揮失序，屢次錯失各個擊破隋軍的良機，又擺出一個「南北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的奇怪陣容，還任命浮誇不懂軍

⁵⁵ 《陳書》，卷31〈魯廣達傳〉，頁420。

⁵⁶ 《陳書》，卷31〈蕭摩訶傳〉，頁412。

⁵⁷ 《南史》，卷77〈恩倖孔範傳〉，頁1942。

事的孔範領軍參戰，以致自亂陣腳，終於給隋軍可乘之機，招致最後的敗亡。

3. 任忠投降隋軍，隋軍入台城

蔣山決戰失敗後，渡江的隋軍仍然有限，陳軍若能再重整旗鼓，據守台城，號召各地勤王之師，則情勢並非完全不可為，但大將任忠卻在此緊要關頭，佯騙後主投奔上游，然後出賣了後主，迎降韓擒虎軍入台城，以致於亡。

任忠在後主時代原本長期任領軍將軍，位高權重，但卻在最後一年被調往駐守吳興郡，顯然是被貶官。隋軍渡江後，任忠急速入援京師，向後主建議固守台城，自己派軍斷敵軍後援，後主要出戰，任忠叩頭苦請勿戰，都官尚書孔範卻向後主批評任忠：「任蠻奴淮南僞士，語並不可信」。⁵⁸可見任忠無故被貶，忠言不被接納，又一再受到孔範等朝臣的譏言排斥，最後卻又因孔範軍隊潰散的拖累，全軍覆沒，難怪兵敗之後的任忠會對朝廷徹底的絕望，負氣轉向迎降隋軍。由此可見，陳朝大將任忠在最後關頭投降隋軍，亦是肇因於陳朝內部的問題。

總而言之，陳朝的滅亡，並非由於隋軍以絕對懸殊的優

⁵⁸ 同上。按孔範罵任忠「淮南僞士」，乃輕蔑之語。原來吳人稱僑人為「僞」，後來包括僑人在內的南人稱晚渡僑人為「僞」。任忠為汝陰人，地處淮南，故被罵為「淮南僞士」，據此，任忠似為晚渡僑人，然而據研究，汝陰為蠻左之地，任忠又曾追隨蠻族出身的梅伯龍，任忠應亦是蠻族出身（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註33），因此據本書第一章〈導論〉之界定，應將之歸類為土豪酋帥。

勢兵力，以眾擊寡，以強擊弱，陳軍毫無招架之力，不堪一擊，以致滅亡。相反的，當時陳朝的兵力與隋軍相差不大，若陳軍因應得宜，勝敗尚未可知。然而，由於陳朝疏於防備才讓隋軍輕易渡江，即使隋軍渡江之後，建康守軍亦對渡江的隋軍有相當的優勢，但陳朝卻一再失去加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更在蔣山決戰中犯下種種錯誤，以致兵敗如山倒，最後，大將任忠出賣後主，迎降隋軍，終致滅亡。再分析上述陳朝軍事失利的關鍵，發現其癥結都可歸因於陳朝內部的問題。因此可以說，陳朝的滅亡，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其軍事上的劣勢，其內部的弱點，才是更重要的原因。那麼，陳朝內部的弱點為何，以下再由後主時代的政治，逐步深入探討。

第四節 陳後主時代的政治

一、後主亦有善政

太建 14 年（582）正月，陳宣帝崩。太子叔寶繼位，是為後主。宣帝次子始興王叔陵，陰有異志，利用宣帝崩後倉促之際，自身後刺殺後主，欲奪皇位，後主受傷，宣帝第四子長沙王叔堅救後主，始興王叔陵逃出宮，招募百姓起兵，但不久即被右衛將軍蕭摩訶討平，始興王叔陵被殺。

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平後，長沙王叔堅以功進號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不久又加司空，乃專權不法，招後主猜忌。《陳書·長沙王叔堅傳》載：

是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委叔堅決之，於是勢傾朝廷。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疏而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之徒，並東宮舊臣，日夜陰持其短。⁵⁹

於是，至德元年（583）長沙王叔堅被黜，叔堅心有不甘，乃欲以左道巫術害後主，事發下獄，後主感念其前功，乃赦免之。

一般史書給人的刻板印象，都強調後主時代的政治是如何的荒唐腐敗，讓人與歷史上所有的昏暴之君聯想在一起。然而翻閱《陳書·後主紀》，卻與這種印象有段差距。檢視同時代的諸多昏暴之君的種種荒唐劣行，如南朝劉宋少帝、前後廢帝、蕭齊廢帝鬱林王、東昏侯，或者如北朝的北齊文宣帝、北齊後主、北周宣帝等，⁶⁰其荒唐的程度已可用「禽獸王朝」來稱之，⁶¹而陳後主雖然昏庸但尚未至如此的程度。相反的，據《陳書·後主紀》，後主即位以來，屢屢下詔勸農業、求賢才、求直言、減免租稅、恤獄政、禁奢侈繁費、改建孔廟、大赦天下等，這些詔書即使未必認真推行，但也不應完

⁵⁹ 《陳書》，卷28〈長沙王叔堅傳〉，頁367。

⁶⁰ 關於南北朝昏暴之君的荒唐劣行，在各正史本紀都有詳細的記載，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也有幾條略要整理，如卷11〈宋齊多荒主〉、〈宋世閹門無禮〉、卷15〈北齊宮闈之醜〉，皆可參考，此處不贅。

⁶¹ 柏楊在《柏楊版資治通鑑》第39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87），以「禽獸王朝」為名，用來指稱北齊王朝，事實上南朝宋齊諸昏暴之君，其荒唐程度亦不下於北齊，皆可用「禽獸」一詞稱之。

全視為官樣文章。茲據《陳書·後主紀》，摘錄如下，以資參考：⁶²

太建 14 年正月丁巳日，即位下詔大赦天下。同年 3 月辛亥日，下詔課農，對新墾地「征租悉皆停免」，地方官勸農有功者，加以賞擢。同月癸亥日，下詔求賢，規定「內外眾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同日又下詔求直言：「內外卿士文武眾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同年 4 月庚子日，下詔禁止繁費奢侈，且「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同月癸卯日，下詔發遣北邊質任，即宣帝北伐時來降的北邊酋豪，曾遣親戚為質任，後來北邊又淪陷，使其親人隔離，後主體念其情，使其回歸，賜衣糧、酒食，「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至德元年（583）下詔改元，並大赦天下。至德 2 年（584）10 月己酉日，下詔要求官吏體恤民情，禁止苛求，「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為己聲績，妨紊政道」。至德 3 年（585）11 月己未日，下詔改築孔廟。至德 4 年（586）正月甲寅日，又下詔舉賢良：「王公已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同年 11 月己卯日，下詔大赦天下。禎明元年（587）正月景子日，改元下

⁶² 《陳書》，卷 6〈後主紀〉，頁 105-116。

詔大赦天下。同年 2 月丁卯日，下詔：「至德元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原之」。禎明 2 年 11 月丁卯日，為減少冤獄，下詔親自於大政殿訊獄。

以上後主詔書中的種種善政，不能完全以官樣文書而否定之。後主在太子時代，有褚玠任山陰縣令，因剛正不阿，打擊隱戶，得罪縣內豪強而遭譖毀免官，史載：

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皇太子知玠無遺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⁶³

由此例可見後主亦頗知愛惜人才，這可旁證後主確有其善良的一面。

總之，後主時代並非完全沒有善政，這一點是治史者不能完全抹滅的。因此，即使唐代史臣魏徵在批評後主時，不得不承認後主：「初懼阡危，屢有哀矜之詔」，⁶⁴而《陳書》作者姚思廉在批評後主時，也有如下的讚美之辭：

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⁶⁵

⁶³ 《陳書》，卷 34〈褚玠傳〉，頁 460-461。

⁶⁴ 同上，頁 119。

⁶⁵ 同上，頁 120。

儘管如此，後主時代的政治，仍受到很多的批評。當時中書舍人傅綽被構陷入獄，於獄中上書批評後主：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度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⁶⁶

結果，後主大怒，傅綽被賜死獄中。又有被黜官員章華上書嚴厲批評後主：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⁶⁷

結果，後主又大怒，即日命斬之。⁶⁸歸結以上傅綽與章華對後主的批評，認為當時政治上的腐敗，主要緣於後主沈迷女色與任用小人。以下再對這兩點分別加以論述。

二、關於後主的沈迷女色

首先關於後主沈迷女色問題。後主沈皇后無寵，後主另

⁶⁶ 《陳書》，卷30〈傅綽傳〉，頁406。

⁶⁷ 《陳書》，卷30〈章華傳〉，頁406。

⁶⁸ 一般史書常據此兩例批評後主不能採納諫言，話雖不錯，但明末王夫之認為傅綽、章華這種毫不給情面的犯顏直諫，結果白白犧牲，並不足取，徒然使後主惱羞成怒、意氣用事，而加速其亡。參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18〈陳後主〉條，頁623-624。

寵愛張貴妃與龔貴嬪、孔貴嬪等人，史載後主大造宮殿、怠於政事皆由於此。《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轉載唐代史臣魏徵之言，對陳後主沈迷女色，奢侈無度，政治腐敗，云：

至德二年（584），乃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譖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⁶⁹

⁶⁹ 《陳書》，卷7〈後主張貴妃傳〉，頁131-132。

按唐代史臣好以史爲鑑，尤其重視對君主私生活及言行的諫諍，⁷⁰而魏徵更常以歷代亡國之君爲例進諫，陳後主自然是個好題材，此處載後主沈迷女色，大建宮殿，窮奢極慾，不論是否過度地誇大，都不是關鍵，蓋歷代帝王鮮有不好女色的，而大多數的帝王宮殿也都極其奢侈華麗。況且建康城在歷經梁末侯景之亂的破壞後，陳霸先即位只重建台城之主殿太極殿，陳宣帝時代也只局部修整，仍極簡陋，而後主也僅造 3 座樓閣，雖是精綺奢麗，也是儉中求奢之作，⁷¹尙不至於動搖國本。因此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應是在於後主因沈迷女色而大權旁落，所用非人，尤其是寵愛孔範，與陳朝的滅亡有密切的關係。

關於孔範在陳朝滅亡中的責任，容後再述，此處要先指出孔範之受到後主寵愛，與後主愛妃孔貴人有關。《南史·恩倖孔範傳》載：

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膽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

⁷⁰ 王壽南，《唐代人物與政治》，壹〈魏徵與貞觀時代的諫諍風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9-12。

⁷¹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上篇：「建康城」之〈六朝建康城的興盛與衰落〉（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72。

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⁷²

據此，孔範之所以受到後主「寵遇優渥，言聽計從」，除其本身善文學，以及能為後主文過之外，更和他與孔貴人結為兄妹有關。

由此觀之，愛好女色雖為歷代帝王之通病，但後主卻因而大權旁落，所用非人，以致到所謂「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督亂矣」，這當然是後主無法逃避的責任。

三、關於後主的任用小人

後主另一被批評的重點是任用小人，其中主要是指任用施文慶、沈客卿等人。茲對這兩人的任用與作為，略述論之。

施文慶，吳興烏程人，⁷³起自微賤，但頗好學，本後主東宮舊屬，後主即位後任中書舍人，因有才能而大受重用。《南史·恩倖施文慶傳》載：

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

⁷² 《南史》，卷77〈恩倖孔範傳〉，頁1941。

⁷³ 按《南史》卷77〈恩倖施文慶傳〉，謂：「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頁1938），而據《陳書》卷31〈任忠傳〉，則記施文慶為吳興烏程人，頁415。

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違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外眾事，無不任委。⁷⁴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頗有才能，後主即位後任為中書舍人，以其幹才為後主增稅，而大受重用。《南史·恩倖沈客卿傳》載：

至德初，以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糾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⁷⁵

由上可見，僅就辦事能力而言，施文慶、沈客卿兩人可說都頗有才幹。如施文慶「明閑吏職」、對「吏道疏簡，百司弛縱」，「無所縱捨」。施文慶為東宮舊屬，又以整飭百官及增加稅收而備受重用，沈客卿亦以增加稅收而受重用。施文慶、沈客

⁷⁴ 《南史》，卷 77〈恩倖施文慶傳〉，頁 1938-1939。

⁷⁵ 《南史》，卷 77〈恩倖沈客卿傳〉，頁 1940。

卿增加稅收的方法，除了查緝逃漏稅外，最受批評的是廢除軍人及士人原本免關市之稅的特權，這當然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彈，所謂「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另一方面，施文慶、沈客卿極力增加稅收，可能也不能單純認為是為供後主花用，蓋自侯景之亂後，南朝失去大片富庶之地，財政收入遠較前朝短絀，而宣帝北伐失敗，國家元氣大傷，此時若欲重整軍備自然也需要增加稅收，施文慶、沈客卿革除以往王公大人之特權，雖受批評，但不能全盤加以否定。

然而後主以施文慶、沈客卿等有幹才的寒人掌權，實亦與當時士人不理政務之風密切相關。如另一被後主寵愛而歷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尚書令等高位的士人江總，卻不理政事。《陳書·江總傳》載：

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為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⁷⁶

然則如江總任宰相之高位，卻「不持政務」，並非特例，觀諸南朝歷代政治，士族不以庶務勞心，一代比一代為甚，⁷⁷而這

⁷⁶ 《陳書》，卷27〈江總傳〉，頁347。

⁷⁷ 參見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收於氏著《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24-26。

也正是南朝君主以寒人掌機要的重要原因之一。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 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論之曰：

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為心膂。⁷⁸

由此可見，士人不理政務，君主不得不以寒人掌機要，如此又加重士人對寒人的輕蔑與敵意，而中世時代的傳統史家，或因本身源出土族而先有成見，或囿於當時風氣而人云亦云，遂將此類人物視為「小人」、「佞倖」，但究其實際，所謂佞倖，不乏是能夠躬親政務、立功立業的寒士人才。⁷⁹

以上並不是要完全肯定後主任用施文慶、沈客卿等人，而只是認為一般史書用「任用小人」來批評，未免過於泛道德化。當然，施文慶、沈客卿等人對陳朝的滅亡亦須負相當的責任。如前節所論，隋軍渡江之前，施文慶、沈客卿為私心專權，壓抑武將加強江務的建言，隋軍渡江之後又一再反對武將們出戰，失去各個擊破的時機，這些他們當然要負責任，只不過在政治鬥爭中因私利而害公益，亦是常見之事。因此，趙翼對此又論之曰：

⁷⁸ 參見前揭趙翼《廿二史劄記》，卷 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頁 171。

⁷⁹ 參見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200。

至陳末施文慶、沈客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隋軍臨江，猶曰：此常事，邊臣足以當之。不復警備以致亡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勝道哉。大臣不能體國，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轉以群小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⁸⁰

尤有進者，陳代制度的演變，使中書舍人的權力更達於頂點，加深此種流弊。《隋書·百官制》載陳代官制云：

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⁸¹

按史文「中書省」乃「中書舍人省」之誤。中書舍人在南朝劉宋以後已權勢高漲，至陳初中書舍人二十一局的設置，更使中書舍人的權勢達到頂峰。⁸²而前述施文慶、沈客卿正是以中書舍人遂行專權，可見陳代君主以中書舍人加強集權，終使其流弊更難以節制。難怪《陳書》作者姚思廉要慨嘆南朝之亡，「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⁸⁰ 參見前揭趙翼《廿二史劄記》，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頁172。

⁸¹ 《隋書》，卷26〈百官志上〉，頁742。

⁸² 參見吳慧蓮，《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第4章第4節〈從六朝時期三省發展看尚書選舉權之變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6，頁138-146。

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棄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哀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遠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⁸³

平心而論，陳後主本性並不壞，在位期間亦屢有善政，個人喜好文學，熱中文學活動，⁸⁴在文學上也有幾分成就。在當時重視唯美主義的文學之美的時代裡，陳後主若做為一個貴游公子，實在是第一流的文學家，無奈他是一個帝王，亡國之君百無一是。⁸⁵話又說回來，史書批評後主沈迷女色，任用小人，也都有幾分事實，只是此中緣由頗為複雜，尤其是任用小人的問題，多少有門閥社會之成見，而南朝政治中，士族不勞庶務，君主以寒人掌機要之積弊，在陳代達到頂點，以致加深統治集團間的衝突，這對陳朝的滅亡亦有相當的影響。

⁸³ 《陳書》，卷6〈後主紀〉，頁120。

⁸⁴ 關於陳後主熱衷文學活動，參見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究》34（1969），頁66-72。

⁸⁵ 陶希聖，〈蕭梁瓦解與陳代興亡〉，《食貨月刊》復刊5：1（1975.4），頁16。

第五節 陳朝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

然而，促使陳朝滅亡的內在弱點，除了上述陳後主個人的問題，以及南朝政治的積弊外，還有陳代獨特的問題，即統治集團之間的文武衝突，同時夾雜著門閥觀念與族群關係的矛盾。前述蔣山決戰失敗後，任忠迎降隋軍，即與此有關，以往學界很少注意到這一點，以下對此稍加以論述。

一、門閥社會的傳統復起

梁末侯景之亂，南朝士族飽受摧殘，陳武帝與文帝兩朝，求世族名士以立朝堂，殊難得其人。當戰亂時期，寒賤以軍勳起家，豪強又以賄賂得高位，士族等級易啓混亂。世族名士此時的急務，就是嚴格劃分士庶，辨別門品。⁸⁶《陳書·徐陵傳》載：

天康元年（566），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諛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永定（557-559）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

⁸⁶ 同上所引陶希聖之文，頁15。

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眾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⁸⁷

據此，從陳文帝以徐陵為吏部尚書以後，傳統門閥觀念復起，到後主時，陸瓊、姚察任吏部尚書，皆以品藻人倫聞名。《陳書·陸瓊傳》載：

遷吏部尚書……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號為稱職，後主甚委任焉。⁸⁸

《陳書·姚察傳》載，後主時姚察任吏部尚書：

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⁸⁹

由上可見，自陳朝中期以後，吏部尚書任官都特別重視門第，在這種風潮之下，陳朝內部因門第觀念而起的矛盾日益嚴重化。《陳書·章華傳》載：

家世農夫，至（章）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

⁸⁷ 《陳書》，卷26〈徐陵傳〉，頁332-333。

⁸⁸ 《陳書》，卷30〈陸瓊傳〉，頁397。

⁸⁹ 《陳書》，卷27〈姚察傳〉，頁350-351。

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⁹⁰

據此，章華因「素無伐閱」而受到朝臣「競排詆之」，「鬱鬱不得志」，後來上書極諫，批評後主而被斬。那麼對照前節所述，陳代寒人如施文慶、沈客卿以中書舍人而掌權，他們廢除軍人及士人原本免關市之稅的特權，為後主加稅，而致「王公大人，咸共疾之」，亦與此有關。

不僅如此，陳代門閥觀念的復起，更嚴重的是促使文武官員的矛盾激烈化，最後導致文武解體的嚴重後果，此點要先由陳朝後期土豪酋帥們的境遇說起。

二、陳朝後期土豪酋帥的境遇

如前幾章所論，梁末侯景之亂，許多土著族群的土豪酋帥興起，陳霸先在創建政權過程中亦得到部分土豪酋帥的支持。陳朝初年，土豪酋帥在中央政府的權力結構中，尚有一席之地，但隨著陳政權的日趨穩固，土豪酋帥有的被逐次剷除，有的則自然凋謝，到了陳宣帝時代，土豪酋帥幾乎已完全退出中央政壇，⁹¹只是地方的土豪軍仍為朝廷所引用。陳宣帝北伐初期的成功，即多得力於這些土豪軍。⁹²到了陳朝後期，由於開國的吳人武將凋謝殆盡，而開國以來少數僅存的土豪酋帥，又在宣帝北伐戰爭中以軍功竄升，使土豪酋帥們

⁹⁰ 《陳書》，卷30〈章華傳〉，頁406。

⁹¹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四節。

⁹² 參見本書第五章第六節。

得以出任中央高級將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領軍將軍任忠與護軍將軍樊毅。

任忠(513-589)，小名蠻奴，汝陰(安徽省阜陽縣)人，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追隨梅伯龍征討，戍晉熙。如第四章所述，汝陰為蠻左地區，梅氏為蠻族大姓，任忠出身該地域又為梅氏部下，其族屬有可能是蠻族。⁹³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王琳敗後，忠降陳朝，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⁹⁴太建初年(569)，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遷官至右軍將軍。太建5年(573)，隨軍北伐，屢建軍功，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後來北伐失敗，呂梁喪師，陳軍幾乎是全軍覆沒，唯任忠等少數將領全軍而還，宣帝詔以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眾軍，任霍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太建12年(580)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擔任防守北邊的要務。後主即位，入為領軍將軍，為中央最高的禁衛軍長官，⁹⁵並且長達5年之久(583-587)，直到禎明元年，後梁宗室蕭巖、蕭

⁹³ 參見註58及本書第四章第一節註33。

⁹⁴ 《陳書》，卷31〈任忠傳〉，頁413。

⁹⁵ 關於南朝的禁衛軍制，參見張文強，〈南朝軍制述略〉，《許昌師專學報》社科版，1998.1，頁63；張金龍，〈禁衛軍權與南朝政治〉，《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3，頁128。

璫等率眾來降，後主納降又忌其勢力，乃以任忠出守吳興郡，⁹⁶以防備之。

樊毅（?-589），南陽湖陽（湖南省辰谿縣西北）人。如第四章所述，樊氏本為蠻族大姓，樊氏族人任官與受封之地，亦皆為蠻左地區，樊氏應是巴郡南郡蠻五姓之一。⁹⁷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入援京師，隸王僧辯，陳霸先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北齊，陳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降陳，歷任武州刺史、豐州刺史，左衛將軍。宣帝北伐，毅率眾攻城略地，屢建軍功，及呂梁喪師，宣帝詔以毅為大都督，率眾渡淮，抵抗周軍，全軍而還，遷中領軍。太建 11 年（579），周軍再南侵，宣帝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以抗周軍。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負責中上游的邊防要務。太建 12 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太建 13 年（581），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刺史。後主即位後，入為侍中，再度出任護軍將軍，⁹⁸負責宮城外京師地區的宿衛，其地位略低於領軍將軍，但其職掌權力亦甚重要。⁹⁹

類似任忠、樊毅的情形，在後主時代擔任軍事要職的土豪酋帥，尚有多人，如樊毅弟樊猛，後主時任左衛將軍、都

⁹⁶ 據《陳書·後主紀》，後主以蕭巖為東揚州刺史，蕭璫為吳州刺史，在禎明元年冬 11 月，則任忠出守吳興郡，當在此之後。

⁹⁷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註 35。

⁹⁸ 《陳書》，卷 31〈樊毅傳〉，頁 417。

⁹⁹ 同註 95。

督南豫州諸軍事；¹⁰⁰出身於豫州蠻的魯廣達，後主時任安左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又為安左將軍、中領軍，¹⁰¹魯廣達是在任忠解除領軍將軍之職後，接任其職，以資望稍輕為中領軍。¹⁰²另外，蕭摩訶雖是蘭陵人，非土豪酋帥出身，但幼年喪父，由其姑夫蔡路養收養成人，蔡路養為南康土豪，阻陳霸先北討侯景，兵敗，蕭摩訶降歸俚族出身的侯安都，逐漸以軍功高升，因此蕭摩訶雖非土豪酋帥出身，但其社會身分地位則與土豪酋帥相當，後主時任南徐州刺史，負責長江下游之防務。¹⁰³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陳朝中期以後門閥社會的傳統復起，在這種風潮之下，向來被僑吳人士所排斥的土豪酋帥，自然又面臨被排斥的命運，陳朝中期以來，參與開國有功的土豪酋帥在官場上的失意，即與此有關。那麼，陳朝後期，以宣帝北伐為契機，憑軍功而快速竄升的土豪酋帥，到後主時代，紛紛出任中央禁衛軍長官，或負責長江中下游的邊防要務，自然引起朝廷文官們的側目。

關於陳代後期朝廷對土豪酋帥的猜忌，甚至無故誅殺，可引以下數例說明。《隋書·列女傳·鍾士雄母傳》載：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

¹⁰⁰ 《陳書》，卷31〈樊毅傳附弟樊猛傳〉，頁417。

¹⁰¹ 《陳書》，卷31〈魯廣達傳〉，頁418-419。

¹⁰² 中領軍職務同領軍將軍，只是資望較輕。

¹⁰³ 《陳書》，卷31〈蕭摩訶傳〉，頁418-419。

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¹⁰⁴

按臨賀在今廣西省賀縣，鍾士雄為「嶺南酋帥」，仕陳，陳朝「慮其反覆」，士雄送其母於陳都建康為質，其母在建康「備嘗辛苦」，到隋滅陳後，始被遣還。陳代地方上土豪酋帥受猜忌、壓抑，由此可見一斑。又《陳書·蕭允傳附弟蕭引傳》載：

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盡遣兄弟下都為質。¹⁰⁵

按這是宣帝太建 12 年的事。馬靖家世難考，從行爲、地域、姓氏上看，應爲地方豪強，¹⁰⁶由蕭引南行對外說辭是要「收督

¹⁰⁴ 《隋書》，卷 80〈列女傳·鍾士雄母傳〉，頁 1809。

¹⁰⁵ 《陳書》，卷 21〈蕭允傳附弟蕭引傳〉，頁 290。

¹⁰⁶ 參見張國安，〈論陳代江湘交廣諸州的豪強〉，《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

賤物」觀之，「賤物」是專指南朝對蠻族等土著收取的稅物，¹⁰⁷因此馬靖應亦為土豪酋帥。¹⁰⁸馬靖仕陳為廣州刺史，因「甚得嶺表人心」，而引起猜忌，所謂「朝野頗生異議」，要求其送子弟入質，馬靖雖立刻照辦，但後主至德 2 年，朝廷還是改派宗室陳方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誅殺之。馬靖無故被誅，可說是土豪酋帥受忌的另一種下場。

以上是陳朝後期任職地方的土豪酋帥備受猜忌，甚至是無故被誅的情形，那麼以軍功出掌中央軍權的土豪酋帥們，其與朝廷中僑人吳人文官的矛盾必然也日益尖銳化，這是可以想像的。

三、文武解體至於覆滅

後主時代，土豪酋帥紛紛出掌中央及地方的軍事要職，但也同時招致朝廷官員的側目。《南史·恩倖孔範傳》載：

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

版，1990.1，頁 31。

¹⁰⁷ 關於「賤物」，參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蠻の漢化について〉，《史淵》118（1981.3），頁 104-106。

¹⁰⁸ 越智重明曾指出，南朝政府常基於許多統治上方便的目的，任用土豪為當地的地方長官；小尾孟夫也指出，南朝邊地長官，多任用邊地的土豪，因此馬靖應為嶺南土豪。參見越智重明「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就いて」，《愛媛大學歷史學紀要》1（1953.2）；小尾孟夫，〈南朝邊州支配における一形態—寧州刺史蠻龍顏を中心として—〉，《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2：1（1973.1）。

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¹⁰⁹

按孔範為會稽山陰人，屬吳姓士族，他在後主前面詆毀「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後主信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充分反映朝廷文官對武將之輕蔑、排擠。又《南史·恩倖司馬申傳》載：

（司馬申）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綽，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¹¹⁰

按司馬申為河內溫人，蔡徵為濟陽考城人，皆屬僑姓士族，司馬申受後主寵信，任中書舍人，任意奪取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這對武將任忠是很大的羞辱，對軍心士氣也是很大的打擊。蓋陳朝開國將領多招募私兵部曲，尤其是土豪酋帥多率領土豪軍，故陳代盛行世襲領兵制，¹¹¹士兵與將領之間有較強的依附關係，中書舍人司馬申竟任意奪取領軍將軍任忠的部曲，如此破壞體制，大失將士之心，因此史書載：「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即把陳朝的滅亡，歸於這種文武解體。

再以陳朝最後滅亡的過程觀之，如前所述，隋軍渡江前，

¹⁰⁹ 《南史》，卷77〈恩倖孔範傳〉，頁1941。

¹¹⁰ 《南史》，卷77〈恩倖司馬申傳〉，頁1938。

¹¹¹ 參見張國安，〈論陳代的兵制〉，《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1，頁8-13。

護軍將軍樊毅請求加強下游江防的建言，被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聯合尙書令江總壓下，孔範又誤導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以致下游江防空虛，讓隋軍輕易渡江。隋軍渡江後，諸將請戰，又被施文慶壓下，屢屢喪失各個擊破的先機。《南史·恩倖施文慶傳》載隋軍渡江後：

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啟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¹¹²

可見施文慶壓抑軍情，反對諸將出戰，是因與諸將不協，怕諸將有功。隋賀若弼軍據蔣山之後，後主聽信孔範之言將出戰，任忠叩頭苦請勿戰，但孔範平時看不起武將，又「冀欲立功」，乃向後主說：「任蠻奴淮南僉士，語並不可信」，又奏請早日決戰：「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充分反映其輕浮好戰的心態。後來陳軍出戰擺出一個「南北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的奇怪陣容，應該不是出自習於戰事的武將們的獻策，很可能即是出自孔範等文士狎客的建言。最後的蔣山決戰，陳朝即由於孔範軍隊的崩敗而不可收拾。事態演變至此，長期受到孔範等朝廷文官排擠而失意的任忠，終於心灰意冷，索性投降隋軍去了，這大概就是前面史書所謂

¹¹² 《南史》，卷 77〈恩倖施文慶傳〉，頁 1940。

的「文武解體，至於覆滅」吧。

由此觀之，陳朝後期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確為陳朝滅亡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由於開國將領的凋零，土豪酋帥以宣帝北伐為契機逐步竄升，使朝廷不得不依賴這批武將擔任中央及邊防的軍事要職，但另一方面，朝廷又對他們不信任，士族文官更百般歧視、排擠他們，以致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擴大。陳朝後期的政局正陷入這種困境，待隋軍南侵，這種內部的弱點充分暴露出來，文武傾軋，文官掩飾軍情，武將處處受到掣肘，終於造成軍事失利，武將降敵，以致於亡。

第六節 結語

關於陳朝的滅亡，以往學者曾提出諸如民心企望統一說、民族融合說、商品經濟發展說、經濟發展階段說等，說明隋朝滅陳的大趨勢，雖然都有其部分的道理，然而這些說法，可用來補助說明隋朝滅陳的時代背景，但不宜過度誇大其實際上的作用。雖然當時北強南弱的客觀形勢，確實對陳朝非常的不利，但這並不表示南方的陳朝已衰弱到不堪一擊的地步。

隋文帝即位之初，由於內部統治尚未穩固，塞外又有突厥的威脅，因此先著手於安內攘外之工作，待無後顧之憂，才積極展開其滅陳的經略。隋文帝的滅陳經略，大致上包括：對陳朝友好交聘，以鬆懈陳朝的戒備，掩護其備戰工作；採用高穎之計，對陳進行消耗戰與心理戰，即利用秋收之際，

遣兵擾亂，以廢其農時，再三行之，可鬆懈陳人戒備，又派人入陳境縱火燒其穀倉，待陳人修護後，復來燒之，使陳財力俱盡；最後在上游多張形勢，而在下游祕密訓練渡江，使陳人重視上游之防備，而輕忽下游，再一舉渡江攻下陳都建康，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隋文帝的經略，確實非常的成功。

然而隋朝的成功，也要歸功於陳朝內部的弱點。以往學者太強調陳後主的昏庸與任用小人，好像對國家興亡無動於衷，麻木不仁，這有點不近情理。陳後主做爲亡國之君，對陳朝的滅亡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太泛道德化的批評，反而模糊了焦點。或許可以這麼理解：陳朝君臣之所以會疏於防備，一方面可能是隋朝的經略掩飾太成功了，使陳人未感受到威脅，另一方面是陳朝君臣誤判形勢，致力於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

從陳朝滅亡的過程來看，陳朝的滅亡，並非由於隋軍以絕對懸殊的優勢兵力，使陳軍毫無招架之力，以致滅亡。相反的，當時陳朝的守軍與隋朝南侵的兵力相差不大，南侵的隋軍號稱 51 萬 8 千，實際上約只有 30 萬，陳都建康及緣邊的守軍約有 25 萬，而且陳朝又有長江可守，因此，若陳軍因應得宜，勝敗尙未可知。然而，由於陳朝疏於防備才讓隋軍輕易渡江。隋軍渡江之後，陳朝建康守軍亦對渡江的隋軍有相當的優勢，但陳朝卻一再失去加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更在蔣山決戰中犯下種種錯誤，以致兵敗如山倒，最後，大將任忠出賣後主，迎降隋軍，終致滅亡。由上可見，陳朝最後因軍事失利而滅亡，其主要的原由並不在於其軍事上的劣勢，

而在於統治集團內部的問題。

以往史書論陳朝內部的問題，多著重於批評後主沈迷女色，任用小人，這雖然是事實，但並不是重點，歷史上的帝王鮮有不愛好女色的，但後主沈迷女色而使朝政敗壞，這是後主無可逃避的指責。至於舊史批評後主任用小人施文慶、沈客卿的問題，多少有門閥社會之成見，蓋寒門出身的施文慶、沈客卿為後主加稅，尤其是免除已往士人及軍人的免稅特權，當然引起王公貴族的反彈，而加遽內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士族不勞庶務，君主以寒人掌機要，乃南朝政治中的積弊，而這種積弊，在陳代達到頂點，成為統治集團之間一個嚴重的矛盾。

陳朝統治集團之間另一個嚴重的矛盾，是朝廷與武將之間的矛盾。陳朝的成立，與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有密切的關係，陳朝初年，這些土豪酋帥在中央政府也尚有一席之地。然而，隨著陳政權的日趨穩固與門閥社會的傳統復起，梁末興起的土豪酋帥有的被逐次剷除，有的則自然凋謝，到了陳宣帝時代，這些土豪酋帥幾乎已完全退出中央政壇，只是地方的土豪軍仍為朝廷所引用。然而以宣帝北伐為契機，部分土豪酋帥屢建軍功，逐步竄升，到後主時代，成為擔任中央及邊防的高層武將，朝廷一方面不得不依賴這批武將，但另一方面，卻又對他們不信任，士族文官更是百般歧視、排擠他們，統治集團文武官員之間的衝突日益尖銳。

陳朝後期的政局，即陷入以上種種矛盾之中，待隋軍南侵，這些矛盾更暴露無遺，文武官員不能協調一致，文官掩

飾軍情，武將處處受到掣肘，終於造成軍事失利，武將降敵，以致於亡。所謂「文武解體，至於覆滅」，誠非虛言。因此陳朝滅亡的原因雖然複雜萬端，但上述陳朝內部的種種弱點，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第七章

總結

南朝歷史到了陳代，已近乎尾聲，隋唐世界性大帝國即將來臨，向來研究者的眼光已轉向隋帝國，因此陳朝的歷史一直被忽視。然而，陳朝是魏晉南北朝轉變到隋唐的關鍵年代，歷史學界應該特別重視這種轉變年代的研究。本書以這個時代最富歷史意義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為研究的主題，得到以下幾項結論。

1. 關於陳霸先自嶺南崛起的問題

東晉南朝的政治形勢，是以荊州、揚州對立為基本格局，然而江南各地域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漸在改變這種格局。東晉南朝各地域的開發，與北方流民南下及政府統治力的延伸，息息相關。由於梁代加速對嶺南地區的開發，北方南下的漢人與嶺南土著族群的衝突矛盾日益嚴重，陳霸先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南下，在嶺南招集兵馬，鎮撫土著，又領兵討平交州李賁的變亂，成為嶺南地區最有實力的將領，而此時期，陳霸先集結許多和他有類似背景的吳人寒門武將，成為後來創建帝業的核心集團。另一方面，嶺南地區的經濟快速成長，廣州又成為海外貿易的中心，商業繁榮，其獲利相當

可觀，又相繼不絕，成爲國家極爲重要的財源。陳霸先從嶺南崛起，即多得力於嶺南經濟開發所提供充足的物質條件。

2. 關於梁陳統治階層的變動問題

梁末的侯景之亂，南朝士族遭到重大打擊，而一批以往政治社會身分低下的土豪酋帥，紛紛躍上歷史舞台，造成政治社會的大變動，陳霸先創建陳朝亦援引這批土豪酋帥的力量。周一良與陳寅恪很早就注意到這一現象，尤其陳寅恪更認爲他們是創建陳朝最大的動力。然而，周一良與陳寅恪對這一問題，並未做全面的考察，經過筆者對參與創建陳政權的各種勢力、陳霸先的軍隊、武將群與文士官僚群，以及陳初的將相大臣等的全面考察，筆者認爲應視陳朝爲吳人政權。江南社會經過長期的演變，吳人勢力逐漸抬頭，僑姓士族逐漸文弱化，又遭到侯景之亂的重大打擊，勢力大爲消退。陳霸先帶領一批吳人寒門武將創建政權，其情形與東晉、宋、齊、梁等僑人政權確實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南朝統治階層的一次大變動。至於新興起的土豪酋帥，對陳政權的建立亦有貢獻，不過尙難推論是創建陳朝最大的動力。

陳霸先的軍隊組成中，有許多嶺南、南川地區的土豪軍，確實不能忽視。不過，除此之外，陳霸先鎮守京口3年5個月，亦吸收頗多江北流民，即所謂的「楚子集團」，對其軍力亦大有助益，以往學者只留意劉裕、蕭道成的創業與京口的關係，而忽視陳霸先之興起亦與京口有密切的關係。不過，東晉、宋、齊、梁各朝幾乎多憑「楚子集團」的武力，而陳

朝則除了「楚子集團」之外，尚有不少各地的土豪軍。另外，爲陳霸先謀劃獻策的文士幕僚，許多是在京口時期所吸收的僑姓士族，這也是京口時期對陳霸先創業的另一個重要性。

3. 關於梁末土豪首帥興起的問題

如前所述，雖然不能過度推論土豪首帥是創建陳朝最大的動力，但梁末土豪首帥的興起，確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因此筆者再全面考察梁末土豪首帥興起的現象。要而言之，梁末興起的一批土豪首帥，大多出身於遠離南朝政治、經濟重心的建康、三吳以外的地域，其周邊大多是由非漢族的蠻、溪、越、巴、俚等土著族群所聚居。南朝自宋、齊以後，隨著各地的經濟發展，中央政府的統治力向基層延伸，對境內各土著族群的控制愈嚴，也激起更大的反抗，政府則加強派兵征討，這種征討與反抗到了梁代達到了高峰，在這種情形下，各土著族群的土豪首帥對土著社會的影響力愈形增強。另一方面，由於南朝貨幣經濟的發展，以及梁武帝地方政策的失當，衍生許多流民，有不少流民被土豪首帥所吸收，這又提高土豪首帥們的軍事力。待侯景之亂發生，中央控制力消失，各地土豪首帥遂能憑其軍事力而興起，有的率眾入援京師或參與討亂，有的則是嘯聚徒眾盤據地方，形同割據。

陳霸先興起之後，這些土豪首帥有的順勢來投附，有的雖外示臣服，但割據依舊。陳朝初年，陳霸先全力對付上游王琳的威脅，默認各地土豪首帥的割據，到陳文帝打敗王琳之後，才一一加以剷除。另一方面，歸附陳朝的土豪首帥，

起初雖受到尊崇禮遇，部分出任中央高官，但待陳政權穩固之後，有的被猜忌、被剷除，有的則自然凋零，這些土豪酋帥終於又逐漸退出中央政壇，但土豪酋帥所統率的地方武力仍為陳朝所引用。陳宣帝北伐，自北齊收復江北淮南之地，即多得力於土豪酋帥所統率的武力。陳朝後期，土豪酋帥任忠、樊毅因軍功升任護軍將軍、領軍將軍等中央要職，顯示陳朝仍需仰賴土豪酋帥的武力，這是陳朝與東晉、宋、齊、梁等朝代性格不同的地方。

4. 關於陳宣帝北伐的問題

陳宣帝時代是陳朝國力最強盛的時代，也是陳朝由盛轉衰的時代，其中最大的關鍵，即北伐的問題。陳朝在侯景之亂的大動亂後建立，北邊已無淮南江北之地，西邊亦失四川、漢中、荆襄之地，這不僅失去經濟上重要的生產地帶，亦失去軍事上的戰略要地，使陳朝不但是南朝版圖最小，也是國勢最弱的朝代。宣帝是一個有作為的君主，為改善這種情況，乃謀求對外發展。另一方面，當時尚有許多不易復員而又善戰的土豪軍，亦可加以利用，因此乃積極圖謀北伐。

太建 5 年，宣帝大舉伐齊，起初北伐軍勢如破竹，數月之間，自北齊收復淮南江北 27 州之地。後來北周滅北齊，宣帝再出兵爭淮北之地，但最後喪師於呂梁，不久再失淮南江北之地，陳朝元氣大傷，從此走向衰弱之途。以往學者都批評宣帝聯合較強的北周討伐較弱的北齊乃一大失策，認為若改採聯北齊以抗北周，則局勢必然完全不同。但這種說法多

停留於邏輯推論，未深察複雜的歷史實情。筆者認為，這涉及客觀上對北周、北齊強弱的判斷問題，以及主觀上聯合雙方的意願問題。事實上，當時人從外表上看，北齊可能是比較強的，北齊明顯的衰弱是在敗於陳的北伐之後。另外，宣帝也曾經試圖過聯北齊伐北周，由於北齊拒絕才轉而接受北周之請，改採聯周伐齊之策。由此可見，南北朝後期的形勢演變，自有其脈絡可尋，歷史的發展相當程度是受當時主客觀形勢的限制，這是後人評論歷史時應該深入瞭解的。

5. 關於陳朝滅亡的問題

以往學者對於陳朝滅亡的問題，有的強調客觀環境的必然性，有的強調隋文帝謀略的成功，或陳朝君臣的昏庸無能，這些筆者都不完全否認，但筆者更重視的是陳朝內部的結構性因素。

從陳朝滅亡的過程來看，當時陳朝的守軍與隋朝南侵的兵力相差不大，若陳朝因應得宜，勝敗猶未可知。後來陳朝由於內部的問題，導致軍事失利，建康城陷，才土崩瓦解。

以往學者多強調後主個人的昏庸與任用小人問題。筆者無意為後主的昏庸無能以致亡國卸責，而是認為這些批評，容易忽視歷史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事實上，後主本性不壞，在位時亦頗有善政，只是過度沈迷文學，愛好女色，與同時代許多荒唐之君相比，可說是昏庸，但還不至於太荒唐。至於後主任用小人施文慶、沈客卿的問題，乃是基於南朝士族不勞庶務，君主以寒人掌機要的傳統，只不過陳朝政治體制

的發展，使中書舍人的權勢達到頂點，而寒門出身的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為後主加稅，免除已往士人及軍人的免稅特權，而更加劇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

陳朝後期統治集團之間另一個嚴重的矛盾存在於朝廷與武將之間，其中又夾雜著門第與族群的雙重因素，這是以往學者很少留意到的。如前所述，陳朝的創建部分得力於土豪酋帥，但陳朝中期以後，門閥觀念復起，這些土豪酋帥逐漸遭到排斥，而退出中央政壇。然而以宣帝北伐為契機，部分土豪酋帥屢建軍功，逐步竄升，到後主時代，成為擔任中央及邊防的高層武將，朝廷一方面不得不依賴這批武將，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信任他們，士族文官更是百般歧視、排擠他們，成為統治集團之間另一個嚴重的矛盾。

陳朝後期的政局，即陷入以上種種矛盾之中，待隋軍南侵，這些矛盾更暴露無遺，文武官員不能協調一致，文官掩飾軍情，武將處處受到掣肘，終於造成軍事失利，武將降敵，以致於亡，所謂「文武解體，至於覆滅」。因此陳朝的滅亡原因雖然複雜萬端，但上述內部的結構性弱點，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總結陳朝歷史上的重要課題，主要表現在統治階層的變動，以及族群之間的糾葛衝突。這些問題，並非突然之間出現的，而是東晉南朝數百年歷史伏流的浮現。筆者在研究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漢族與土著族群之間的互動，對東晉南朝的歷史發展影響至為深遠，尤其是南朝後期歷史的發展，與土著族群的動向息息相關。因此加強南朝境內土著族群的研

究，乃今後學界不容忽視的課題。

徵引書目

一、正史、史料及相關文獻（基本史籍置前，餘依作者年代為序）

- （梁）沈約：《宋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梁）蕭子顯：《南齊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姚思廉：《梁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姚思廉：《陳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北齊）魏收：《魏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李百藥：《北齊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令狐德棻：《周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魏徵：《隋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李廷壽：《南史》，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唐）李廷壽：《北史》，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
- （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陳）徐陵：《徐孝穆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84年。
- (唐)許嵩：《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點校本。
-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洪氏出版社新校本。
- (宋)李昉：《文苑英華》，收於《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 (清)姜宸英：《江防總論》，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27冊，臺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6年。
- (清)洪麟孫：〈補梁疆域志〉，收於《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
- (清)萬斯同：〈陳將相大臣年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
- (清)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 (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收於《錢大昕讀書筆記廿九種》，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柏楊：《柏楊版資治通鑑》第39冊《禽獸王朝》，臺北，遠流出版社，1987年。

二、近人著作（依姓名筆畫多寡為序）

（一）專書

中文

-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 王伊同：《五朝門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年。
- 王興瑞：《洗夫人與馮氏家族》，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王壽南：《唐代人物與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
-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
- 李東華：《中國海洋發展關鍵時地個案研究》，臺北，大安書局，1990年。
- 李培棟：《魏晉南北朝史緣》，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
-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7年。
- 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987年。

呂春盛：《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為中心之考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何啓民：《中古門第論集》，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78年。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

東洋史學會（編）：《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林恩顯：《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吳慧蓮：《東晉劉宋時期之北府》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7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5年。

吳慧蓮：《六朝時期的選任制度》，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高明士（等編）：《隋唐史》，臺北，空中大學印行，1986年。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年。

- 張儋生：《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 許輝、蔣福亞（主編）：《六朝經濟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湯承業：《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年。
-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
-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
-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遼耀東：《從平城到洛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
- 劉仲平編：《中國歷代戰爭史》，臺北，三軍聯合參謀大學，1963年。
-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 鄭欽仁：《北魏官僚機構研究》，臺北，牧童出版社，1976年。
- 鄭欽仁：《北魏官僚機構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
- 鄭欽仁（等編）：《魏晉南北朝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
- 簡修煒、莊輝明、章義和：《六朝史稿》，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繆 鉞：《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

蕭 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4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73年。

藍文徵：《隋唐五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45，1963年。

蘇紹興：《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日文

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の豪族社會》，東京，雄山閣出版，1987年。

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

川勝義雄：《魏晉南北朝》，東京，講談社，1974年。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

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年。

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

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

布目潮瀨：《隋唐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68年。

田村實造：《中國史上の民族移動期》，東京，創文社，1985年。

吉川忠夫：《侯景の亂始末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

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8年。

谷川道雄：《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玄文社印刷，1989年。

谷川道雄（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 2・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

谷川道雄：《增補 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

宮川尙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史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年。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年。

森三樹三郎：《梁の武帝 - 佛教王朝の悲劇 - 》，京都，平樂寺書店，1956年。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貴族制》，東京，研文出版，1982年。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東京，研文出版，1985年。

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 5・漢民族と中國社會》，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

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

會，1965年。

(二) 期刊論文

中文

王永興〈楊隋氏族問題述要—學習陳寅恪先生史學的一些體會〉，收於《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仲犛：〈侯景亂梁前後的南朝政治局勢〉，《文史哲》1955年第11期。

王育民：〈東晉南朝時期戶口試探〉，《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王曾才：〈北魏時期的胡漢問題〉，《幼獅學報》第3卷第2期，1962年。

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2期，1932年。

文錫進：〈關於秦統一嶺南的戰爭問題〉，《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王壽南：〈隋平陳原因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期，1985年。

戈春源：〈吳明徹北伐及其失敗原因〉，收於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

田餘慶：〈北府兵始末〉，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玄文

社，1989年。

朱大渭：〈南朝少數民族概況及其與漢族的融合〉，《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朱大渭：〈梁末陳初少數民族酋帥和庶民階層的興起〉，收於《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

朴漢濟：〈北魏王權與胡漢體制〉，收於東洋史學會（編）：《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呂名中：〈秦漢時期的嶺南經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

呂春盛：〈西魏政權的構造及其性格〉，《東洋史苑》第42・43合併號，1994年3月。

呂春盛：〈從府兵將領看西魏中朝的權力結構〉，《臺南師院學報》第27期，1994年6月。

呂春盛：〈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41期，1994年12月。

呂春盛：〈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8期，1994年12月。

呂春盛：〈論北鎮勢力在西魏政權中的擴張—「關隴集團」權力結構演變之一考察〉，《大陸雜誌》，第90卷第3期，1995年3月。

呂春盛：〈陳霸先廣州集團的興起及其性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1期，1997年12月。

- 呂春盛：〈試論梁末陳初的南方土豪酋帥與陳政權的關係〉，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的「魏晉南北朝學術國際會議」，1998年12月。
- 呂春盛：〈陳朝政權的成立及其結構〉，《新史學》第10卷第1期，1999年3月。
- 呂春盛：〈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漢學研究》第18卷第2期，2000年12月。
- 李燕捷：〈隋平陳戰爭淺析〉，《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李燕捷：〈隋軍「禮不伐喪」說辨析〉，《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4期。
- 何茲全：〈魏晉南朝的兵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第1分，1948年。
- 何德章：〈論梁陳之際的江南土豪〉，《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谷霽光：〈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2期，1936年3月。
- 林天蔚：〈隋譙國夫人事蹟質疑及其嚮化與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2分，1971年9月。
-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 周一良：〈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

論集》。

- 周偉洲：〈「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論——評朴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系〉，《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吳永章：〈南朝對「蠻」族的統治與「撫納」政策〉，《江漢論壇》1983年第6期。
- 吳慧蓮：〈東晉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的土豪酋帥及其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淡江史學》第5期，1993年6月。
- 吳慧蓮：〈梁武帝的地方政策與梁陳變局〉，收於《史學：傳承與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1997年。
- 邱久榮：〈淝水之戰雙方兵力略釋〉，《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
- 胡如雷：〈隋朝統一新探〉，《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施建中：〈隋統一原因再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 洗夫人學術研究交流會編輯委員會編：〈洗夫人學術研究交流會專輯〉，刊於《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
- 高敏：〈論侯景之亂對南朝後期社會歷史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 高明士：〈隋代中國的統一——兼述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收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9月。
- 徐益棠：〈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中國文化研究

彙刊》第 8 卷，1948 年。

耿敏：〈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募兵制度的探討〉，《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

陶希聖：〈蕭梁瓦解與陳代興亡（公元五四九至五八九）〉，《食貨月刊》復刊第 5 卷第 1 期，1975 年 4 月。

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証及推論〉，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 年 12 月。

陳連慶：〈東晉南朝胡越出身將帥考〉，《松遼學刊》1983 年第 1-2 期。

陳長琦：〈南朝時代的幼王出鎮〉，《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1 期。

孫繼民：〈試析梁元帝時期的遷都之議〉，收於谷川道雄編《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玄文社印刷，1989 年 3 月。

孫同勛：〈北魏末年與北齊時代的胡漢衝突〉，《思與言》第 2 卷第 4 期，1964 年。

傅啓學：〈隋代對外關係〉，《臺大社會科學論叢》14 期，1964 年。

張文強：〈南朝軍制述略〉，《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1 期。

張金龍：〈禁衛軍權與南朝政治〉，《南京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3 期。

- 張國安：〈論梁代江湘交廣諸州豪強的興起〉，《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第 2 期。
- 張國安：〈論陳代江湘交廣諸州的豪強〉，《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1 期。
- 張國安：〈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第 4 期，1991 年。
- 張國安：〈論陳代的兵制〉，《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1 期。
- 張國安：〈梁末政治鬥爭及其分野〉，《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1 期，1993 年。
- 萬繩楠：〈從陳、齊、周三方關係的演變看隋的統一〉，《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4 期。
- 趙慶偉：〈六朝時期廣州海外貿易的崛起與港市的繁榮〉，《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2 期。
- 劉戈：〈論突厥與北朝、隋的政治關係〉，《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 年第 4 期。
- 劉淑芬：〈六朝南海貿易的開展〉，《食貨月刊》復刊第 15 卷第 9、10 期，1986 年 4 月。
- 劉希爲、劉盤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 劉磐修：〈梁武帝與南方經濟的發展〉，《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3 期。
- 劉萬雲：〈隋時北方統一南方的原因淺探〉，《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第 6 期。

鄧奕琦：〈試論侯景之亂〉，《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6期。

潘雄、蔡理才：〈冼夫人的族屬及俚人遺裔考〉，《嶺南文史》1984年第1期。

歐陽小桃：〈梁末陳初的南川酋豪〉，《爭鳴》1992年第2期。

薛軍力：〈試述東晉徐兗地方勢力〉，《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

蕭璠：〈東魏北齊內部的胡漢問題及其背景〉，《食貨月刊》第6卷第8期，1976年。

薩孟武：〈晉隋之間的南北形勢〉，《臺大社會科學論叢》第3期，1952年5月。

韓福隆：〈論南陳張麗華之死〉，《武陵學刊》1997年5月。

譚其驤：〈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附論梁隋間高涼冼夫人功業及隋唐高涼馮氏地方勢力〉，《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

蘇紹興：〈侯景亂梁與南朝士族衰落的關係〉，《大陸雜誌》第52卷第2期，1977年。

嚴耀中：〈陳朝崇佛與般若三論的復興〉，《歷史研究》，1994年4月。

Karl Wittfogel 著，蘇國良譯：〈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總述〉，《亞洲研究譯叢》3、4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71年8月。

- 小林聰：〈《隋書》に見える梁陳時代の印綬冠服規定の來源について〉，《埼玉大學紀要》教育學部（人文・社會科學編）47 卷 1 號，1998 年。
- 小尾孟夫：〈南朝邊州支配における一形態—寧州刺史爨龍顏を中心として—〉，《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2 卷 1 號，1973 年 1 月。
- 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蠻の漢化について〉，《史淵》118 期，1981 年 3 月。
- 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蠻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雜誌》95-6，1986 年 8 月。
- 川勝義雄：〈侯景の亂と南朝の貨幣經濟〉，《東方學報》（京都）32 期，1962 年。
- 川勝義雄：〈南朝貴族制の崩壞〉，該文原發表於《東洋史研究》20 卷 4 號，1962 年 3 月。
- 山崎宏：〈北朝末期の附庸國後梁に就いて〉，《史潮》11 卷 1 號，1941 年。
- 石田德行：〈南朝後期の社會と地方軍—歐陽頎一族を中心として—〉，《軍事史學》13 卷 4 號，1978 年。
- 矢野主稅：〈東晉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社會的考察〉，《史學雜誌》77 卷 10 號。
- 矢野主稅：〈東晉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政治的考察〉，《東洋史研究》26 卷 3 號，1989 年 2 月。
- 竹田龍兒：〈侯景の亂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第 29 卷第 3 號，1956 年。

- 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第 31 卷第 1-4 號，1958 年。
- 谷川道雄：〈武川鎮軍閥の形成〉，《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 期，1982 年 12 月。
- 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の蠻酋〉、〈宋齊時代の蠻について〉，《白山史學》14 期，1968 年 3 月。
- 谷口房男：〈南北朝時代の蠻酋〉，收於谷川道雄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 2・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 年 6 月。
- 安田二郎：〈蕭道成の革命軍團—淮陰時代を中心に—〉，《愛知縣立大學文學部論集》一般教育編 21 號，1970 年。
- 宮川尚志：〈梁・北齊の居士陸法和〉，收於佛教史學會（編）《佛教の歴史と文化》，京都，同朋舎，1980 年。
- 越智重明：〈陳朝成立過程の一考察〉，《愛媛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第 1 卷第 4 號。
- 越智重明：〈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就いて〉，《愛媛大學歴史學紀要》1，1953 年 2 月。
- 越智重明：〈梁の天監改革と次門層〉，《史學研究》第 97 號，1966 年。
- 越智重明：〈州將蕭衍の舉兵をめぐる〉，《軍事史學》第 9 號，1967 年。
- 越智重明：〈東晉南朝の地緣性〉，原刊《東洋史論集》13，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1984 年 10 月。
- 森野繁夫：〈陳の文學集團〉，《支那學研究》第 34 號，1969

年 3 月。

後藤均平：〈土燮〉，《史苑》第 32 卷 1 號，1972 年。

後藤均平：〈交州土著刺史—4・5 世紀の越南〉，《歴史學研究》
第 394 號，1973 年 3 月。

後藤均平：〈高梁の洗氏と馮氏〉，《國學院雜誌》1973 年 3
號。

後藤均平：〈李賁萬春國—六世紀の越南〉，《歴史評論》275
號，1973 年 4 月。

塚本善隆：〈陳の革命と佛牙〉，《東方學報》（京都）19 期，
1950 年。

鈴木修：〈梁末陳初の地方豪族について〉，《立正史學》55
期，1984 年。

榎本あゆち：〈梁末陳初の諸集團について—陳霸先軍團を中
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 期，
1982 年。

増村宏：〈東晉南朝の黃白籍と土斷〉，《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
紀要・文學科論集》第 6 號，1970 年 12 月。

橋本萬太郎、鈴木秀夫：〈漢字文化圏の形成〉，收於橋本萬
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 5・漢民族と中國社會》，
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